第十卷第三十三期

民國廿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要目

KUO WEN WEEKLY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時人彙誌

王啓湘

王啓湘，（原名時潤，以字行。）湖南長沙人，前清光緒三十四年，畢業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法律部，歸國後歷任江蘇安徽湖南各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南京民國法政大學，江蘇大學，北京清華學校教授，東北海軍航警學校校官，湖南旅甯公學校長，江南陸軍第五師軍法處長，南京留守府屬官，湖南都督府軍法課長，湖南全省水上警察廳第一科科長，江甯高等審判分廳民庭推事，浙江鄞縣杭縣各地方檢察廳檢察官，浙江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江蘇江甯吳縣各地方法院檢察官，國民政府司法部民事司第二科科長，東省特別區地方法院檢察官，現因去職離哈，所著有商君書斠詮（係初版巳由荷蘭萊登大學教授戴聞達君譯成英文），商君書集解（係再版改名），商君書發微（係三版改名），周秦名學三種（即鄧析，尹文，公孫龍，三子校錄），鬼谷子校補，公孫龍子發微，說文段注補正，說文研究法，說文疑義舉例等書。

編輯後記

◇……張佛泉君在美專攻哲學，今承寄贈「論國民政治負擔」一文，所論極精闢正確。國與民同體，以義務充實權利，我們認爲這是健全的政治觀念。

◇……「李準巡海記」是很有價值的史料，大公報曾刊露關於西沙島者一段，茲併關於東沙島者發表，故爲外間從未見過之史料。

◇……本期有四篇關於影印四庫全書的「補白」，合而觀之，足知此事之顚末。

◇……日本黑龍會編纂之「日韓合邦秘史」一書，其價值已爲歷史學者是認，現悉此書正由金陵大學王仲廉先生繙譯，上卷業已譯竣。茲承王先生寄來「關於日本黑龍會所編之日韓合邦秘史」一文，對此書作精當之評述，將登下期本報。現當日閥復用其併韓手段於我東北之時，此書此文，均足發國人之深省也。

（編者）

論評選輯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三十三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八月廿一日出版

論國民政治負擔

張佛泉

（一）

記得關於中央黨會決議於七月一日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時，大公報社評有過這樣一段話：「是以中國近年，病於人才鍛鍊之未成，政治素養之未備，使再不努力準備，一黨訓政固失敗，多黨執政亦無成，此國家之眞正痛事也。」我讀過之後，舊感叢集，所以想藉機會來發表一些意見。

如果我們個人不屬于某一黨某一派的話，我相信我們都會有上面所引一段話的感覺：即中國目前政治問題，不是那一黨忽然成功，可以惹我們吃醋的問題，而是政治力量始終樹立不起來的問題。我有時對人講，我甚麼時候也不怕有政治的鐵手抓在我的頭上，但我怕的却是這隻鐵手始終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樣的話，講起來有語病，但我們却可以毫不含蓄地說：赫赫一時的國民黨之分裂，是值得我們國民同聲一哭的；澎湃如潮的共產黨之內潰，一樣是值得我們國民同聲一哭的。這一黨起來旋又失敗了，那一黨起來，也又失敗了；有力量推翻正在頹潰的勢力，却沒有力量樹起自己正面的勢力。換言之，幾十年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說：這些政黨，都是成事不足，壞事有餘。我們都知道我們還有沒有元氣再經得起這樣的波浪，所以我們對這現象，都應放聲大哭！

我們既已都看到中國政治問題在于樹立不起推動力量，那末我們便要問為甚麼如此。我們若果窮追這問題，我相信總會推到這一點：我們的幾個基本政治概念使然。

我在這篇短文裏，祇打算提出兩點來分析一下，然後再就每一點提出一個糾正的方式。

（二）

據我看，幾千年來，中國人不曾將「國」與「民」同証。平常一提到「國」字，尤其是「政府」一詞，我們便覺得這是與我們不大相干的東西。不但不大相干，簡直是敵對的東西，

國家來收我的錢糧，國家派衙役來拿我到公堂打屁股，時常還無原無故的便殺頭。一般老百姓平常最怕同衙門裏發生關係，一發生關係便是搗麻煩。因此，如果封糧納草之後，官家能讓百姓安居樂業那便算是堯天舜日了。

這種概念一直到近來，始終沒有改變。

因爲「國」與「民」被歧視爲兩，於是必然地產生了我們已有的歷史，必然地發生出我們現在的現象。改朝換代是一姓一家的事；誰來也要一樣拿錢去孝敬。軍閥政客的起伏，是一人一派的事；誰來管我也要納捐繳稅。所以人民唯一的責任，便是上捐納稅；治者唯一的責任，便是收錢來隨便花一下。以前的大皇帝，因爲想使他的子子孫孫可以平安無事地繼續龍位，所以還有時假裝着「愛」庶民，做百姓的父母。到近來人存「五日京兆」之心，即使做最高領袖的有一些良心，底下一般小嘍囉們也必全感到有不能客氣的必要，而將所有的心力全費在括削人民上了。

幾乎從有中國史以來便在重演着的這種政治現象，我們到了現在，須立刻認清這是一件頂有意義的教訓。這教訓是甚麼呢？便是：幾千年來治者與被治始終沒有脫開敵對的境界者，是吾人歧視治者與被治關係的果而非因。換言之，如我們加以最後的分析，我們可以見到，治者與被治間之敵對不是必然的，而祇有認爲（至少是默認）治者與被治應該是敵對的時候，治者與被治才當眞變成了敵對。

再換一種說法，便是，我們始終沒有明白（一直到現在也還沒有明白）「自」「治」的眞諦。我們自己應當先經過一種批評的態度，我們先要看出「自」同「治」擺在一起的時候，其中好像含有一種矛盾，而祇有能超過這矛盾時，才算眞懂得甚麼叫做「自治」。

概觀我國政治史，我們便敢說，中國人一直到現在不但沒有自治過，沒有企圖過自治，並且始終沒有達到自治的觀念。所以始終沒有見到「自」與「治」間的假的矛盾，因爲我們祇知道治者便是治者，被治便是被治。【據我這種說法，人類的政治歷史階段可以這樣粗分：一般人祇知道治者與被治爲敵對者成爲一期（如君主專制等），一般人曉得治者與被治應同証而又衝不破「自」「治」間之矛盾者爲另一期（這一期祇有無政府的思想，可以爲代表），眞能同証治者與被治者爲另一期（如理想的民治）。】

我們要打算養成一種新的積極的政治力量，我們非把那種歧視國與民，治者與被治的態度，換上一個同証國與民

，治者與被治的態度不可。我相信有許多早年的革命黨以爲祇要推倒皇帝，換上個總統，立刻一切虐政都可以化歸烏有。殊不知即使人民得到選舉權，那末祇有了選舉權，也不能便算得到自治。最要緊的，還是要明白：自己所要的便是治（Control, Government），而所治的又正是我。質言之：我們須懂得，治者不外爲被治，被治也正是治者。治者與被治之間沒有鴻溝，治者與被治之間，沒有基本區別。治者與被治是同一個體的兩方面。

講到這一點，我們須立即回答一問題，這問題便是：治者究竟是治者，被治究竟是被治，實際上的政治，不同個人作自己修養的工夫，治者永是一樣人，被治永是另一樣人，而治者與被治沒有分身法的能力，一面是手拍驚堂木的大老爺，一方又是一個戰戰兢兢的鄉下老，請問治者到底怎算得起是被治？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所謂治者與被治同証的話，不能拘泥於字面之下。但治者與被治的同証確是可能的，如果治者與被治同能遵守一個客觀的，外在的法律。這法律代表一種普遍的意志，代表一種理性，代表一種眞正的自由。所以如果治者與被治同能遵守那法律的話，那末治者與被治都可以得到大自在，治者與被治便算得到了同証。

按上面那種講法，我們對於國家，更具體地講，對於政府，祇有兩種合理的態度：一是完全同牠合作，一是完全不承認牠。如我認爲政府足以代表我，那末，我便要如同愛護我自己似地愛護牠，如同尊重我自己似地尊重牠。我爲牠犧牲，實際上便是爲我自己犧牲。我服從牠，也正是服從我自己。不但如此，牠不祇是我，牠還是個較優，較大，較接近理想的我。牠的生長發育，憑我用盡全力去推進；而我之所以成爲現在的我，却又憑牠的鑄成與冶鍊。國需我做一個成分；我待國固定我在社會機體中的地位。國不能離我，我更不能離國。國與我不相外。

第二個態度呢，便正正和第一個相反。但雖相反，却也是從第一個態度中推出來的。我如認爲政府不足代表我，那末我第一件事便是否認這政府（請注意我祇說某時某地的政府，有時可以不代表我，但我不說國在大體上是不足代表我）。我不承認政府，還不算了事，我必須努力使政府改善到足以代表我（在必不得已時，大流血皆所不惜）。但我們須明白這第二個態度，祇是從第一態度發出來的變態。

（五）

我簡單地指明人民對于政府態度，祇有合理的兩種，同時意在指明我國人民對于國家之冷淡的態度，實

是自相矛盾的。我們一方面既未能將自己與國同証，而同時又任不足以治我者來治我。換言之，我不願讓某某來治，但同時容許他治。這種現象，不但可以說是治者强姦了我們，實是我們自己强姦了自己的意志。這真是個最大的笑話！

講到這裏，有兩個問題發生：

甲，就歷史來看，就事實來看，政府永也沒有和我同証過，那末，我們現在問，政府和我同証的話，不祇是理想嗎？不祇是空談嗎？我對這問題的回答很簡單，政府與民始終未能同証者，正因爲人民始終沒有想到政府可以與他自己同証，更沒有用過力量使政府和他同証。在這種放任態度之下，任人來擺弄的態度之下，祇有不相識的莽夫，過來亂姦一通，而永不會得到心心相印的情人之純愛。在這種光景之下，我們歷史上出秦始皇一類的暴君，近來出張作霖一類的海陸軍大元帥，都是必有的現象，必然的結實，而聖明天子的出現，却是偶然事件。

乙，第二個問題是：如我打算使政府和我同証，我們又有甚麽辦法呢？回答是：我們必須養成一種積極的，推動的，代表真正民意的勢力，而欲養成這勢力，第一須先使人民曉得與政府同証，使他們知道政府除了是他們的而外，並沒有是他人的。這回答已又轉到最前面的觀察。

幾千年來的事實，好像總在告訴我們說：政府是某一種人的，而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好像祇是前者須與後者納稅，後者可以亂殺人民的頭。在這樣環境之下，人民很少能想到政府與民可以同証。越是這樣，他們於是以爲一切暴行虐政，都是當然的，都是不可避免的——如同雷公劈犯罪（現世或前世）的蛇一樣。那末因爲他們不改這想法，暴政於是更層出不窮。

我以爲現在已經是時候，我們要發現人民不懂與政府同証是暴政的因而非果。那末，祇有看清了這一點，我們才可以說，國家的混亂，便正因人民的昏愚，國家的進步，便正因人民的努力，國家的功罪，便是人民的功罪——祇有先明白了這一層，我國的政治局面才真能走上自治的一條路，才能真另開一個新局面。

（六）

在下半篇，我要討論討論權利(Right)與義務（Duty）的問題。

如果我們讀一些國內幾個重要言論家論政治的作品，我相信我們都不該忽略一點：那便是，他們多在那裏爭權利，而忘却講義務。

我在這裏願意指出，他們這樣的要求，實在沒有多大重要性。並且祇在那裏要「權利，權利」，也是毫無意義的事。據我看起來，他們這樣祇知要權利是來自幾種誤解。

第一他們始終還是把政府與人民歧視。他們以爲政府和人民不是同一個體。他們似乎以爲政府有個「權利貯藏庫」，祇要當局的老爺們開庫，便可以伸手掏出金色的「權利」來。所以一班人去討權利，去爭權利。

第二，他們沒有見得，權利如果沒有義務來充實，是空洞無用的東西。他們好像以爲祇要這樣權利有了，那樣權利有了，個人便算得到自由，爲所欲爲。又因爲人人得到這樣的自由，他們便隨着說，大多數人已得到相當的幸福，而社會便算進了步。

我們隨着講下去，希望能把一般流行的誤解更指得清楚些。

和爭權利的意念最有密切關係的，便是自由的概念。我以爲我們中國人理想的自由，還多半是米爾 (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我們敢說他這種自由觀念，尤其是對於中國人，是有損而無益的。他那種反面的自由論完全由自我的隔絕性出發(拉斯基也承認這自我的隔絕性)。我以爲自我的隔絕性，的確是哲學上很大的一個問題。但是我相信我們應當在社會上政治上找方法來衝破這自我的隔絕性，而不應把這自我的隔絕性更推到政治上去。所以據我現在的看法，我以爲自由的範圍不是一個劃定了的區域，在這區域之內，我便爲王，他人不許越雷池一步。我所認爲自由者，是人人所共守共經的道路。自由是公的，不是私的。我們一齊走那幾條道，順着大道實現最優的我，同時實現最優的社會。所以自由之路還是向前的，不是向後的；向外的，不是向內的。

稍稍明白這樣的政治自由概念，我們便可以見到爭權利不是爲爭得一塊獨自霸佔的土地，正如同爭自由不是爲爭得一塊私用的自由」一樣。

我們再要記清，我不是說不要權利，我却在說權利是要不來的；我不是說權利絲毫沒用，我却在說爭權利不能當做我們最後目標。請再申述之。

我們平常都講，西洋一切政治運動，完全出自爭自由的精神。因爲要自由，要平等，他們於是起革命，改政體，因此才有今日的民治。但是我們若祇就爭自由的字面看來，仍容易起一種誤解，仍容易使我們想到在自己以外，有一個東西叫做甚麼自由。說實的，在法國革命的時候，當時人實在好像有過這樣感覺。同自己以外的人，同在上面的人，爭自由。但後來鬧來鬧去的結果是怎樣呢？結果爲：不是旁人給

爭者以自由，乃是爭者自己給自己以自由；不是從外面得來自由，乃是從內面給出自由。我們如果去看民族解放的歷史，解放很少有來自外面的。祇有自己先站起來發誓道：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然後當眞負起主人的重担時，才眞能得到解放。

換上幾句更清楚的話說，權利不是爭得來的，因爲權利是義務的副產品。祇有我們先站起來，盡人所當盡的責任時，不要權利，權利也必已備在。並且權利也不是我們所應認爲最寶貴的東西，因爲我們不在爭得甚麼特權，拿回家去同老婆小孩去享受。我們即使名義上爭權利，實際上所爭的仍是要負責任，是的爭負責任！祇有負起責任，空虛的人生方有意義；祇有負起責任，含苞未放的自我，才能客觀化，實在化，表現到外界去，織入整而大的有機體中！

所以我說：沒有權利，不必去專爭權利；有了權利，不能便當做最後的享受。做公民——其實也便是做人——的唯一使命便是担負重責，祇有這樣才能逃脫自私的煩網，充實虛無的生命！

（七）

我們如果看一看西洋人的政治史，我們可以說，在大體上，人是漸漸自由了，權利愈得愈多了，但在另一方面卻又見得人們的政治担負是越發加重了。這是必然的事。不負責任，不盡義務便打算得權利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試想，美國這樣一個隨便的國家，她的國稅，佔去全國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担負大不大？我們再想一想日本人的担負多大？蘇俄，德國，意大利，這些國人民的担負有多大？

我們一舉這樣的例，便必有人立刻問道：你不要舉這樣的例了，中國人納的稅，還不够多呢？樣樣稅都徵到了，不但如此，幾十年後的稅都徵了去，還能說中國人的担負不重

這問題很容易回答。我們要看清，中國人這樣的納捐，乾脆說不能算做政治担負。政治担負不祇是被動的捐錢而已。政治担負包括納捐在內，但納了稅，責任不就算了結，我們還應當監視着稅捐是怎樣用去的。中國人的納稅，簡直是贖命錢。收稅的也便就是綁票的。納捐的既因捐保了性命，當然不敢再問土匪將錢索去之後怎樣花法，實際上也用不着問。收捐的既不是用好法收來的，當然沒有正當方法花去。

在這裏我們要看清的一點便是，中國人現在所以將納稅變成綁票的原故，不是因爲我們的義務，卻正因爲我們不曾盡義務。平常納稅的人，恐怕都有這種態度：「好，你要多少便給多少，給了你錢，你快去吧，你不要再打攪我了。」人人都取這種態度，遍地都出了土匪式的軍閥，是絲毫不足

奇異的。在這種光景之下，祇有土匪出現。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說中國式的納稅，便是政治負担，因為這樣的政治負担越大，軍閥造虐必更甚。而我們却要說，這正是因為中國人不僅積極地參政，不懂謀求自治之道，有以致之。那末打破這局面的方法，必不在向吳佩孚張作霖一類的亂世魔王去爭權利，而在提醒人們應當負正面的政治責任。

我還敢說，人民如不明白作近代國民是為負担責任，而不在要享甚麼天上掉下來的幸福，如不明白這點，不但國家永也走不上民治的一道，即假使有甚麼國民革命成功，那末，人民必更要大失所望。因為清福，不負責任的清福，祇有遇巧碰到愛民如子的大皇帝，大發慈悲，廣施仁德時，才能享得。如果我們不寶貴這樣富含奴性的浩蕩皇恩，而打算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時，那末我們祇有一齊担起政治的負担，積極地加入政治活動。在這時我們也會有失望，失望自己沒有得到機會盡一切義務，而不會失望沒有得到某種某種特權；失望自己沒有得到機會担起主人的重責，而不會失望沒有作成蒙恩的「子女」。

（八）

我們知道，從來把義務看得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便是意大利的愛國志士瑪志尼。他宗黑格爾；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又見到專要求人權的許多害處，所以他大聲急呼，要人們看重責任，而不要專顧甚麼權利。我在這裏祇引述他幾句最有精彩的話。

瑪志尼論法國革命之失敗道：『人權宣言並不成為理想主義的基礎；牠不足當為吾人的法律，不足當做行為之指導，不是幸福之定義；牠忽略了一個行善的極强衝動——熱情，愛，和義務心。』他又講到法國革命『由人權宣言出發，結局祇有出一個拿破崙』。（他這句話很有意義，尤値得現在的我們玩味。）他又在一處論人生最大的使命便是要對人類盡義務道：『我們必須使人知道，人在世上須實踐一條定律：人人非為自己却是為他人而生存，人生之目的不在積得多少幸福而在改善人我，為同胞之利益而與不義及謬誤奮鬪，這都不是權利，而是義務。』他在另一處說道，『當我說人們祇知權利不足使人得到重要永久的進步時，我不是在說人們應當放棄權利。我祇在說權利祇不過是盡滿的義務，而欲得權利却必須先從盡義務做起。』（參看瑪志尼之'The Duties of Man及The Condition and Future of Europe）

我以為他這話講得再清楚不過。

國內似乎有許多人很喜歡拉斯基的學說，因為他好像極注重權利，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他屢次重覆的話：若眞眞打算得到政治經濟的平等，人人必須受較高的教育，積極參政。那末這也正是講政治負担爲最重要的話。

我在這裏，祇再從寇爾的社會學說(Social Theory)一書的收尾上引幾句話。

寇爾講道，一切社會學說全須由幾個假設出發，他說他的假設是甚麼呢？他說：

「我假設社會組織之目標不祇在物質效律，最要的却在人們圓滿的自我表現。我假設自我表現包有自治，而我們不祇應使人得到選舉權，並應使人們能盡全力一同參加團體事務。」

淸淸楚楚地，這話也正告訴我們說，政治負担是我們唯一需要的東西。祇有担起自己作自己主人的責任——權利不權利，不是問題中心——我們才起碼算做到自由人，實現了最優的我。

（九）

將全文總結起來：

政象混亂，是人民歧視國家的結果；吾人欲得到自治，唯有人民將自己與國家同証方可；我們應當曉得，除了國民而外，沒有支持推動國家的力量。

權利不是我們最後的目標，政治負担方是自由人的需要；祇要權利，不盡義務，權利永不會得到；能盡義務，不求權利，權利亦必已謀得。

總之，我們人人須切實記住：作一個民主國的國民，比做一個大皇帝的百姓，要難上十倍，百倍。

（六月六日于Baltimore）

補白　影印四庫全書合同之修正　（公）

影印四庫全書合同，曾載本報第二十六期大事述評中，茲悉此合同經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修正四條，將版權歸諸故宮博物院，修正各條如次：

（第一條）行政院令委教育部及故宮博物院，將文淵閣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縮成小六開本，影印發行。教育部受故宮博物院之委託，令委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上海商務印書館訂立合同。（第十條）印數由印書館自行酌定，但至多不得過一千五百部，印書館按印數贈十分之一與政府，故宮博物院為協助圖書館發展起見，除自留二部參考外，願將應得之書，全數贈與圖書館，專供交換之用，可由印書館直接交付，倘印數不滿三百部時，仍贈足三十部。（第十二條）版權概歸故宮博物院所有，由印書館承印及發行。（第十四條）本合同授與印書館印行本書之權，以一次為限，如有再版之必要，經故宮博物院之同意，由雙方協商，另定合同。

李準巡海記

記者

近因法占南海九島，引起國際糾紛，據日前南京電訊，粵省電中央，認九島爲我最南領土，前清時曾派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至該島調查，並鳴砲升旗云。李直繩先生親來本社，與記者談此事。謂彼於清光緒三十三年四月間（西曆一九〇七年五月間），奉兩廣總督張人駿之命，巡閱南海，發現十四個島，各爲勒石命名，懸旗紀念。緣是年春，李氏先巡海至東沙島，見懸有日旗，經交涉收回，因思中國領海中恐尚有荒棄之地，乃更有南巡之舉。有巡海記事一冊。此外並有測繪之圖，在辛亥革命時遺失。惟海陸軍部及軍機處尚有存案可稽也。據李氏之巡海記事，是年四月初四日（西曆五月十五日）乘伏波琛航兩艦自瓊州啓椗。因避風，十一日（西曆五月二十二日）始自榆林港放洋，翌午抵珊瑚島，命名爲伏波島。繼續巡行，共發見十四島，各爲勒石命名。二十三日回航。李氏自謂其地或即法國所占者。然以海程計之，大抵爲西沙羣島。李氏筆記明言其地「西人名之曰怕拉洗爾挨倫」，自係 Paracel Is,之譯音。筆記且有「林肯島」之名，經李氏易爲「豐潤島」，林肯島固西沙羣島之一。李氏此記雖不能證法所占者即我領土，然西沙羣島固我之疆域無疑也。今當海疆多事，此記之價值乃顯。大公報近曾刊露李氏筆記之一部分，茲併關於東沙島者一併刊露之，洵珍貴史料也。

一、東沙島

中國向不以領海爲重，故於海面之島嶼，數千年來並無海圖，任外人之侵佔而不知也。粵之東有東沙島焉，距香港一百二十海里，距汕頭八十海里，在澎湖南澳之間，向無居人。閩粵之漁戶常有至其地者，航海之船，往往遭風漂沒於此，漁人多有得其資財者，故粵諺有曰「要發財，往東沙。」

光緒三十三年春，余乘伏波艦巡洋至其地，遠望有旭日之旗高飄，不勝驚訝，以爲此吾國之領海，何來日本之國旗，即下令定椗，乘舢板登岸。是有木牌豎於岸曰「西澤島」，乃進而執西澤，詢以何時侵佔此島。西澤曰：已二年餘矣。余曰：此乃我國之領海，何得私佔？西澤曰：此乃無主之島，以其距台灣不遠，以爲屬之台灣，不知爲廣東屬地也。問其

經營何種事業？曰：取島上之鳥糞，以爲燐質及肥料，並採取海帶玳瑁等物。余遍閱一周，長約十餘里，寬約三四里，有工廠三座，辦公室一座，並有製淡水機器，輕便鐵道十餘里，海面有小汽船一艘。據云共已費二十餘萬元。余一面派人監視，不許再行採取各物，存貨亦不許運去，乃回省商之張安帥（按即兩廣總督張人駿，字安圃），與日人交涉，交還此島。外部索海圖爲證，而航海所用海圖爲外人測繪，名此島曰布那打士（按即 Pratas），不足爲證。遍查中國舊有輿圖各書及粵省通志，皆無此島名。王雪岑觀察，博覽羣書，謂余曰：乾隆間有高凉總兵陳倫炯著「海國聞見錄」，有此島之名，即據此圖與日人交涉，乃交還此島。日公使以西澤經營此島費去在數十萬，其工廠房屋機器鐵道汽船索補償其二十餘萬元，我以彼盜取此島之燐質肥料海帶玳瑁等物爲抵償品而交還焉。其島桑樹極多，其鐵道枕木多以本島之桑木爲之。交還後由勸業道經管，仍留管事及工人在彼，採取各項出產品。每月余派廣海艦送火食至島，運各物回省。改革後，黨人只知佔地盤，謀權利，遂不以此島爲意。留島之人絕糧而死，可哀也。我雖不殺島人，島人由我而死，余滋愧內疚于心矣。後由國民政府於此島建無線電台，以報風訊，上海包工人亦以久無運糧食，接濟工人食料，亦絕糧而死。涉訟經年，索撫䘏其家屬。今已設無線電，可通信息，不致再絕糧也。

二、西沙島

東沙島之案交涉既終，因思粵中海島之類于東沙者必不少。左翼分統林君國祥，老于航海者也，言於余曰：距瓊州榆林港迤西約二百海里，有羣島焉，西人名之曰怕拉洗爾挨倫（按即Paracel Is.）距香港約四百海里，凡從新加坡東行來港者，必經此線。但該處暗礁極多，行船者多遠避之。余極欲探其究竟，收入海圖，作中國之領土，因請于安帥（按即張人駿），而探此絕島。安帥極然余說。同寅中之好事者，亦欲同往一觀焉。乃以航海探險之事屬之林君國祥，乘伏波琛航兩艦。林君曰：此二船太老，行駛遲緩，倘天色好，可保無虞，如遇大風，殊多危險。余以急欲一行，故亦所不計。因偕林君下船，考驗船上之鍋鑪機器，應修理者修理之。凡桅帆纜索，無不檢查。其鐵鍊之在艙底者，概行拉出船面，林君節節以錘敲之，其聲有壞者，立以白粉條畫之爲記，概用極粗之鉛綫紮之，防其斷也。備食米數百擔，其他牛羊猪雞等牲畜，罐頭食器汽水稱是。各色稻粱麥豆種子各若干。淡水艙滿儲淡水，炭艙滿儲烟煤。除船員外僱小工百名，木石縫工油漆匠若干，備木材桅桿國旗之屬又若干。蓋將

覓此羣島爲殖民地也。余帶衛隊一排，以排長范連仲領之。吳君敬榮爲伏波管帶，劉君義寬爲琛航管帶。余乘伏波，以林君爲航海之主，悉聽其指揮 王君仁棠隨行參贊。同行者於李子川觀察（哲濬），王叔武太守（文灝），丁少蓀太守（乃澄），裴岱雲太守（祖澤），汪道元大令（宗珠），邵水香二君（思源），劉子儀大令，德人無線電工程師布朗士，禮和洋行二主布斯域士。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啓行，初三日抵瓊州之海口，探買魚菜，添盛淡水。道府來迎，應酬一日夜，初四日下午啓椗，沿瓊島南行，初五日入崖州屬之楡林港。淸風徐來，余於甲板上觀之，見此港山環水繞，形勢極佳，而水深至二三十尺。入口不三里，下錨，四圍皆山，不是水口，誠避風良港也。惜局面太小，不能多容軍艦，有七八艘已不足以囘旋。港內水波不興，上下天光，一碧萬頃，以爲正可直駛西沙矣。國祥曰：天氣不可恃。須看天文，有三五天之西南風，乃可放洋，且亦須於此添盛淡水。少頃，偕各員登岸，每人各持木棍一根，備倚之行，且可以禦禽獸。此國祥之言也。余以爲禦獸可也，禽豈能爲人害乎？國祥曰：西沙島多大鳥，不懼人，且與人鬬，非此不足禦之。上岸後，沿平原而入山凹，一路遍地皆椰子樹，結實纍纍，大可逾抱，高約百數十尺，其直如棕，葉長大似蕉，但分裂而不相連屬。其時天正炎熱，行人苦渴，以槍向椰樹擊之，其實紛紛下墜，人拾一枚。其有爲彈穿者，汁流出，即以口承之，味甘而滑，解渴聖品也。步行約六七里，有居人焉，披髮赤足，無衣，以布圍蓋下身，其黑如漆，前後心及兩肘兩腿，毛茸茸然，兩耳貫以鐵環，大如飯碗之口。老少可辨，男女殊難認也。其所住室，以椰子樹爲之，高不及丈，寬約一二丈，橫梁門柱，皆椰樹也。上蓋及壁，都以椰葉編作人字形之厚箔爲之。有門無窗，屋內之地，亦舖以椰席，厚可數寸。無桌几床帳，飯食起居，咸於此焉。余以手鏡爲之照像，各嘻嘻笑不已。又與同人行至一處，有男女多人，於野外草地上跳舞。有老者壯者於旁，敲鑼吹笛及擊瓦器，跳舞者女子居多，間亦有男子與偕，皆青年也。其齒白，而口吐紅色之沫。詢之，乃含檳榔使之然也。此男女跳舞者，如兩情相合，即携手相歸而爲夫婦矣。其語不可辨，國祥能懂一二，蓋黎山之生黎也。旋亦覓得一能諳漢語之熟黎作舌人。據云：山中馬鹿極多，以其大如馬，可以代步，故以馬鹿呼之。余極欲獵，苦無獵犬，熟黎曰：可以黎人代之。余即令此熟黎覓數人來帶路，並驅馬鹿。生黎手持一棍，舉動如飛，其山中之木椿，尖如刀錐，履之過，如履平地。余率衛兵多人追隨於後，乏極傍石而坐，稍事休息。正打火吸雪加烟，羣鹿自林奔

出，大若牛馬，余持槍擊之，斃其一，倒地而起者再，衛兵捉之，其角大如碗，長約三尺，餘開三四叉。倒地時跌損一角，血淋淋出，一衛兵以口承而吮之。嗣以五六人用大木槓抬之回船，權之重四百斤。去皮分食其肉，茸則懸之船面，以風吹之，以為可以保存也，三兩日後，生蛆腐爛，臭不可近，棄之大海中矣。一日雨後，余正在船面高處坐而納涼，忽見一黑色之物自海面向余船而來，昂首水面，嘴銳而長。余問曰：此何物也？國祥曰：此鱷魚也，韓文公在潮作文驅之者，即此是也，語時鱷魚已及船邊，攀梯而上，余命梯口衛兵擊之以槍，而衛兵反退後數武，不敢擊。余速下奪槍擊之，鱷魚下墜，白腹朝天，距船已四五丈矣。即令水手放舢板往撈，水手以撓挑之，長約丈餘，重不可起，恐其未死，不敢下手。再擊二槍，反沉水底而不見蹤跡矣。連日風色不佳，夜間月光四圍起暈，必主有風，不能放洋。國祥於此購買柴薪無數，船面堆如山積，備缺煤時之用也。又購黎人椰席數百張，為建屋作牆壁上蓋鋪地之用也。第四日約集同人往三了港觀鹽田，去此約二十里，以籐椅貫以竹作桿代步，僱黎人抬之。議定每人小洋二毛，黎人力極大，行甚速，惟不善抬，一路殊多危險，不一時而至其地矣。其鹽田界兩山中，綿亘十餘里，皆鹽田也。其水鹹頭極重，一日即可成鹽，兩三日成者亦有之。然較之他處鹽田則不可多見矣。其價極賤，每石不過二三百錢，故香港澳門一帶之私鹽，皆由此運往焉。沿途樹林內多紅綠色之鸚鵡，大小不等，白色者較大而少，又多小猴，飛行絕迹，擒之不易。回榆林港後，抬轎之黎人，每人給以銀二毛，不肯受，以其求益也。增之至四毛，不受如故。詢之，乃知其議價時以為每一乘轎兩人共二毛，今多與二毛，故不受。其樸野如此，真上古之民哉。有黎人以大竹籠抬大蚺蛇一條來賣，給以銀二元，令抬去，又抬薏米酒若干罈來，每罈給以銀一元，其色黑而味甜。又有此間之回民，操北方語者，將石蟹飛蛇來賣。其石蟹鮮有完好者，磨醋可治瘡毒，飛蛇可以催生。人爭購之。又有一種椰珠，如魚目，聞係數百年之椰殼內實結成，岱雲購得之。其回民相傳為馬伏波征交趾時遺留於此者，至今人不多，然仍操北方之音，與粵人異。國祥云：天色已好，可放洋矣。四月十一日下午四鐘啓椗，出口，風平浪靜。七鐘，忽見前面似一山形，若隱若見，國祥曰：此處向無山，必鯨魚也，當繞道避之。余以千里鏡窺之，見一黑影，橫亘於水面，不甚高，同人爭欲一覩為快，無何漸漸沉下矣。船仍按經緯度直行。國祥敬棨經夜不睡，行於甲板上，監視舵工，其桅桿頂尚有一人持望遠鏡觀察前面之島，不敢一毫懈也。國祥

曰：以船之速率及海程計之，此時應可見最近之島，今不見，必有誤。以天文測之，差一度幾秒，危險萬分，此爲本船馬力不足，爲大流冲下之過，宜仔細，此處暗礁極多，稍不慎，則全船齏粉矣。少頃，桅頂人報告，已見黑影，然在上游。國祥敬棨乃心定而直駛向該島。十一點二十分下椗，錨鍊幾爲之盡。其處水清，日光之下，可見海底，多紅白珊瑚，大如松柏之樹。有一種白色帶魚，長約丈餘，穿插圍繞於珊瑚樹內，旋轉不已。飯後，余率諸人乘舢板登岸。國祥請余勿坐舢板，宜乘大號扒艇平底者，乃可登岸。余從之，果至最近岸之淺灘內，乘舢板者果不得入。此項扒艇，國祥於海口購七八隻之多，余初以爲無用，今乃知爲得用也。余仍持木棍，離扒艇，踐石堆超越以過。此石跳彼石，相距有遠有近，有高有低，扒艇不能前，非此不能登彼岸也。余正站圓形之大石上，欲再跳，而相距稍遠，恐墜水中，遲回者再，而所立之石動矣。余以爲力重爲之也，而此石已起行而前，余驚懼欲仆者屢矣，石行較近彼石，乃跳過焉。余驚問：石何能行？國祥敬棨同曰：此石乃海內大蛤也。其殼已生綠苔，不知若干年矣，又見一魚，其色黑而雜以紅黃。國祥曰：此小鯨魚也，亦長七八尺。潮水退不能出，困於此淺水灘耳。余以棍撥之，頭上一孔，噴出之水，高可一丈。余急登岸。見沙地上紅色蟹極多，與他蟹異，爪長而多，其行甚速。以棍擊之，即逃入一螺殼中而不見。拾殼起，見其爪拳屈於殼內，了無痕跡。每蟹必有一殼，大不逾二寸。有一蟹之殼，先爲人拾起，致無所歸，即拳伏於沙上，如死者然。余以竹筐拾歸者數百枚，分贈親友，名之曰寄生蟹。工人持鋤鋤上岸，在各處掘地及泉，而求淡水。掘十餘處，至二三丈，均不可得，其實非島，乃一沙洲耳。西人亦謂之挨倫。此島長不過六七里，行不數鐘，即環遊一週矣。島上無大樹，有一種似草非草似木非木之植物，高約丈餘，大可合抱，枝葉橫張。避此林中，眞清涼世界也。其地上沙土作深黑色，數千百年之雀糞積成之也。島中無猛獸虫蛇，而禽鳥極多，多作灰黑色。大者昂頭高與人齊，長嘴，見人不懼。以棍擊之，有飛有不飛，其大者恒與人鬬，不自衛，將啄人目。遂見大羣之鳥，約千餘百隻，集沙灘上。余擊以鳥槍者三，均不見飛，以爲未中。遣兵往視之，已斃倒三十餘鳥。衛兵逐之始羣飛去。蓋不知槍之利害，人爲何物也。其椰樹及石上，多德人刻畫之字，皆西曆一千八百餘年所書。德人布郎士以筆抄其文記之。其石亦非沙石，乃無數珊瑚蟲結成者，因名之曰珊瑚石。又至一處，有石室一所，寬廣八九尺，四圍以珊瑚石砌成，上蓋以極大蛤殼兩片爲之。余於此而休息焉

○石上亦有刀劃德文，蓋千八百五十年所書也○均有照片，改革後不知失於何處矣○余督工刻字珊瑚石上曰：『大清光緒三十三年廣東水師提督李某巡閱至此○』勒石命名伏波島○以余乘伏波先至此地，故以名之○又命木匠將製成木架，建木屋於島，以椰蓆蓋之爲壁，舖地，皆椰蓆也○豎高五丈餘之白色桅桿於屋側，掛黃龍之國旗焉○此地從此即爲中國之領土矣○夜宿島中，黃昏後聽水中硰硰有聲，國祥曰：此海中大龜將上岸下蛋也，從此不憂乏食矣○率衆各將牛眼打鐙，反光懷內，候於河上，月下見大龜魚貫而上，爲數不可勝計○羣以燈照之，龜即縮頸不動，水手以木棍插入龜腹之下，力撅之，即仰臥沙上，約二十隻○國祥曰：可矣，足敷吾輩數百人三日之糧矣○國祥又引水手，持竹籮，在樹下撥開積沙，有龜蛋無數，其色淺紅，而圓大如拳，殼軟而不硬，拾兩大籮筐○歸後，燙以開水，撕開一口，吸而食之，其味厥美○國祥曰：雀蛋更多，但不能如龜蛋之可口○黎明率同人於樹下拾各種雀蛋，大小不等，有如雞鴨卵，有大如飯碗長六七寸者，均作淡綠色○其極大者，有黑點無數，剖之多腥，而此極大之卵，如駝鳥之蛋，殼堅如石，丁不可破，後携至省垣，在大新街囑刻象牙之匠人，開天窗，鐫山水人物形，作陳列品○其仰臥之大龜，長約一丈，寬亦六七尺，各水手工人，以刀斧從事去殼，宰割其肉，各分一臠，色紅如牛肉，其裙邊厚二寸，每龜得二三十斤，其全數重量蓋四五百斤也○尚留八只，不許宰割，即以生者抬於舢板或扒艇上，運之上船，以起重架起之，始得上○八龜已將官艙前面隙地佔滿，致水手工人無休息食飯處，衆即於龜腹上團坐而食，且於此鬬牌焉○夜間余憐其仰臥，令人返仆之，夜深人靜，羣龜鳴如鴨，呝咿之聲極厲，致同人不得睡，仍令水手反之仰臥，始無聲焉○午後率同人回船，留牲畜之種山羊水牛雌雄各數頭於島○布郎士對之泣曰：可憐此牛羊將渴而死，以其無淡水也○正午開行，約三十里，又至一處○兩面皆島，海底有沙，可以寄椗，非如伏波島之盡珊瑚石，難於寄椗也○且岸邊有沙，舢板扒艇，皆可登岸○又率同人偕上○其林木雀鳥，一切與前島同○工人之掘井者，少頃來報曰：已得淡水，食之甚甘○掘地不過丈餘耳○余嘗之，果甚甘美，即以名曰甘泉島○勒石豎桅，掛旗爲紀念焉○此島約十餘里，寬六七里，余行兩三小時，尚未能一週也○在沙灘上拾得一物，其狀如金瓜，大如密橘，其色爲青蓮，其分瓣處，間以珍珠白點，似石非石，質輕而中空，上面有帶，如罌粟殼之狀，下空一孔，甚爲美觀，不知爲何物也○敬榮曰：此動物而兼植物，有生者當尋與軍門一看，其他尙有種種色色

千奇百怪之物，爲內地所未見者。有一石杯，盛之涼水，不漏而易乾，盛熱水，則發腥臭之味。手摩之直如石製，然其質軟，物本圓者，可以爲方，可以爲橢圓形。其紅白珊瑚，遍地皆是。其紅者大逾一寸，然質粗而少紋，白者更多。余曾拾得一大者，百數十枚結於一塊，如一山形，以玻璃匣盛之，後於石瓜石杯同陳列於江南勸業會中。閱此島畢，亦放牲畜於上。又過對岸之島，較小於甘泉島，縱橫不過八里耳。其珊瑚比前更多，因名之曰珊瑚島，亦勒石懸旗爲紀念。下午回船開行，約二十海里，又至一島，定椗後，乘舢板上岸，海內帶草極多，長不知若干丈，開小白花。舢板之槳橈，亦爲之阻滯，不得進行。見一石，上有物圓如金瓜，其蒂上開紫色之花，如蝴蝶狀。余曰：此必昨日海岸拾得石瓜之生者，即泊船近之，余親手撫其根，長約四五寸，似爲石質而長於石上者，力拔之始下，而根斷矣。有白漿自根下流出，其腥異常，如蟹爪之肉，其花甚硬，亦似石質，然鮮艷無比，究不知其爲動物植物也。拾回數日，其花自凋落，殼內之漿亦流盡，而爲空殼，併與前拾之瓜，一併呈於安帥，送江南勸業會矣。上岸閱視一週，情形與各島粗同，名之曰琛航島，勒石豎旗。回船。是夜即下椗於此。第三日黎明又開行，約十餘海里，而至一島。登岸後見有漁船一艘於此，取玳瑁大龜，蓄養於海邊淺水處，以小樹枝插水內圍之，而不能去。余詢其漁人爲何處人。據言爲文昌陵水之人，年年均到此處，趁天清氣朗，乘好風，即來此取玳瑁，海參，海帶以歸。余詢以爾船能盛淡水糧食若干，敢冒此險乎？漁人曰：我等四五人，食物有限，水亦不能多帶，食則龜肉，龜蛋，雀蛋，雀肉，魚，蝦之屬，飲則此島多椰子樹，不致渴死。余告以前方有甘泉之島，如往彼處，不憂無淡水也。余視其船內，以石灰醃大烏參及刺參一艙，皆甚小者。余問以海邊之大烏參，有大逾一丈幾尺者，何不醃之？漁人曰：內地不消此大者，因引余視海邊之淺水內有一大烏參，長丈餘，色黑如死豬然。余以棍挑之，其肉如腐者，脫去一塊。皮雖甚黑，而肉極白，但無血耳。不少動，以爲其死也。一工人以十字鍬鋤之，又脫一大塊，而此參乃稍行而前，眞涼血動物也。島上情形與各島相同，遊覽既周，名之鄰水島。勒石豎旗，而往他島，均皆命名勒石，有名曰霍邱島者，以余妹倩裴伯雲太守爲霍邱人也；有名歸安島者，以丁少蓀太守爲歸安人也；有名烏程島者，以沈季文大令爲烏程人也；有名曰寧波島者，以李子川觀察爲寧波人也；有名爲新會島者，以林瑞嘉分統國祥爲新會人也；有名爲華陽島者，以王叔武爲華陽人也；有名曰陽湖島者，以劉子怡大令爲陽湖人也；

有名為休寧島者，以吳蓋臣遊戎敬棨為休寧人也；有名為番禺島者，以汪道元大令為番禺人也。尚有一島距離較遠，約六十餘海里，其島長二三十里，向名曰林肯，改名為豐潤島，以安帥主持大事也，以天色驟變，不敢再為留連，恐煤完水盡，風起不得歸也。四月二十三日鼓浪而行，歷四十八小時而抵香港，次日即回省。蓋出門已將一月矣。將經過情形一一為安帥述之。安帥驚喜欲狂，以為從此我之海圖，又增入此西沙十四島也。所拾得之奇異各物，陳列於廳肆中。同寅中及士紳爭來面詢，余口講指劃，疲於奔命。所歷各島，皆令海軍測繪生繪之成圖，呈於海陸軍部及軍機處存案。此次之探險，以極舊行不過十海里之船，載百人之生命，付於林瑞嘉之手，實乃天幸，非盡人力可致也。

補白

張元濟對影印四庫全書意見　（公）

——張氏復袁同禮等書——

關於影印四庫全書事，教育部與北平圖書館之意見相左，已見上期本報所載蔡元培袁同禮等與王世杰之往復函牘。茲悉張元濟曾函袁同禮等討論此事，其意見與教育部完全一致。教育部與商務印書館之意見既同，此事之結果不難想見也。張函如次：

守和，斐雲，先生大鑒：敬復者，昨得斐雲兄十一日手書，展誦祇悉，影印四庫未刊本，二公主張擬用善本替代，並聯合南北各學術團體及各地學者，即日草具公函，向教育部當局建議，甚盛甚盛。惟弟竊以為茲二事者不妨兼營並進，而不必併為一談。四庫所收，非盡善本，且有殘缺訛誤，無庸諱言。但其間頗有未經刊行，或雖已刊行，而原本不易購求者，如能及早影印，俾得流傳，當亦大雅之所許。曩者敝公司兩次陳請借印，業奉正式批示，裝箱待發，忽生阻梗，事敗乖成，流光在苒，今已十餘年矣。此十徐年來，歷刦無算，是書歸然尚存，可稱萬幸。過此以往，殆不可知。此次教部以印事見委，敝公司灰爐之餘，雖喘息未定，不敢稍有推諉，固為自身了夙願，亦為學術效微勞也。至流通善本，尤為弟之素志。今得二公提倡，海內公私藏書家，苟願出其所藏，贊成茲舉，撫爽欣幸，豈可言喻。二十徐年來，先後輯印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者，皆此意也。若無一二八之變，四部叢刊續集又早已發行矣。至以善本代庫本，則部見竊以為不必，且於事勢亦有所不能。善本難過，乞假尤難，往返商權，更多躭擱。如是則觀成無期，且善本亦正無窮。先得一明本，以為可以替代矣，未幾而有元本出，又未幾而有宋本出。若以明本自畫，則於目的有達，若必進而求元本，更進而求宋本，則觀成更無期。故弟竊以為二公高見與教部原意，分之兩利，合之兩妨。方台駕蒞滬之初，辱承見教，弟均以此意上答。今斐兄復傳述守兄雅意，般般乖誨，當與王李二君商酌，均以為於印行庫本外，所有公私善本，允假敝館影印者，苟於照相製板拔術上認為可能，極當勉力承印，與庫本並行不悖，此則敝公司願竭其綿溥，而與各學術團體及學者通力合作者也。謹布區區，伏為亮察，順頌客祺有益。張元濟謹啓。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美日關係如何？

敬慈譯

此文係日人清澤冽所著，載於「外交時報」八月號。作者寫此文時，正日人謳歌美日親善之際，故此文亦努力分析美日親善之可能，以及兩國關係之少衝突，此日人一心情願之論也。然彼究不能不悲觀者，即海軍競爭是。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之後，大唱「排英親美」之論。實則，美日兩國對華政策之衝突，自日俄戰爭以後，經三十餘年之長期間，從未協調。今當日人豕突狼奔之際，而謂美國將放棄其傳統政策，退出遠東舞台，非日本之「單相思」而何？此文可代表日人對國際關係之看法與說數，爰紹介與國人。（編者）

一

一時情勢險惡之美日關係，最近忽轉變而成良好。二三月前甚囂塵上之美日戰爭論，忽而銷聲匿跡，美日親善論代之而起，宛似朝潮晚汐以時而作。

過於重視民衆之感情論，吾人固知其不可。在此時代轉換之潮流中，國家與國家之關係，僅在二三個月短時間，全然採用前後相反之航路，吾人原來不信其應如此。熱度驟高，其冷必速。世人悲觀之時，吾人未必悄焉若喪，而世人樂觀之際，吾人殊未能遽歌同調也。

要之，所謂國際關係及外交者，無非人與人之關係——羣衆心理與羣衆心理之關係而已。既爲人與人之關係，感情當然必不可免。況國土，人種，習慣各不相同之兩國之間，遇有事故發生，多不能運用冷靜頭腦，透澈理論，以分析事理，輒爲低級之小我的感情所驅役。無視此種理性，將無外交及國際關係之可言。

日本國民，對於對外關係，較諸其他國民，沸騰點更爲低下，此則無可諱言者。但指導如得其人，反容易歸於外交

之正軌。此次親美反英之聲調，內幕眞情，雖不可知。表面上，外交當局唱導於上，國民從而和之，遂演成今日熱烈之狀况。

日本既退出國際聯盟，外交政策，當然一新耳目，第一步當求維持太平洋之和平。美日之間，固應測度感情之高低，以求樹立適當之親善關係，理有固然。日報消息，美總統羅斯福與日代表石井在華府會晤之時，即曾微露此意。待倫敦經濟會議開幕，石井復與國務卿赫爾，作進一步之談商，意見頗接近云。

美國方面，對於此項消息，雖曾鄭重聲明，並無何等具體的結果。但民主黨內閣，對於增進太平洋安全之企圖，決無反對之理由。觀於倫敦經濟會議開幕期中，美國一切行動，日本輙如影隨形，其中關鍵，有心人當會心不遠也。經濟會議開幕之初，各國羣起而非難美國態度，惟有日本一國，挺身而出，甘願作義務律師，代美國反覆辯解。例如安定貨幣問題，休會問題，美國之主張，日本恒從而和之，其明證也。

今茲所論，爲日本何故親美？是否有永續性？兩國應如何而可？

二

在研究問題之前，有一不可湮滅之事實，世界人士宜有深切之認識，即參與太平洋問題之現代日本，遠非二年以前之日本可比也。

關於太平洋問題，日本曾未放棄其特有之重要地位。惟所謂東洋之政治舞台，活動分子極爲複雜。第一，擁有菲律賓之美國。第二，在印度及中國一部分具有特殊勢力之英國。第三，勢力範圍由西伯利亞以達北滿洲之蘇維埃聯邦。加以東亞主人翁之中國及日本，形成一詭異駁雜之政治的東洋舞台。漠視此諸國家錯綜複雜之政治的勢力，將無東洋問題之可言矣。

雖然，此一二年之間，諸勢力之變化爲如何？

第一，美國已表示決心放棄菲律賓。美國雖已許可菲律賓獨立自治，但仍未舍棄其軍事根據地之原定計劃，可見美國並非有意全部退出東洋舞台。且菲律賓之獨立，爲熱中東洋政策之當時大總統胡佛，國務卿斯汀生堅決反對，仍不能過拂衆議，斷然執行，足證其政治的勢力，立場日見狹隘，則殊無可諱言者也。質言之，美國此類行動，似有意將脚上沾汚「東洋之泥」，滌而去之。虛有其表之東洋方面美國勢力，必將爲日本取而代之。

東之太平洋，美國既由東洋逐步退却，試問西之大陸則

如何？白種人在此方面之退却，有過之無不及者。自「滿洲國」獨立後，蘇維埃聯邦在北滿之勢力，一落千丈，爲不可掩飾之事實。甚至迫不得已，將最後壁壘之「北滿鐵路」（即中東鐵路），大減價出賣，無聊失意之態，可見一斑。其在東洋方面，固尚有廣漠之西伯利亞，及海參崴之不凍港。但「滿洲國」方面，已築成貫通「間島」之吉會鐵路，而日本海之港灣「羅津」，橫亘於海參崴港之前面，將其海路遮斷，此蘇俄人之所熟知也。

現在之日本海，名實確爲日本之海。所謂西伯利亞爲蘇維埃聯邦之廣大領土，即謂日本勢力達及全亞細亞大陸，爲不能否定之事實。此次交涉結果，如「滿洲國」正式承認蘇維埃聯邦，則日本地位，將益因之確定矣。

此外，白種人國，尚有一英國。英國在東洋之地位，固不容世人之漠視。英國在東洋之地位，戰術的言之，宿以中國之揚子江爲第一道戰線，香港爲第二線，印度則爲第三線。但英國久已放棄第一線而退却，目下第二線似亦不能固守，有將繼續退至第三線，整理陣容，以圖再舉之勢。但究能固守此最後之塹壕，至於何時，尚屬疑問。總之，在西太平洋一帶之英國政治的勢力，日趨微弱，要爲不可掩之事實。

白種人之勢力，既逐年減退，應運代興，然嶄頭角者，厥惟日本。有似洪水減退，巖石顯露者然。論者或謂此爲滿洲問題發生後之新形勢，其言似是而非。美國之行動，英國之進退，與滿洲問題並無些許關係，祇有蘇維埃聯邦之政治的勢力，不免感受此新潮流而致動搖。但就蘇維埃聯邦在歐洲及東歐方面之政策着想，此種退却形勢，遲早終不能免，不過因滿洲問題發生，促其早日實現而已。

日本在太平洋之地位，與昔日大相逕庭，時勢所造成者也。

三

美日兩國之間，親善的感情，有似雨後新條，怒芽萌發，兩國之指導者，正宜因勢利導，納於正軌。然日本國民之親美熱，發生之理由安在？吾人誠能探索其原因，則今後對策，易如反掌矣。

第一，直接的原因，由於英帝國對日本態度之反響。對於英國政策，吾人殊不願使用「無信用」之文字。因最近每一涉及國際關係，對於一國家生存的必要行動，動輒使用「無信」或「不誠意」一類文字也。但用公平的眼光，就日本立場而言，印度政府，在短期間——且在經濟會議開幕一星期以前，提高日本貨品稅率，決非公平正直之舉動，蓋除此

以外，固另有正當之途徑在也。

對於此舉，日本商人之報復手段，是否合理，全然爲另一問題。吾人認爲日本商人，除報復手段之外，亦另有解決途徑可循。其方式之謬誤，正與印度政府如出一轍。況日本代表，在倫敦會議席上，對於禁止排貨一事，正欲有所活動之際，尤不應出於此也。雖然，日本對於英國此種行爲，大感不快，亦固具有相當理由。況印度排斥日貨之舉，如火燎原，殃及馬來半島，南非洲，澳洲等處，試問日本國民，對於「大英帝國」之印象爲何如耶？

斯時也，日本又宣言退出國際聯盟，素與日本表示好意之英國，遽爾反顏相向，遇事齟齬，故在日本國民之腦海中，更殘留不可磨滅之不良印象。日代表松岡返國以後，反英聲調，響徹雲霄矣。因此之故，日本民衆反英感想，日益加深，同時，對於美國，漸覺其和藹可親矣。

此外，日本對英之反感，尚有一根本的原因。日本既高唱「大亞細亞主義」及「東洋門羅主義」，其最大之目標，當然爲「亞細亞人之亞細亞」，而其當前之最大障礙物，適爲根深蒂固之英國勢力。況在亞細亞各方面，商業上與日本直接利害相衝突者，又適爲此英國。自大英帝國經濟集團成立以後，此種情態，尤彰彰在人耳目。換言之，大英帝國採用鎖國政策，拒絕外國勢力侵入其廣漠領土及自治領，一面更向世界挑戰。美國對於加拿大之通商，首先受其打擊。況以貿易立國之日本，在大英帝國內商業上利害關係最深之國家，損害程度之深，尤遠在美國千百倍以上乎？

此大英帝國之鎖國政策，與日本當然難免正面衝突。例如日金滙兌落價，時間未免略嫌過早，但不如此，大英帝國將無法拒止他國貨幣之輸入。此種政策，恰與非出賣貨幣不能維持生存之日本，利害關係正相衝突，此爲人所共見之事。至於美國之與日本，如後文所述，並未存有此等衝突點。故日本反英親美之感情，乃當然之趨勢，非人力所能左右者也。

四

第二，親美熱發生原因，乃美國政策之結果。其原因大別爲二：其一，羅斯福新內閣，對於日本及滿洲問題，意外的保持正直的態度。其二，美國民衆，漸運用冷靜的頭腦，批評滿洲問題。

新總統羅斯福就任之後，原則上決不能決然拋棄美國傳統的二大政策之一之門戶開放主義，固在世人意料之中。惟在東洋問題現實的適用上，明眼人早知其決不採取前國務卿

斯蒂生公式的積極的政策。

其後，新總統之對東洋政策，果然意外的具有理解力。日報所傳羅斯福與日代表石井談話內容，眞僞雖不可知，但據與石井有特殊關係之東京「報知新聞」華盛頓專電，「石井代表赴美之前，深以美政府對滿洲問題之態度爲憂，不料晤見新總統之後，羅斯福對日深表同情，全出石井意外，幾致驚喜若狂。石井與羅斯福之間，固然未成立何等具體的約言，但羅斯福在言外暗示無推翻滿洲國現狀之意。總之，在羅斯福執政期間以內，所謂斯蒂生之不承認主義，決不至死灰復燃。推羅斯福之意，承認問題，儘可任其與時推移，水到渠成，何必急於目前解決云」。所謂美日仲裁條約，乃至平和保障條約之締結，遂至不脛而走，成爲世人談資矣。

美政府之態度如此，知識階級對於東洋問題之理解，亦殊令人刮目相待。著名國際法專家强生·巴塞德·莫雅，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七月號，發表 An appeal to reason 一文，抨擊國際聯盟之苛責日本，其言曰：「國聯大會，如能提倡友誼的且公平的調停，則早已得到實際的解決」，氏批評斯蒂生之不承認主義，頗爲鋒利，「所謂永久不承認案，意在防止最近他國家之革命及其餘非憲法的行動，嘗試其頹廢無力之手段，其實，反易惹起地方的或國際的不安，失敗，紊亂」云。

視察東方回國後之美國新聞記者何華德，亦發表相同之意見，大意謂：㈠白種人之理想，在東洋不能實現，㈡欲防備日本，結果須充實武力，示以「實力」而後可，何華德對日固未表示敬意，惟其批評「滿洲國」，則認爲一個儼然既成事實。其言曰：「美國明知無效，依然抗議日本之滿洲政策乎？而領土不及美國之龐大，且不以現有領域爲滿足，國家主義的利害與外國之理想主義相衝突之時，不願無條件的承認此理想之國家，現在依然存在，美國承認之乎？此兩種方策之中，美必擇其一」，何華德之意，偏重於後一點，與一般現有觀念論者，大異其趣。

其餘新聞論說，類此者正多，不勝枚舉。於此可見一時風靡，謳歌斯蒂生政策之美國民衆，暸然於「滿洲國」爲不可動搖之事實，國民思想納於正軌。前此美日間形勢之緊張，完全發生於滿洲問題之爭執，美國人態度豹變，其結果亦隨之而異矣。

五

第三，美日親善，感情發生之另一原因，爲受現代經濟恐慌而使之然也。當此世界經濟恐慌之時，利害相共通之國

家，必互相提携團結，而利害相反者，亦必發生反撥作用。平居無事之時即屬如此，至於經濟關係成爲國際問題之候，此種情形尤爲顯然易見。

兩大國之間，如美之於日，利害不相衝突之國家，殊不多覯，證以此次之事變而益信。譬如由滿洲問題以至上海事件，美國排斥日貨之論調，如風起，如雲湧，且至演成相當事實，然所排斥之日貨，僅爲刻有Made in Japen 字樣之雜貨，至於輸出大宗之生絲，則不能不諉爲原料，而與他國所產者並用。蓋製絲業之在美國，已成大工業之一，如一旦禁止日本生絲入境，工人受其影響而失業者，將達三四十萬人以上，決非美國人所願出此也。況排斥日貨，日本人必加以報復，日本不購美棉，即失去對外貿易百分之二六之利潤。以美國之富，如在經濟充裕之時，偌夫損失，尚可忍受，奈之何在此經濟恐慌之際——經濟恐慌製造原素之農村，失去如此重要之輸出品。無異國家經濟的自殺。以國際的正義之抽象觀念，與飢餓交換，世間決無如此愚蠢人作此魯莽事也。

日本之於美國，情形正復與此相似。六月十一日之股票市價暴漲，即爲絕好例證。當是時，日本對英印通商關係最爲惡化，對外滙兌．對日不利。不料羅斯福與日代表石井會談內容，傳至東京，報紙又滿載美日仲裁裁判條約交涉消息，股票市場受其感應，驟然暴漲，達於五月以後最高點。美國之膨脹政策，對於日本生絲市場，予以不少好影響。絲價增高，農村問題得以解決一部分。此等事實，社會經濟愈凋敝，在國民之心理上，可獲得許多體驗，且深切認識兩國家經濟關係的緊切。此固美日親善之一絕好資料也。

第四，美國將日本反感，全部轉嫁於國際聯盟，亦爲一最大原因。因滿洲問題而發生之世界反日感情，全爲美國所煽動。美國唱之於先，國際聯盟，始尚躊躇徘徊，終因不忍過拂美人之意，乃降心相從，此爲初期之狀況。上海戰事正激烈時，美國務卿斯帶生詢諸柏樂德將軍曰：「對日戰備如何？」可知美國對於東方問題態度之熱烈（但美國海軍幹部否定此事）。

國際聯盟對日抗爭正劇烈之時，禍首之美國，倏爾側身引退，隔岸觀火。原來，美國素以門羅主義爲工具，爲破壞國際信義之積匪。凡爾賽會議，即係如此作法。此次經濟會議，結果尚不可知，難下斷語。至於滿洲問題，故意推波助瀾，釀成災害，類似放火犯人，而將其一切責任，委諸國際聯盟。以至國聯與日本之鬬爭，愈演愈烈，如火之燎原，不可嚮邇。最後，日本不得已退出聯盟，問題始告解決。歷時既久，事過境遷，日本人亦忘卻此放火犯之美國。加以美國

內閣更迭，後任人物，對前任一切行動，似不負任何連帶責任。關於滿洲問題，顧左右而言他，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美國此種態度，是否合於國際的道德，作者不願加以批評。不過此類事實，確為日本親美的材料，美日間感情之變化，原因確在於此。

六

美日親善之空氣，漸次擴大，知識階級中人，亦多標榜「美日提攜論」。此種事實，彰彰在人耳目，殊無可疑。現在所可慮者，（一）美日親善究能維持幾時？（二）其危險性何在？

先就樂觀方面言之：兩國先知先覺者，眞誠的覺悟美日關係之重要性，確可視為樂觀的朕兆。兩國當局者，果能眞摯的憂慮兩國之關係，當然可用誠懇的努力，以求解決諸般問題。現在當局者固未嘗不作一部分之努力，但就當局者責任言之，努力之程度，殊未能盡如人意也。原來，國際關係，即個人心理狀態之表現。心理狀態所表示之瑣細行為，指導者能得其宜，自可步中道而行，不至誤入歧途。就歐洲方面言之，所謂洛加諾條約，所謂四國條約，政治家嘔盡心血，以求穩定歐洲和平局面。比較而觀之，太平洋方面，似過於忽視此種努力。試問太平洋方面，有一具體的建設案否？斯蒂生祇固執其單純否定的政策而已。日代表石井誠能利用機會，有所建樹，其造福於兩國邦交之前途，實非淺鮮也。

第二種樂觀材料，即美國對於滿洲問題，已不似從前之神經過敏疑神見鬼。美國在東洋之利益，原祗貿易之贏虧。所謂門羅主義之目前，固然為（一）貿易自由，（二）領土保全，然而此二者固若輔車之相依，欲確實保障貿易自由，當然非保全領土不可。苟不作如此解釋，則吾人固從未懇求美國，出而監督東洋和平或加以制裁，且吾人亦決不能作此事也。美國之目的，既在於貿易，對於東洋問題之干涉，自以視阻礙貿易與否為斷也。

況美國對於中國問題，滿洲問題，既無與日本訴諸武力以爭一日短長之意，故武力的政策，徒然有害無益。加以美國之對華政策，宿以維持現狀為目的，欲維持中國現狀，究應解決何事？華盛頓會議已經過十二年，美國人當早已瞭然於胸矣。然則，美國有無積極的解決中國問題之意志及實行力量？

信如此，美國之傳統的親華感情，須加以事實上之解剖。況美國之對東洋貿易，中國方面固碌碌無足道者，而日本確為美國最大顧客。況本年上半期美國對「滿」貿易，雖有種種傳說，實際上却有增無減。

以上兩種情形，在今後美日關係上，確有可以樂觀之理由。如前所述，美日兩國，確無一可以衝突之理由，並不似歐洲與美國之間，存有戰債問題之癥結，中國市場，目下並無爭奪之必要，祇移民問題尚成為懸案而已，關於此事，吾人甚願美國予以賢明之處置。即實際上美國並不感覺何等痛苦，儘可與日本和衷共濟，共圖生存。美日兩國，既無互相衝突之必要，以國家運命作孤注一擲之戰爭危險，亦比較的稀少。似此情形，如果釀成戰爭，祇有歸罪於兩國指導者之措置失宜而已。

七

美日國交之將來，固未必變成薔薇色。惟時至今日，其因特殊問題，而致兩國關係幾至不可收拾之史實別有加以縝密探索之必要。否則，兩國邦交，恐將仍無好結果。

現在橫亘兩國間最重大之悲觀材料，即為兩國忽再從事於造艦競爭，殊令有心人引為深憂者也。就目前情形觀之，在下次裁軍會議席上，日本海軍或將主張十對十之平衡勢力。理論上言之，此種主張確屬正當。既形成一個國家，且負維持東洋和平重任之日本，對於美國，祇許其保持六對十之勢力，在純理論上，如此議論，殊難索解。國之國防，如防水之堤堰。洪水汜濫，順流而下，十成力量之怒濤狂浪，橫衝直闖，試問以六成力量之堤堰，能阻遏其凶鋒耶？

吾人現在所希望者，美國人應澈底的了解日本國內事情，原則上承認均等勢力而已。原則上能予以承認，即用一種紳士協約，規定一定比率，日本於願已足（見五月二十七日東京日日新聞消息）。況即使日本保有十成海軍力，亦決不能對美採取攻勢，而美國國防，依然若金城湯池之固也。

故吾人認為日本確有主張海軍勢力均等之充足理由，理論上固屬如此，美國人能否虛心坦懷，推誠相與，又為別一問題也。在美國國民心目中，必認為日本抱有絕大野心。美國人此種態度，反映於日本人心理上，必致釀成惡劣之空氣，此又不難以想像得之也。

近來美國擴充海軍之呼聲，彌漫上下，惹起世人之注意。哈斯系新聞，始終一貫，鼓吹擴充海軍，固不待言。而素來主張和平，自由主義，裁軍運動之著名新聞記者何華德，新游日本返美，亦變更論調，贊助擴充海軍，尤為惹人注目。芝加哥論壇報，四月二十八日時評，充滿刺激性文字。大意謂：

美國海軍實力，現在低落至日本以下，故滿洲事變以後，日本敢於橫衝直闖，不顧一切，對美亦表示強橫無理

態度，原因即在於此。此時，美國宜擴充海軍，至倫敦條約規定數量，以謀恢復世界和平。

船政局長哈奇士則謂，「為維持海外貿易及國家體面，大海軍力為必不可少」，推論海軍存在之理由，列舉「保護海運通商，防備散在海外之領土，實行國家政策，求將來海戰之勝利」數項條件，其中末一項所指「海戰」之對手，當然暗指日本。此等大海軍論，積時既久，漸次養成一種實力，則為不可諱言之事實。

同時，最令人引為隱憂者，美總統羅斯福曾任海軍次長，為有名之大海軍論者。據華盛頓電，羅斯福與日代表石井會見之際，曾謂：「日本如不肯裁軍，美國將斷然擴充海軍」，言外含有威嚇之意。羅斯福之下，海軍部長史旺孫亦為有力之大海軍派，加以新政府採用經濟膨脹政策，新造軍艦，救濟失業，當然為題中應有之文章。有此數種理由，美國之擴充海軍，遂至不可得而免矣。

美日兩國之造艦競爭，就目前形勢言之，為不可避免之事實。前途之變化如何，殊不可測，而美日間未來之危機，則伏於此矣。

第二，將來美日關係之悲觀材料，為現在和平親善之反動力，或將意外擴大。現在美國國民之和平熱，相當偉大，吾人固不能加以否定。但美國人現在決無與任何國家作戰之野心，其對於東洋之和平政策，毋寧為消極政策之表現，承認菲律賓獨立，其一例也。

美國之東洋政策，常成為一種波狀。故在占領夏威夷，據有菲律賓之後，對於東洋政策，採取消極態度，可視為理之當然，無足怪者。雖然，此種波動，是否能保持其恒久性？一部分論者，就現在青年男女間和平的心理觀察，或能下肯定的答案。但就已往歷史加以探索，他日者，美國政治者，將以日本為對象，造成種種誣蔑口實，煽動美國民衆排日心理，必然發生反動的軒然大波，此吾人所敢自信者也。

預言未來事，固屬困難，但吾人用此等推理方法，作為悲觀材料，雖不中不遠矣。

第三，吾人想像今後美國或將採用經濟的帝國主義，則美日關係將更無樂觀之可言。何以言之，蓋美國如完全不過問歐洲政治，對於中美，南美，東洋方面，必將改用積極的政策。因經濟的突進主義，為保護市場，必將取積極的干涉主義。斯時，美國必將集中全力，開發中國市場，對於日本，亦將採用干涉的行動，是固無可疑者。

以上所述，吾人疑慮美日將來之關係，在美國方面，尋覓悲觀的材料，以實吾言，論者或將譏其失之於平。但國際關係本爲相互的，不能專指一方面而言。二國之間，如發生危險，雙方均應負其責。但就地理上言之，國力上言之，美日兩國間之重大危機，決非起於日本方面。即令日本保有十成海軍兵力，日本人決不作圍攻華盛頓，迫美國政府作城下盟之妄想。萬一釁端開自日本，亦係憂懼美國之攻擊，不得已而出於攻勢的守衛而已。美國人對於此點，應有相當之認識也。

如前文所述，所謂國際關係，以及外交云者，本爲一種羣衆心理與羣衆心理之關係。此大衆之心理，應如何善導之，則有賴於政治家之手腕。吾人於此期望，美日兩國當局，應即時加倍努力，以增進太平洋兩岸之兩國民之安全感，消泯重大危機之發生，則幸矣。

補白

江瀚談影印四庫全書

（公）

影印四庫全書問題，尚有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圖書館之爭。據本月九日上海時事新報載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江瀚氏之談話云：『文淵閣四庫全書，向歸本院保管，春間隨第一批古物運至滬上，當古物滯留浦口之時，教育部曾呈行政院將此書撥交中央圖書館保管，後以關係過大，未能實現。旋即由中央圖書館以影印名義，將此書版權歸諸該館。事前未與本院接洽，遽與商務印書館訂立合同，並由教育部提出行政院會議照案通過。是此影印動機，已不純潔，而非單簡的學術問題也。本館爲國家文化機關，影印本院保管之書，自當由本院主辦。但爲遷就事實，力圖補救起見，除保留所有權外，其他事項，均可讓步。商洽結果，乃將中央圖書館與商務簽訂之合同，修改數條，提交本院理事會決議通過。現已由本院與教育部會銜送呈行政院備案，一俟目錄經本院審查後，即可開始照相』云。

現代學生的個人問題與社會問題

燕南

在惡劣的情形中，有思想的人類因為自身的不幸的逼迫，頭腦中自然就生出反應來，如希望，理想，以致一切的美的夢幻都是。近代最時髦的社會主義——不管科學的或空想的——其所以產生的動力也不外於此。

社會主義的名詞在近代所以獨得寵幸的緣故，不用說是環境使然。因為自近代資本主義抬頭，打倒了封建制度，自認為歷史的主角之後，社會現象的不安的增進，恰好合資本主義的勢力之膨大成了正比例。照原則的講，社會主義的藥方總是準備着社會不安的仙丹；近代社會既有如是之擾亂，那末社會主義自然就要成為時代的驕子了。

但是從不安的社會要轉移到樂園似的社會主義社會，必要經過一番大的社會變動，這個變動就是革命。所以在混亂的社會中革命，這個名詞也一定是叫得最響的。

但是青年們，我有這樣的一個思想；革命是一種偉大的社會事業，却不是一個人的職業，以革命為自身的出路，那末他一面在革他人之命，同時在製造為他人所革之命。一大批流氓的擾動，終於不會對社會有什麼利益。所以我們不談革命則已，欲談革命，决非拋却一切，以個人作革命底投機之一擲可以了事。我們必須要有充裕的可攻可守的計劃，才是為公為私的兩全之道。

什麼是進可攻退可守的計劃呢？在這裏我提出個人職業的問題來。

社會誠然是集人而成的，但是社會終未和氫氧二氣之化成為水一樣，把人類的個性在社會中完全消滅了。就是在我們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個人還是存在的。社會主義之異於非社會主義社會者，只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把個人完全消滅了。所以社會終於是一個人的混合物，不是化合物。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個人問題尚且存在，那末更何論現在那樣的社會呢？

青年們，看一看你的四週吧，血盆似的大口，長着尺二獠牙，不特在候着你，要是你有稍稍不慎，它們就把你一口吞下去了。

既有個人問題存在，就必須要自己努力。千萬不要誤會，以為社會中只有社會問題沒有個人問題。尤其在現在混亂的社會中，假使你自顧學倘時髦，以為革命成功自己就有飯吃。那是完全錯誤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必須要人人勞動，假使你沒有學一點勞動技能，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是不容你的，這是第一。第二，革命不定是一舉可以成功的，萬一失敗，你還要在舊社會中討生活，假使你平日無一專技，你將怎樣開你生命之步呢？

我曾和作過多年革命工作的朋友——實在說還是我的先生——談話，他和訓話似的對我說，事情是從小到大的，社會是從個人起的，自己的個人問題都不能解決的人決不配談革命。

我也不是一定說個個人解決了個人問題之後再來談革命。實在的說，個人問題之解決乃是有助於社會問題之解決的。革命固然要能夠破壞，但是革命的目的並不在破壞。革命所以為一般人民所希望者，乃是希望有美好的社會建設，而建設美好的社會決非一般學無專技，平日只知搖旗吶喊，空口叫口號的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就是指革命本身言，也實在有鼓勵人民學習專能以為將來社會建設之預備。

青年們，這就是我提出個人問題的本意。你們說我太老誠了。但是我實在的深深感覺到，在現在這樣的矛盾社會中，倘若一味倘時髦，隨波逐流，那實在近乎自殺。現在我們是在讀書的時候，這個機會千萬不可放過，我們必要把這個機會緊緊捉住，造成自己底一技之長，進可以為將來社會建設之用，退可以為解決自身問題的基礎。

但是一定有人這樣的回答我；社會是整個的，社會問題無解決，要解決個人問題是不可能的。

這話我也承認。但是事情都可以分為支幹兩部。在矛盾的社會中要根本地解決個人問題自然是空想，但是企圖一種枝葉的救濟也不是絕對的不能。我們不能因為無三個麵包的飽餐就連一個麵包的充飢也不要了。我也不是叫人去讀死書。書誠然不可以讀死，但是因為怕讀死率性連讀都不讀了，那自然也不是事。我底意思也不過是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的兩句老調。這樣的話早已有人說過，不過見友輩中每多把讀書完全拋棄，終日奔波，反不知讀書為何物，所以不覺有感於衷，遂不期形之於外了。這樣的從事革命，不是我有意侮蔑他們，豈是真的為人類為社會嗎？我相信有很多的還是為自己，他們理想中的恐怕是現在的黨國要人吧！所以他們何嘗是為革命，簡直是投機了。就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說，革命的隊伍中需要這樣的份子嗎？

以爲讀書無濟於革命那是錯誤的。革命是社會底事業，讀書的目的是要認識社會，指示社會建設社會，世上沒有離開社會的學問。人們儘不必說不與社會相關的學問不適用於社會，第一不與社會生活相關的學問先就不存在。學問照我們看來並不是怎樣玄妙的東西，乃是人類經驗生活的積蓄。人類既不能離社會而生活，那末耳聽目染，無往不是當代人類生活的影像。人們的頭腦既受時代生活的洗薰，而謂猶能創造與當代社會生活不相關係的學問，那實在是自欺欺人的話。

不過社會終竟不是一架機器。在同一時代的社會中，人們個個都不同。就革命而言，有的很要革，有的革不革可以隨便，有的竟連一革也不要革。這是什麼原因呢？實在的說，人們雖有同一的時代，但是人們底環境還有個個的特性。人們都爲自己的環境所限制，沒有把大社會總的觀察一下，所以個人都局限於自己底環境而下結論，結果自然各各不相同了。

那末如何救這一個弊病呢？青年們，結論就歸到社會上來了。人們對社會意見不同，是因爲沒有總的認識社會的緣故。認識社會方法有多少姑且不論，至於在我們青年學生，那末讀書自然是其中的一個了。學問既是社會生活經驗的積蓄，那末不用說研究學問必須要免除自己的偏見，勇敢的把自己的個人環境打開，跑到大社會中，精密的來研究社會事實，大公無私的把它分析……這樣一來，形式上是個人讀書，實際上竟替革命做了很大的工作了。

在革命潮流中我們不是常常聽到有所謂理論鬥爭時期的話嗎？這個鬥爭就是爲得要得一個共同的結論，所以個人把平日的私見破除。理論鬥爭雖也知道是與革命有利的，而且是必經的一個階級；那末學生乘機讀書爲什麼是無濟於革命的呢？他們不是一樣的在研究社會，探求科學的結論嗎？

所以青年們，千萬不要把革命與讀書分開來，也跟着人自欺欺人的說革命底青年不必讀書，讀書還是革命的，假使你沒有忘掉社會而努力讀書，那正爲革命而努力了。

我底話完了，因爲支支節節的太多了，所以來下一個總的結論：第一，革命雖然人人應參加，但是人人卻不可以革命爲職業，尤其在我們學生時代底青年，必須求此良好機會，努力奮發，學成專技，這爲社會爲個人都是重要的。

第二，但也不是讀死書，必須要到社會上找學問。圖書館中得來的是理論，廣大社會是實驗場。理論與實驗是一種重要的，不知理論的實驗是機械的，死的，只知理論而不會應用，這種理論是空虛的，無用的。

第三，求學問既是爲社會應用，而且是站在廣大的社會立場上探求的，那就不能說與社會無關。自己對社會毫無認識，無知的跟人盲動，那才是害人害己的事呢！

編者按：據燕南君來信說，他是一個現正肄業於大學的東北籍學生，九一八事變後，迄今家中杳無音訊，經濟業已斷絕，學業或將中輟。這樣値得同情的青年正不知有多少！看此篇短文，又可知燕南君曾經熱心研究過社會問題，在革命潮流中也曾浮沈過。這樣値得敬愛的青年更不知有多少！

關於前者，是整個國難問題，這問題太大了，且是事實問題，無須討論。關於後者，確是値得注意的問題。自五四運動以來，在政治運動上，革命潮流中，青年所出的代價實在不小了，犧牲性命，荒廢學業，所換得的是——文化的革新而趨於墮落，政治的革命而轉於崩潰，到頭來國破家亡，整個的民族也走上存亡的歧路。

燕南君這篇短文所表示的，我們認爲是現代中國青年應有的覺悟。埋頭讀書，掙得根本知識，努力作業，練得基礎技能，個人的出路，國家的前途，均在於此！

赤區土地問題（續）

成聖昌

（三）赤區反富農鬥爭的策略與辦法

赤區內反富農鬥爭的發展，並不因中國特殊環境事實上的不適用性，及理論上分析的錯誤性，而稍事和緩或停頓。恰恰相反，這正是一種如火如荼的深入鬥爭運動，加速的促進發展着。因之，我們對赤區反富農鬥爭策略與辦法的認識和研究還是必要！現在就要展開我們的視野，開始此種任務的探討。

赤區反富農鬥爭的策略與辦法，大概可分作二方面，一種是正面發展的積極進攻，一種是反面措擊的消極鬥爭。第一種策略的辦法，又分作政治，經濟，組織三方面，現特分別敍述於下：

（甲）政治方面：

『我們反對富農的辦法，必須要從政治上來和富農路線作堅決的鬥爭。一方面用蘇維埃政府的法律，嚴厲的裁制富農的反動，當然這絕對不是來執行過去立三路線時代的所謂「殺盡富農」「消滅富農」的口號，相反的，要嚴格的糾正這一錯誤，只是對於陰謀破壞和反抗蘇維埃的反革命富農，是必須堅決無情的執行法律的裁制，如果他能遵守蘇維埃的一切決議，沒有反動的事實，是不應該隨便捕殺的。另一方面要在黨內和蘇維埃以及一切領導機關，來反對和消富農路線的領導，在政治上和富農路線作堅決的鬥爭，必須動員各級黨部和黨團都很熱烈的來討論最近中央和特委與蘇維埃的一切決議，特別要深入到支部中去，在實際工作中切實的執行，使羣衆都了解蘇維埃政權，完全是為工人僱農貧農以及中農謀利益的，絕對不能容富農的混入，必須佔領領導的地位。要將反富農與反富農路線的鬥爭，做廣大的政治宣傳運動。如果在這一政治鬥爭中發現反對或抵抗黨與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正確的策略和決議時，無論在黨內或蘇維埃內，無疑義的都必須堅決的與之鬥爭。同時，必須了解堅決的執行最近中央和特委一切正確的政策和決議，如黨員軍事化擴大紅軍等，這就是實際的反富農鬥爭，必須要了解反富農鬥爭不是單純的只是調查那個是富農，而是要在實際工作中去執行。』（見赤某區特委反富農鬥爭決議內。）

『在目前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條件之下，對資本主義的私人財產，只是政治的沒收，不是經濟的沒收（政治的沒收是：本人反動就沒收他的財產。經濟的沒收是：不管資本家反動不反動，無條件的沒收其財產歸國有。）所以我們對資本主義性的富農和初期性的富農，在政治上利用保護統一累進稅，和禁止高利貸的法令限制他的經濟的發展和剝削』。（見江西東北特委反富農問題內。）

『（一）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蘇維埃政府紅軍赤衛隊及一切革命團體，不許富農參加，蘇維埃政府的委員和蘇維埃會議的代表，要選舉工人雇農貧農的領袖及中農最積極的份子，議事辦事，還要組織貧農會團結廣大貧農羣衆與中農結成好的同盟來反對富農，凡以前侵犯了中農利益，或罰了他們的欵子，或捐了貧農的欵子的，要一律發還，要反對流氓頭非階級的脫離羣衆的亂罰政策，如再有這些事情發生，准其上抗。（二）鎮壓富農的反動。富農是一個剝削階級，必然用各種方法來反對革命破壞革命，因此在蘇維埃區域防止富農的反動，是應經常嚴格注意，一發現富農的反革命行動，如組織鴨比團（即AB團——作者按）或別的反革命團體，勾結白匪，陰謀反動，破壞革命等等，政府必嚴格的照反革命辦他的罪，富農只有在遵守蘇維埃一切法令，不做反革命陰謀和活動的，才一律准其生存營業。』（見赤中華蘇維埃軍委會佈告第二號內。）

『……（三）廣大宣傳富農之半地主的剝削，在蘇維埃政權下，他是雇農貧農以及中農的唯一剝削和壓迫者，因爲富農兼有半地主性，所以他始終企圖保留封建制度。同時又用種種剝削方法來求他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富農始終是革命的敵人。（四）絕對肅清政權機關中的富農份子，並取消他的種種政治權利（如富農沒有選舉資格，不能參加各種革命武裝組織，並對革命武裝要出義務捐等。）以解除他的政治武裝。（五）絕對禁止富農違反蘇維埃法律的種種剝削行爲，只能遵守蘇維埃的法令範圍內的行動，才不加干涉。（六）……（七）蘇維埃機關應視反富農是一種階級鬥爭，必須發動廣大羣衆來擁護這一口號，並熱烈起來執行這一工作，這樣才使反富農鬥爭擴大而澈底。』（見一九三零年赤最近組織任務內。）

爲保證敘述的忠實，以上不厭詳煩的將赤區在政治上反富農鬥爭進攻策略的各種文獻，節引列舉出來，然而總括一句，就是完全剝奪富農在赤區內一切政治上的權利，根本否認其存在的社會地位而已。

（乙）經濟方面：

『在經濟上抑制富農發展的辦法，主要的就是實行嚴格的統一累進稅，必須加重富農對於經濟上的負担，舉辦消費生產合作社，絕對不要富農參加，蘇維埃政府並須盡力的幫助貧農雇農在經濟上的發展。當然在目前還是不從經濟上來消滅富農，但必須從各方面使富農不能達到發展的企圖；同時，要開展雇農貧農反富農的日常的經濟鬥爭，如領導雇農要求增加工資，減少時間及改良待遇，以及貧農反對富農操縱粮食，高抬物價和投機剝削等鬥爭。特別是在分配土地時，必須領導雇農貧農要從富農手中奪回好田，如果他自己還願以自己勞動來耕種，可以把壞的分給他，不過在目前蘇區沒收一切富農谷子來分配，還是不需要的。但在青黄不接的時候，如有雇農貧農沒有谷子吃，蘇維埃政府是必須幫助雇農貧農用調劑粮食等辦法，向谷多的富農借取。但要注意到不能向富裕的中農進攻。』（見一九三一年赤某區特委反富農鬥爭決議案。）

『（一）反對富農的剝削。現時反富農並不是消滅富農，主要的是在經濟上堅決的反對富農一切剝削。因爲富農的剝削是增加了我們工人貧農等的痛苦。富農可以准許他請雇工，只要按照勞働保護法，

待遇雇工，不許苛待壓迫。做生意也可，只不准卡買卡賣，不准放高利貸。這些更實際的法子，要有縣政府最好經過縣代表會議按照當地情形規定用來。這種策略不是根本消滅資本家，而是反對資本家殘酷的剝削，要使社會上的經濟得到活潑的發展。至于有時不得不向富農捐款，那是爲得革命需要，富農可以出得起應該担負的。但不是現時根本要消滅富農的經濟，說到富農的田地，那就一律平分。(二)實行經濟政策上講的限止富農的剝削，這是一個消極的法子，單從消極方面來反富農是不够的，還要按照社會情形實行經濟政策，積極的來反對富農，如政府領導民衆辦理借貸合作社，低利借欵給貧苦羣衆，辦理生產合作社發達生產品，辦理商業合作社減少商人富農中間的剝削等，這些組織是積極的抵抗富農的剝削，使廣大貧苦羣衆得到這一步的解放，準備着社會上的經濟朝着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見赤中華蘇維埃軍委會佈告第二號。)

『(13)徵收土地稅是爲鬥爭需要，但是要在農民割了谷，及徵收標準要以打倒富農，聯合中農，減少貧農負担爲原則。

(16)打倒富農，領導與肅清富農成份是兩項重要工作，主要是：(一)不准富農在蘇維埃有選舉權；(二)征收累進土地稅，必要時得無代價征發剩餘糧食；(三)發展反富農的理論鬥爭。』(見赤東固區委工農運動決議案內。)

『爲了「流通金融」即爲了使富農再借錢給貧農，而阻碍貧農羣衆對富農澈底廢債的鬥爭，這是很不對的。……『紅軍游擊隊及蘇維埃向富農徵調費用是應該的，過去阻止羣衆向富農籌欵把這種行動算作盲動，這是從拉攏富農一個觀點出發，根本是不對的。』(見富農問題。)

富農本來是以經濟爲基礎分析出來的經濟名詞。赤黨在政治上固剝奪其一切權利，並否定其存在的社會地位。然在經濟上的反富農鬥爭策略，則更矛盾滑稽得不可以文字形容。以上列舉的各種鬥爭策略，不過是一種限制富農經濟的發展，並不根本否認其經濟地位。但在另種文件中，對於這個根本問題還是矛盾懸疑未決。如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日赤全國蘇維埃區域大會政治決議案——中華蘇維埃政綱中，第四條規定『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教會，廟宇，祠堂佔有的土地與反革命的富農的土地，分配給予無地與地少的農民使用，禁止土地買賣，租佃，典押制度，以肅清一切封建剝削，並實現土地國有。』又在同年同月同日之大會中所通過的土地暫行法中，第十二點上規定着『沒收地主或反動的富農的耕具，房屋，應分配給缺少耕具，房屋的農民使用，不得無故破壞。』在這兩條文獻中，充分的表明富農的土地，耕具，和房屋是要與地主同般的被沒收！就是一九三〇年赤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頒發之土地法，第一章第一條上也載着『暴動推翻豪紳地主階級政權後，須立即沒收一切私人的或團體的——豪紳，地主，祠堂，廟宇，會社，富農——田地，山林，池塘，房屋，歸蘇維埃政府公有，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及其他需要的貧民使用。只有農民協會，尚未起蘇維埃的地方，農民協會亦可以執行沒收及分配。』嗣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條例(臨時中央政府批准)中，在「那些人的土地應該沒收」項下亦規定着『4富農的土地應該沒收。』證諸以上諸種法令條文，都顯明的確定富農的土地，山林，池塘，房屋，耕具應一律沒收，其與對地主的執行程度是無二致的！可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赤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所通過的土地法第三條，即又如此載着：『中國富農的特性，是兼半地主或高利貸者，對於他們的土地也應該沒收，中等農民階級的土地不沒收，富農在被沒收土地後，可以分得較壞的『勞働份地』，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必須用自己的勞働去耕種這些土地。』在這一條敘述以後，立即就發現問題的要點，究竟富農的土地是要根本沒收？還是在沒收後又要分配或發還呢？所謂『勞働份地』以什麼作解釋？什麼作標準？如果說是富農的土地只是部份的沒收，仍可分得土地。可是在赤前委與閩西特委聯席會議的「富農問題」決議案中，卻又有反對意見的提出，這一反對意見而且是十分堅決的：『「沒收一切土地」「廢除一切債務」是南方各省土地鬥爭中不可移易的兩個中心口號，到處的羣衆普遍的執行這兩個口號，黨卻到處做羣衆的尾巴，要到羣衆自己執行了才去『追認』。有些更是始終『否認』。則不但是羣衆的尾巴，且變了羣衆的對頭。這種嚴重現象如不糾正，黨是不能領導南方各省的土地鬥爭的。毫無疑義『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和『廢除高利貸』兩個口號是不適當了，許多地方被富農及機會主義的共產黨員利用了去作為阻礙貧農鬥爭的工具。毫無疑義，『沒收一切土地』『廢除一切債務』要在南方各省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公開的正面的提了出來，「否認」固然是絕端錯誤，『追認』亦是尾巴主義。要拿了這兩個口號去發動羣衆，而不要待羣衆有了鬥爭才加上去領導他。這種「待羣衆起來了再去領導他」的策略仍不深悉南方各省土地情況，由此而得到機會主義的動搖性的策略，這種動搖性的策略，是於飛快要到來的廣大數目的貧苦農民大鬥爭之領導，不適合的。』赤前委與閩西特委聯席會議上這一決議就是說要堅決的向富農進攻，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要提出『沒收一切土地』『廢除一切債務』這兩個口號向富農進攻。更顯明此言：就是要絕對的沒收富農一切土地，廢除富農一切債務。毫無疑義，這又是赤黨秘密文件中一個矛盾的存在，與其第二次頒發的土地法條文是矛盾着，何去何從？只有一個「謎」的解答。

其次，赤黨既確定『富農在農村經濟的方面有他自然的經濟基礎。中國農民階級的分化總過程中，可以看出富農的經濟有資本主義的成份的，在這一過程的表現，一方是發覺他剝削雇傭工人的現象，另一方面仍要出租土地，而且還要經營商業和高利貸的剝削。因此，他是農村中貧農與雇農的主要敵人之一，他雖在反帝國主義任務之下，需要參加民權革命，但在民權革命階段中深入土地革命，他是有力的阻礙者，因為他是代表封建勢力，無疑的他要拋棄他反帝國主義的任務，而要投降到反革命陣營中與赤對立的。』確認『富農是反革命』者！不過，這種「反革命」不知究竟是政治的呢？還是經濟的呢？依照赤黨對富農的解釋和界說來觀察，當然是經濟的，因為他對貧農雇農有一種剝削關係的存在。如果我們確定富農的反革命性是經濟的，那麼，就只要使此種剝削關係消滅了，即是部份的沒收，使其與貧農雇農同般的以自己勞働力耕種田地，換取生活代價就够了。為甚麼要將其一切土地，山林，池塘，房屋，耕具完全沒收？甚至在政治上剝奪其一切應有的公權？如果我們認為富農這種反革命性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那麼，就不獨應該根本沒收其一切土地財產，剝奪其政治上一切權利，而且必須要驅逐出境，以免破壞所謂「蘇維埃政權運動。為什麼在土地法會當中，又規定富農有壞的『勞働份地』的取得權利？為什麼說現在只是「反富農」即不是「消滅富農」呢？然則富農究竟是政治的反革命者

？還是經濟的反革命者？總之，赤區對土地問題的解决意見是很不統一的，地方與地方矛盾，中央與地方矛盾，全部秘密文件中是包含着重大的矛盾論斷與不一致。尤其是所謂向富農進攻的經濟策略，更矛盾滑稽得可笑！結果也就不過是演出「兩元以上即打」或「二十元至兩百元以上即打」的「反富農鬥爭」事實而已！

(丙)組織方面：

『凡在蘇維埃區域內任何組織絕對不准富農的加入，對于過去混入各種組織的富農，如黨，蘇維埃政府，貧農團，職工會，紅軍，赤少隊等，必須堅決的無條件的把富農份子清洗出去。特別是領導機關絕對不容許富農份子的混入。絕對不容許富農在蘇區內有任何小組織。並且須防止富農的怠工，如優待紅軍問題，及防守工作等，都必須有組織的監督來執行。』(見反富農鬥爭決議。)

『(一)要保障土地革命勝利，首先要肅清黨內的富農成分——為了爭取廣大的貧農雇農羣衆堅決的進攻富農，建立貧農雇農在農村中的領導權，保障農村中土地革命勝利，首先就要肅清黨內的富農成分，特別是農村中的黨，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為過去一直到現在地方黨的組織，尤其是指導機關裏面，不論什麼地方，都充滿着富農分子，這是因為各地農村鬥爭還沒有起來的時候，上級機關派去農村工作的人，農村中首先出來接洽的多屬富農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由這些知識分子繼續引進來的，當然又是他們氣味相投的同類。到了農村鬥爭發展的時候，這班富農小地主黨員多半成了支部以上各級指導機關的幹部，各地鬥爭發展之遲緩和不深入，都是這般人在那裏作怪！高級指導機關的指示，被他們阻隔着不深入羣衆中去，一直要待羣衆鬥爭發展到衝破了他們機會主義的領導，高級指導機關的反富農策略又對着他們壓迫，這樣高級指導機關的反富農策略才與羣衆鬥爭會拍起來，肅清黨的各級指導機關的富農路線，這種過程，差不多每個地方都經過的。很顯然的，富農(特別是領導機關中)若不洗刷出去，羣衆鬥爭是不能起來的。無條件的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是爭取羣衆保障農村鬥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怎樣洗刷富農？從各種鬥爭過程中去觀察那些表現富農路線的，就馬上給他洗刷出去。

(二)富農不參加蘇維埃——要建立農村中雇農貧農的領導防止富農領導作用，除了黨內肅清富農之外，還有一個根本辦法就是剝削富農的選舉權。一切從前的現在的富農不得參加蘇維埃的選舉權，當然更不得當選為蘇維埃代表及其他一切政權機關職務。這是保障革命由民權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重要關節，忽視這個重要關節就必定要演出嚴重的錯誤。』(見富農問題決議內。)

『無論是那一種富農在蘇維埃以蘇維埃之下一切羣衆組織——赤衛隊，少年先鋒隊，紅軍，貧農團……等，都不要他們參加。(但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濟會，富農份子自願參加，還是不拒絕。)以限制他們在政治上的活動。』(見赤江西東北特委「反富農問題」內。)

在組織上向富農進攻的策略，這是表現着一個非常嚴重的意義，這就是赤黨內部分化的預兆！在這一策略確定之下，於是，赤黨就精疑着：『有許多地方的政權落在富農手裏，富農一拿到政權，當然處處都站在富農

的利益上去壓迫貧農和中農。他們緩緩地去分配土地，甚至政權建立了多年還不分田地，即使土地分配了，但好的田地都落在富農手中，富農更憑藉政權作威作福，欺壓貧農和中農。當提出打富農口號時，在蘇維埃政府當權的富農，當然不會去打他們同階級利益的富農，於是被打被罰的是中農，甚至貧農也逃不脫。因此土地革命的利益，全被富農收獲了去，而貧農及中農所得的利益非常少，甚至於完全沒有，不但如此。富農因想保存半封建勢力存在，他們好去剝削雇工貧農以至到中農。於是要在蘇維埃區域中，或明或暗的進行反土地革命等等破壞革命的反革命宣傳。所以，目前反革命的鴨比團能够在蘇維埃區域如此猖獗，不少蘇區群衆的反水，這都是土地革命未深入，富農把持政權作反革命的行動，和反革命的宣傳所必有的結果。』(見一九三一年二月赤中央局反富農策略內。)這一猜疑是普遍的在赤區內發展着，時時有所謂「富農路線」的在赤區內出現。這種事實的發展，實質就是赤黨內部裂痕的暴露，此種裂痕的加深就是鬥爭的開展！如像所謂富田事變，立三路線等分化事實，就是在這種所謂肅清「富農路線」掩護下，發動出來的一種歷史所未有的殘酷悲劇！在這幾幕事變當中，對於字典中的所謂殘酷，兇惡，悲慘，欺騙，虛僞，以及陰狠奸詐許多形容詞，眞是一個極大的發揮！(關於富田事變的眞相，請參看拙文「富田事變與赤黨內部分化」。)

其實，我們如果從眞實的事象上分析起來，赤黨目前一般所謂最高領袖，試問有幾個是從貧農或工銀勞働者出身？大部份都是一般中小地主的家庭中所產生出來的。嚴格的肅清『富農小地主出身的智識分子』，那麼就肅不勝肅，只有根本搗毀赤黨的本體，才能眞正完成這一任務。而且，如果眞正從「黨」的這個論點來說，也是說不通的！黨是以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與政綱政策爲團結中心，而不是以其社會階層關係及身份關係所能範疇！尤其是一個革命政黨的組成，更加是社會先覺的先鋒份子，憑藉其政治主張的一致，而於某種口號與紀律下，相互團結而成。這不能以其出身的身份或經濟背景，去分析其是否革命？但只能以其行動與言論，去論斷其革命是否眞實！赤黨以所謂肅清「富農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作爲組織上向富農進攻的策略，這簡直是最大不過的嚴重錯誤！而且是不通之論！所以，赤區內所謂組織上反富農鬥爭，實際就是赤黨內在矛盾的暴露，借此去掩飾其內部衝突鬥爭的事實，美之名曰反富農鬥爭。當然的，在這一掩飾之下又不知犧牲了多少無辜的無知農民群衆的鮮血和頭顱?!不過，這也就是此種無止境的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一直要到本體破裂滅亡，然後才能完結的啊！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起至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止

（芸生）

急轉直下之察局

察哈爾問題，本週已急轉直下，馮玉祥於十四日離張赴魯，一切只待善後收拾，漫天陰霾，一掃而空，亦云幸矣。

宋哲元雨中抵張垣

軍委會總參議蔣伯誠，於十一日晚十時抵宣化，即與宋哲元、龐炳勳等會商察局善後問題，十二日上午宋、龐、蔣即由宣同搭專車出發，當午於雷雨中抵張垣，歡迎甚盛，滿城貼歡迎宋主席回察標語。馮戴大草帽，偕隨從到站迎。宋軍裝，下車先向馮三鞠躬致候，並與歡迎者握手，旋伴馮同赴新村，蔣未下車。據談，中央仍令宋處置察事善後，著本人協助一切。省府四圍各衙貼「嚴拿共匪」嚴拿遊勇紙條。

宋哲元談晤馮結果

宋哲元十二日下午一時由新村返車站，晤蔣伯誠，談晤馮結果，旋到省府視事。宋對記者發表談話云：本人奉軍分會及政整會命入察，本中央和平意旨及蔣委員長汪院長儉電所提示之原則進行，馮先生亦希望和平甚切，兼承各方贊助指導，遂獲順利解決。余今日已見馮先生，晤談甚好。馮先生本係中央委員、國府委員，居住本有自由，決即自動離察，日內自有事實表現。至於察事善後，萬端待理，恐非哲元一人之力所能勝任，已請伯誠兄來此，諸事秉承中央及軍分會政整會命令辦理。多倫現仍在我軍手中，惟日機迭來轟炸，逆氛可憂，余俟大體佈置就緒，即回平報告經過。外患日深，內戰永當杜絕，察事幸得化干戈為玉帛，想為國民所樂聞也。

宋電各方張垣安謐

十二日宋哲元通電各方云：南京中央黨部、各院部會鈞鑒，各省市黨部、各報館鈞鑒：哲元十二日午進駐張垣，現張垣安謐如恆，謹電奉陳，佇候明教。宋哲元叩文（十二日）印。

又電北平云：政委會委員長黃、軍分會部長何賜鑒，哲元於文（十二日）午進駐張垣，處理一切。現張垣安謐如恆，謹電奉聞。宋哲元叩。政整會當即復電云，張家口宋主席明軒兄勛鑒：文電敬悉，我兄進駐張垣，察省軍政一切，咸賴綜持統馭，西顧長城，無任欣慰。特復。弟黃郛文（十二日）。

馮玉祥離張之前夕

宋哲元於六日晚由沙城進駐宣化，彼時張家口宣化之馮軍，除留原屬宋部之彭國倘駐張垣外，其餘大部悉數開往張北一帶。張家口即由宋部馮治安師接防，由佟麟閣仍以警衛司令名義維持過渡，宋氏則因入察各軍防地問題，待龐炳勳來宣會商，故遲遲未能即入張垣。九日晨乃先派秦德純・過之瀚・楊兆庚赴張，接收省府及民政財政兩廳，即以楊任省府秘書長，秦代民廳，過代財廳，使省政繼續進行。同日馮將設在新村農校之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部實行撤銷，宣化防地由龐軍接防。龐九日下令所部李福和師由下花園開動，並將沙城總部移駐宣化。當日因車輛不齊，同時中央軍第十七軍長徐庭瑤偕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由康莊到沙城商防務，故龐未能成行。原約與宋哲元氏在宣晤面，不獲已乃改至翌日，次晨七時，車站得報，沙城兵車分四列開行北上。是日大雨，氣候甚涼，九時後龐部陸續到站，下車後分別開入城內。三列開過，至第四列到站時，非龐部，乃十七軍之關師一部。迨午後四時，雨已稍霽，龐偕總部人員專車到達，即登宋車會談。宋氏誠恐中央軍繼續北開，或引起誤會，故與龐氏決定所有各軍一律暫止於宣化。至大軍繼續北開之原因，實因當局認爲馮氏如不離開張垣南行，則察事雖表面解決，而實未解決，大軍續進，顯係促馮早日離張之表示。宋哲元以此次毅然入察，根據中央意旨謀求和平，同時對此老長官亦不能不加以維護，爲兩全計，決定敦促馮氏早日離開張垣南行。即於十日晚派鄧哲熙・秦德純・李炘・陳希文・張吉墉・過之瀚等五人謁馮商酌。鄧・秦等夜十一時到新村晤馮，馮最初主張離開張垣則可，但絕對不願南行，且有寧可北上到蒙古一帶之表示。鄧・李請仍暫赴魯居住，婉轉解說，馮意始稍活動。迄夜三時，馮始首肯，並表示晤宋後即成行。秦德純即於十一日晨四時專車赴宣化，謁宋報告，宋氏因決定於十二日上午進駐張垣。秦氏當午返張，即晚七時中央軍鐵甲車兩列開抵張垣，十七軍八十七師副師長宋希濂同車到張謁秦，探詢消息。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半，宋氏專車，於大雨中由宣化抵張家口，軍分會常委蔣伯誠亦隨同來，車站歡迎甚盛，城內滿佈歡迎宋氏回察標語，各機關團體人員空城往迎。馮玉祥氏亦頭戴大草帽攜侍衛等到站。在候車時間，並由秦德純紹介，與八十七師副師長宋希濂一度接談。宋下車後，先向馮氏行三鞠躬致候，馮氏則着宋向歡迎者致謝。宋與往迎者逐一握手畢，即伴馮出站同乘汽車赴新村。聞馮宋在新村時，面容皆甚難過，馮氏更目中含淚，談話只及馮氏今後行止，馮表示即持前夜決定，准於十三夜或十四晨離開張家口。談畢，宋即赴車站登專車晤蔣伯誠，將馮意告知。蔣即日向北平報告，蔣氏以任務終了，十三晨晤宋後，即乘票車附掛包車返平覆命。馮氏原定十三日晝間即行，因宋挽留多留一日，而改於十四清晨離張。宋氏並決定親自伴送，專車即由宋氏回察時所乘之車增添數輛而成者。十三日下午四時即備妥靠站，馮之衛隊隨員亦陸續登車，入晚九時，站內戒備甚嚴，靜寂若死，此時馮已到站入一鐵悶車內休息。迄夜三時，馮率衛兵等在站步行一週，旋又返車，三時半宋偕秦德純・鄧哲熙・李炘・陳希文・張吉墉・過之瀚・張九卿等沿站登車，四時，馮之衛隊專車一列先發，馮宋專車即於四時三十分駛離張垣。

由張家口到濟南

馮氏十四日晨四時偕宋哲元專車離張，鄧哲熙・秦德純・過之瀚・李炘・陳希文等同行。六時過宣化，天已大亮，經康莊青龍橋略停，於十

時許抵南口車站。馮氏即到飯車與宋等共餐，飯後下車，同赴南口 亡將士紀念塔前憑弔。蓋民十四南口大戰，爲馮氏統率之國民軍犧牲最重之一役也。十一時專車離南口，即於下午一時抵北平西直門車站。到站迎接者有政整會代表何其鞏，軍分會政訓處長劉健群及門致中，沈克，程希賢等數十人。察德紳抵站後下車入城，何，劉，門，程，沈等登車相送。車中宋氏介紹劉馮晤談，半小時後到豐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派來迎接之鐵甲車一列已在站相候。因宋哲元氏擬送至黃村，故該鐵甲車先行，專車續開，於下午三時相繼到達黃村。馮氏換車後，於三時半開車，宋哲元亦即偕何，劉，門，程等折道返平，與馮同行者爲鄧哲熙，李炘，陳希文三氏，宋哲元則派張吉墉代送。專車四時許抵廊房，因俟隨行之衛隊專車到達萬莊，在廊房停留約三小時。該地爲民初馮氏任第十六旅旅長時之防地，故馮氏亦曾下車瀏覽，追溯舊跡。晚飯後已七時，專車繼續前進，過楊村北倉，天已昏黑，抵天津總站已萬家燈火，時正晚八時三刻。河北省民政廳長魏鑑，教育廳長陳寶泉，公安局長甯向南，馮舊部李鳴鐘，劉郁芬，林叔言等，並有樂隊在站吹奏歡迎。馮派鄧哲熙下車表示謝意，並謂馮略感風寒，不克延見至歉。專車在站停十餘分鐘，僅李鳴鐘劉郁芬及其兄道基等上車晤談。專車即於九時零五分轉津浦路南下。十五晨十時二十分，專車到德州，七十四師長李漢章等到站歡迎，站內戒備頗嚴。馮下車視察李部軍隊，連云「很好，不是一天工夫」，並取視憲兵連所持大刀，睇視良久。當邀李登車談話半小時，李下車。馮購西瓜二百，分贈隨行人員兵士。十一時二十分離德州，記者隨行，而就車中訪馮。據談察省軍事交宋，政治交中央，地方交人民，無多話可發表。余素主槍口對外不對內，故離察。察省軍隊不下十餘萬，除吉鴻昌檀自新張人傑方振武孫良誠各部外，餘皆奉吉黑抗日有功之義勇軍，轉戰冰天雪地，肉搏抗敵，其實力有七八萬者，有死傷殆盡，餘六七千人者。死者運至張垣，已肉腐臭生，慘不忍視，生者由余收容後，始易以單衣，令其沐浴，並饗以肉食。訓話告以祖宗田園墳墓皆失，何顏見地下祖先。衆皆大哭，誓死抗日，故一戰而光復察東，收復多倫。此次塞北抗日，只宋孫等數部亂打，即日軍亦大受挫折，可見我軍非不行，所慮者不眞抵抗耳。百姓養兵如養犬貓牛雞，然應各盡司夜捕鼠耕田司晨之責，軍人苟不抵抗，要兵何用。現國難日急，長此以往，不但黃河北危險，長江北亦不保。中國如肥肉美菜，人人願吃，試看全世界各國誰尚以人類待我國民衆。此誰之過，吾軍人何以辭其咎。中國目前最大危機，非民貧軍弱，而在家太不爭氣，都不以人類自待。深望國內智識份子竭力喚醒民衆，國家民族前途或有希望。余爲紀念抗日將士，十三日在張垣開追悼大會，並設陣亡將士紀念塔祠云云。午後一時過禹城，馮下車在站散步，巡視軍隊，並與鄉老簡單談話，詢人民疾苦。二時許過黃河橋，馮倚窗伏瞰，見黃流奔注，喟然興嘆。對記者談黃河已屆秋汛，今年潰決成災，淹沒數十縣，以不抵抗之我國形勢測之，吾輩將來能否再睹此水，未敢預料。繼見魯豐紗廠及中興分公司附近有多數貧民勤苦工作，馮嘆曰，魯豐潘復所辦，中興黎元洪所創。富者日富，官富而商，商富而官，誰念此頹貧民。詢魯省軍政，余未詳細調查，未便發表意見，但去歲余居泰山時，偶與村民厲吉功等六七人閒談，詢及魯政，彼曰很好。余問何以好，彼曰韓唯一好處是少要錢。現在的官只要少要錢的，即是好官。下午一時一刻車抵濟南，全市懸旗歡迎。車站內外以迄省府，沿途密布軍警，

警衛森嚴，閒雜人不准入站，即路員亦須佩符號。韓及冀政軍各要人全體到站歡迎，盛極一時。飛將軍孫桐崗及刺張宗昌之鄭繼成亦到站歡迎。馮車於軍樂聲中入站，韓等先登車謁馮，馮即下車，一一與歡迎者握手致謝，連說「驚動大家」。見鄭繼成時，手拍其肩。韓介紹孫桐崗見馮，馮說認得。對孫曰「你長大了」。韓請馮下車到省府休息用餐，馮即出站，與韓同乘汽車赴省府，到主席辦公室休息。馮接見各要人及孫桐崗等，次用餐，其隨行人員則在主席會客室用餐。飯皆四粗菜，吃餃子，韓請馮小留，看看濟南情形，馮首肯，當赴東大樓休息。馮在濟盤桓三日，十七日午後三時由濟專車赴泰安，韓等多人到站歡送，四時五分抵泰，縣長周百皇等多人到站歡迎。馮下車後，即偕隨行人等登泰山，住五賢祠，聞馮遊魯感想甚好，決暫住泰山，最近不他去，入京期未定。

今後察省軍事問題

自馮發出麻電後，所有張垣宣化間之軍隊，除原屬宋哲元部之彭團外，悉數開往張北一帶待命。吉鴻昌仍率部駐多倫，吉氏及張礪生・張慕陶等對此次察事解決，另有意見，且聞其態度最激昂，將來該部如何安頓，尚是問題。劉桂堂部在赤城龍關，方振武之鮑剛部，已由軍分會改編成旅外，張人傑亦將由北平軍事當局改編爲師，調駐柴溝堡附近。方本人由張垣移駐萬全，並派阮玄武代表一度謁宋，有所接洽。關於方部之安頓，殆已無何問題。至李忠義等部義勇軍，多已經軍分會編制，將來仍按舊章辦理。宋哲元十二日抵張垣後，翌日即分別派員赴各軍防地宣慰，着各在原防待命，聽候軍分會命令。聞當局對察省雜軍善後辦法，正籌議中，不日當可議定實行。其不聽命者，決行嚴厲處置。進抵宣化之中央軍是否前進，將來亦視情形而定云。

察省善後由宋負責

十七日北平訊，察省軍事善後辦法，軍分會十六日例會業經議定，仍按原議交宋哲元負責編遣。對於軍分會曾經點驗之張人傑鄧文各部改編固無問題，對方振武吉鴻昌各部，當局亦決定查考實際情形，設法收束，並曾有電分致方振武吉鴻昌孫良誠張允榮等，促來北平，共籌安撫，方等現尚無覆電表示，但察局善後已可望無問題。宋哲元因省親於日前赴津，十七日晚回平，謁何請示後，即偕秦德純回察復任。宋所提請中央派大員赴察協助辦理察省軍政善後事宜，十七日業經此間當局轉電中央及蔣委員長核辦，日內當有覆電指示。至宋哲元前請中央任命龐炳勳主察，或另派大員負責事，亦已先後經蔣委員長電平慰留，請宋仍繼續負責。茲誌兩電如下：

㈠（銜略）勛鑒：眞未電悉，察政接收順利，自應維持原議，以明軒兄回任，主察爲宜。前時明軒兄舉更庚（龐炳勳）繼任，可無庸議，已復電切實慰留矣。中正文（十二日）。

㈡（銜略）勛鑒：文已電悉，此次明軒處理察事，獨具苦心，擘劃周詳，實堪佩慰。察局初定，善後萬端，全賴明軒兄繼續努力，察局總以不更易爲宜。昨電亦已奉達。明軒兄仁慶在察，想一時亦不忍恝然而去也。中正翰（十五日）。

汪談仍將予馮名義

汪精衛於十一日飛廬山晤蔣，十四晨十一時離廬山，下午一時起飛，三時二十分抵京，曾仲鳴唐有壬均同來。汪在機場晤記者，余本擬昨

日回京，因風勢頗大，臨時改期，到廬後悉察事雖告解決，但多倫確於七日失守，(按據軍分會發表，多倫於十三日失守)，殊覺無限愴惋。現馮玉祥已接受中央所示各點，將察省軍政交宋哲元，但對中央所予名義猶未表示同意。此次在廬，將復與本人再三商量，復數次擬定不同之職位，請其肩負，亦未能使其恰意，故尚在徵求其意見中云云。南京十七日電，汪蔣在廬山關於政府請馮擔任之職務，曾擬得名義四五種，即全國水利委會委員長·林墾督辦·訓練總監等。現汪回京後與中央要人再經商酌後，正徵馮同意。現馮已到魯，此事可從容討論，汪頗盼馮能於最近來京一行。

馮之世歌兩電補誌

馮曾有世(三十一日)歌(五日)兩電，被當局扣留，未發表，現事過境遷爰爲補誌如次，亦史料也。

△**世電** (銜略)各報館轉全國民衆均鑒：頃接讀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儉日通電，不知兩先生愛祥如此眞切，祥雖不敏，敢不敬從。顧祥生性戇率，終有不得不爲國人告者。自民元以至今日，國人之苦內戰也久矣，乃者倭寇西侵，國土日蹙，熱河爲東邊之續，平津訂城下之盟，此何等時，此何等事，稍具人心，豈復容意氣用事，而置我國家民族於不顧者。祥悲憤塡胸，舉義邊塞，區區之意，亦欲利國家衛民族耳。微特無對內作戰之心，抑亦斷無愛國而反以禍國之理。故自上月號日出師以來，諸將士壯懷奮節，奮不顧身，旬日之內·克康保·克寶昌，克沽源，而多倫苦戰五晝夜，不惟河山已復，正義已昭，即祥槍口決不對內之宣言，亦已成爲事實上之鐵證。方謂伏屍流血事，見信於國人，而國再重光· 又何爲不可見諒於政府。乃纔決東征之議，旋來北進之師，電掣風馳·邊庭鼎沸·近且愈迫愈緊矣。勝雖不足言功·但勝亦何至獲罪。此固君主國家之所不可見者，不圖竟於我國民革命之政府見之，此眞千古奇聞，亦一人類變局也。謂祥爲抗命，則祥之所爲，與政府所標榜之長期抵抗，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者，果何以異。謂爲割據，則祥歡迎宋哲元回主察政，文電盈篋累箱。且察省貧瘠，亦斷非可以怡然自足之也。且我軍官兵尸裂於日僞軍死者，千六七百人，而政府不惟禁運傷兵，且抹煞事實。緩則誣之以赤化，急則迫之以兵威。縱祥有罪，而諸爲國受傷義士，抑又何辜。世有此人，人有此見，國之不亡，亦遲早間事耳。吾人抗日誠爲有罪，而克復多倫，則尤罪在不赦。祥知罪矣。亦又知居今日而言愛國，不自量矣，顧念國難之嚴重如此，而豆萁之煎迫又復如此，雖當局自鳴得意，但不審倭賊之視我民衆作何感想，而歐美民衆之視我國家，視我民族，則又作何感想耳。挑三摘四，民命已艱，骨肉相戕，雖勝不武。祥屢次宣言，一則抗日到底，一則槍口不對內，如中央嚴禁抗日，抗日即無異於反抗政府，則不獨軍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應得之罪，亦所甘心。至中央政權，因察省而分裂，祥殊不解，中央何以不使宋哲元回察，而必欲以武力消滅此抗日軍隊也。祥自興師抗日，迄今已六十七日，究竟赤化察省與否，與確保察東土地與否，事實俱在，當可見諒於國人。敬佈區區，唯希亮照。馮玉祥世(三十一日)印。

△**歌電** (銜略)前接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儉電，當於世日通電，誠懇答復。玉祥誓死抗日，原期對外犧牲，湔雪國恥，若因此反招致政府軍之討伐，釀成內戰，則不惟玉祥所不願見，抑亦國人所不忍聞。嗟夫，今日中國危殆極矣。河山破碎，災禍薦臻，正國人同舟風雨生死相依時也，豈容萁豆相煎，爲漁人造機會，益陷民族於萬刦不復乎。玉祥愛國，決不

忍以救國者而反以誤國，玉祥愛民，亦斷不肯以愛民者反以殃民。今願將曲直是非公諸萬世，爰自即日起，忍痛收束軍事，政權歸諸政府，復土期諸國人，並請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尅日回察，接收一切，辦理善後。玉祥舉義迄今，凡七十日，報國之力已窮，復土之願未遂，深愧無以慰舉國同胞之熱望。然抗日雪恥之念，愈挫愈堅，一息尚存，此志不渝，所可自信也。馮玉祥，歌。

偽軍又復進占多倫

軍息，軍分會方面昨各方報告，偽軍李守信部已於十三日上午十一時進佔多倫。聞軍分會當局以馮玉祥已離察南下，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部業已取消，察省軍政現已復歸統一，當即函知日本公使館武官柴山，請轉達日政府及關東軍，尊重停戰協定之精神，速將進佔多倫之偽軍撤退，以維和平云。

軍分會委員長接到多倫於十三日被偽軍李守信部佔據消息後，當即致函日本駐平武官柴山，請其轉達日政府及關東軍，尊重停戰協定之精神，將進佔多倫之偽軍撤退。茲聞柴山已有函覆何委員長，大意謂李守信軍原係駐多倫，內被共產系之馮軍驅逐，逃至熱河，今將其奪回，實爲維持該地治安，尤因該地尚爲共產兵匪橫行之處，頗與熱境治安以威脅，故無即將該部他移之意云。

馮離察後大局趨勢

馮離察後，華北內部，軍事上已無重大糾紛，察局善後，雖亦有棘手之點，但皆屬於通常問題之範圍，是以一般視線，又趨重於政治外交之全局。對於廬山蔣汪黃談話之結果，及宋子文歸國後之趨勢，俱表深切

之注意。茲聞黃委員長到廬山與蔣委員長連見三次之後，由蔣電邀汪院長來山，共同商討，其結果如何，外間不傳，惟知與談話內容，側重華北行政財政等關於北平政整會辦事必待解決之問題。至對於外交方面，黃有詳細報告，並請示中央意見，大體上蔣汪與黃，皆表一致。然詳細情形，仍有待於宋子文歸國後之共同研究。又外交部長問題，羅部長本已屢辭，想不久將見一解決也。黃因在廬山談話終了，將再晉京協商，然後赴滬，料理私事，並將送其夫人同莫干山養痾。計其再度到滬，當已在宋部長歸國之前後，故事實上黃之北歸，將在下月初，而宋歸之後，中央自將有重要會議，以決定外交上財政上全部施政之程序及綱領。現在南北各方面，皆極注意於此一會議之如何也。宋在歐洲，調査甚忙，但聞並無新的借款之事實。國聯技術合作，亦舊問題之繼續，不含重大意義，亦不能期待有何種迅速的發展。但政府方針，對於國聯在技術上之好意的援助，自欣然接受。在日本方面即最近目前亦尚有不少之問題。現在日軍撤退，只至長城附近，長城各口，尚不交還。又多倫近又被占。平軍事當局，在馮去之後，於本星期一曾以非正式的函件，向日本武官詢問。日武官之答復，則尚不得要領，其意似謂占多倫乃蒙軍之一種，而非日軍。此項交涉，大抵須待黃北歸之後，再作進行也。至於在平之何部長，現在以全力注意整頓軍隊，近頒布一種新編制，已通令各師，自本月二十四日起實行。其內容要點，只是改正連的編制，以原來連的規定，人數過多，現在休戰之後，應加修改，以便訓練。聞此項新編制實行後，每月可節約軍費七十萬元。至本月份，華北軍餉，何部長電請中央特予接濟二百萬，以後辦法，則候宋財長歸後定之。又察哈爾軍事善後，爲目前北平軍分會緊急待決之問題。

間馮在察所委任之師長，有六十餘，軍長二十四，總指揮七，名目番號之多，駭人聽聞。現軍分會決意命宋主席哲元負責整理。在目前形勢上，大抵先儘有械之正式部隊改編，馮所部約共有六萬人，最近期內留編者未必逾三四萬人。然即此亦增加財政負擔，勢仍不能作永久規畫看也。

宋電全國請賑察民

宋哲元於十六日通電全國，為察民乞賑，原文云：『溯自熱河淪胥，察省遂為國防第一線。禦侮大軍，扼駐各地，而義軍潰兵，又退入察境。供應浩繁，地方之担負已重。迨多倫失陷，抗日軍興，地狹兵多，百端羅掘，車畜徵發一空，人民逃避殆盡。流離顛沛，元氣大傷。現軍事雖告結束，秩序漸次恢復，但口北各縣，村落成墟，已成有地無人之境。鐵路沿線各縣，徵調頻繁，糧秣罄盡，萑苻遍地，民不聊生。以素稱貧瘠之邊疆，經此空前之浩劫，外而強敵未戢，內而餓莩載途，災情奇重，急待救援。哲元撫綏有責，施濟無力，覩此瘡痍滿目，憂心如焚。除電請汪院長，蔣委員長，並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派員來察勘災賑救外，伏乞大發慈悲，共濟艱難，為同聲之呼籲，拯垂死之孑遺。馨香頂祝感禱同深。宋哲元叩銑(十六)印』。

派羅文幹視察新疆

十六日中政會議，汪提議派羅文幹赴新疆視察，司法外交，在離京期內，由汪兼外長，鄭天錫代法長職務，當即通過。十七日函知國府，即日發表明令。據聞此項辦法係羅本人自願前往。兩月前羅即向中央建議，上星期汪二度赴廬，方行決定。已向滬購就爬山大汽車一輛，帳蓬乾糧雜物稱是。沿途安全事，前曾電徵邵力子朱紹良保護。邵力子復電，沿途汽車尚可勉行，而路實崎嶇，當令沿途駐軍，派隊保護。朱紹良復電，亦稱當沿途保護，惟盼能乘飛機前往。但羅以重在實地考察，乘飛機反無意味，故仍照原定計劃，外法兩部均派員同往。計外部為參事林桥賢，秘書于志昂，法部為秘書馮有眞，科長劉應霖及總務一人，隨員兩人。行期定二十後二十五日前必可首途。十七日下午，記者訪羅外長，據談此行赴西北，係在考察司法狀況，作改良司法之助。本來立法院現在擬議修訂刑法，以目前監獄狀況而論，各地監獄皆患人滿，而縱令增加監獄經費，犯人一旦期滿出獄，仍然生活無依，與社會之惡合化，如置冰桶之物然，出冰桶而置之陽光之下，必依然為熱氣所襄，於刑期無刑之旨仍不能達。故擬于修改刑法之頃，加入流刑一種，流犯入於西北邊遠之區，實際作移民之舉。本人特親往沿線觀察，本所得經驗，以供詳細辦法之釐訂。計取道豫陝甘而入新，遍歷新省邊境天山南北路。計在途約兩月，遍視新邊各地亦約兩月，共約期四個月，屆時任務終了，即乘飛機東歸矣。記者詢以沿途安全問題，羅謂無慮，吾人無錢，匪要我亦無用也。羅繼言日內先派員飛新，稍事預備，新省與俄所訂之商約，現亦另鈔一份，以供研究。一星期內準可成行，沿途所需汽車及皮帳乾糧等，均已預備就緒，不怕吃苦。又羅談及俄使過訪事，謂俄使昨曾來訪，談中俄互不侵犯約，俄使表示願意進行，並擬向中國提一草案，惟迄十七日下午尚未到，想與普通之不侵約內容將類似耳。

國府十七日令：外交部長兼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幹，出巡新疆，所有外交部長職務，以行政院長汪兆銘暫行兼署，此令。

戰區善後之近況

戰區善後，在迤邐進行中。平榆已通車，遵化等縣亦接收，然情形之委曲遷就，不待言矣。

北寧恢復平榆通車

北寧鐵路接收唐榆段路權，最初因偽國「奉山路」對接收後聯運上有種種要求，而事實上吾方既不承認偽國為對等地位，自不便與偽路有

轉運之舉，故由殷同氏偕北甯秘書長徐靖再度出關，根據大連會議，要求將路權收回。關內日軍既全數撤退，關東軍於交回路權，亦視爲當然之舉。殷徐二氏之使命，遂得告成。關於接收手續，亦略有接洽。二氏入關後，即令在秦皇島待命之洋員及運轉課長，劉鍾秀指導沿站原任員工，預備接收，總局爲愼重起見，特派總務處長邱宏勳‧庶務課副課長朱沛，及運輸處員司數人，於十三日下午五時二十分乘九次車赴唐山。十四日晨零時由唐山特備接收專車東開，逐站視察接收情形，僞奉山路在唐榆段之管轄權，至是夜十二時宣告終止。因鐵路係用二十四小時制，故算至二十四日二十四點爲止也。過此即爲北甯權力恢復之時。北甯路唐榆段各站員工，離職者甚少，在僞路佔用期間，各站事務，亦仍由舊人執行，僞路祇自印各站車票發售，除在大站派正站長一人外，執行事務者，亦均舊人。在此將近三個月之期間內，各站北甯員工，所有薪金，仍由北甯總局按月發給，從未間斷。僞路雖用北甯員工爲其服務，但並不給予報酬，故此次接收，極易着手，因各段站工廠均在北甯員工維持之下，故略無損失，僞路亦未擅動。唐山機工廠‧山海關橋梁廠，均于此次同時收回，在僞路佔用期間，每日祇往返通車各一次，貨車極少，開駛運煤車，每日均仍照舊往返于唐山秦皇島之間，共有七次，應用運費，則暫時記帳，並未向僞路交納，所有記帳欠欵，亦將於接收後照數交付北甯。故北甯路之損失，據實上言，並不甚鉅。

北甯路接收唐榆段之專車，於十三日零時由唐山東開後，黎明即抵榆關。該站公事房多數被日軍及僞路借用，刻正由接收人員分別點收。此次接收專車，不過爲視察性質，故沿站不多躭擱。邱氏抵榆後向總局報告，稱各站均已恢復工作，所有行車之電報電話，亦一律修竣，山海關唐山兩工廠，亦同時由舊有人員恢復工作，全路機構，均已恢復事變前之原狀云云。十三日由榆關西開之第八次客車，按照舊定鐘點，於上午五時五十分開往北平，因沿站小有躭誤，抵唐山時誤點約兩小時，又下午三時四十五分之二十次車，亦按時由榆關開往唐山，由唐山開榆之十九次車，亦照點開出。十四日起恢復由平開榆之第三次由榆開平之第四次特別快車，十五日起即將唐榆各段應有往返各五次之快慢客車，一律恢復。北戴河至海濱避暑地之客車，十三日起亦已恢復，並增加次數，俾與已恢復之各次車銜接。唐山以東日本關東軍已全數撤盡，祇餘少數歸天津日本駐屯軍指揮之憲兵及步兵。除秦皇島山海關兩地，係辛丑條約准許駐紮之兵，仍保持舊狀外，其唐山昌黎之日兵，亦須撤回天津。

接收榆關 尚無把握

臨榆縣署自接收海陽鎭僞縣署，即移秦皇島借地辦公。當上月二十九日接收之時，山海關日本守備隊長落合推稱關東軍各機關均設在榆關城內，俟該軍撤退後，縣署即可移入。接收委員劉石蓀十四日晚到榆，與落合守備隊長接洽，臨榆縣已準備明後日遷回榆關，並接收各機關。據唐山十六日電，榆關接收問題仍在交涉中，臨榆縣署一時尚難遷回。天津日駐屯軍在北甯線唐榆部隊分兩段長期守備。灤州至榆關歸落合少佐擔任，唐山至灤州歸淺間少佐擔任。

遵化興隆 兩縣接收

遵化縣長關恩霖於十一日晨自平出發，經唐山赴遵化接收縣政。興隆縣長李應亦於是晨由平出發，經通縣赴興隆接收縣政。惟該縣所轄地區一部在長城以外，因有停戰協定限制，恐不能全部順利接收。至都山設治局長則已委計懺充任，事實上難往接收。惟政府方面又不能默認放棄，故委定局長，待機前往接收。至遷安縣則已接收竣事云。

或將設置 行政專員

接收戰區各種事權，自北甯鐵路恢復通車後，大體已近完竣。其中行政權與警察權隨各縣接收時恢復，交通權之電報電話鐵路，由主管機關在劉石蓀委員協助之下接收完竣。天津電話局管轄之北甯線沿線商用長

途電話，亦已恢復通話。在中日委員大連會議決定之一切中國主權，均恢復本年一月以前之原狀。就半月來逐漸恢復之結果，似已達到會議所決定之程度。當局者得此結果，已算煞費苦心。因此次停戰所包括種種綜錯複雜問題，頭緒極繁，遠不似上海停戰撤兵之簡單。而塘沽協定，因事機急迫，但期保全平津，故條文簡略，不敢求詳，一旦實施，難題不免百出。吾方在當初固認日軍爲交涉對手，但事實上有許多問題，涉及僞國及僞軍。日軍於此，一面慫恿僞組織向我刁難，一面向我方虛示殷勤，爲見好地步。我方處此三角關係，當事者乃大感困難。對僞國固不敢稍著接近痕跡，致貽外交大害，對日軍亦不願多領人情，授將來索報之柄。爲適應此種困難，故有戰區接收委員會之組織，利用各委員之私人活動，避去正面交涉，趨重曲折商量，乃得有今日結果。自從長城線外之興隆縣得以接收後，該委員會之使命，即算告成。惟戰區包括二十一縣之多，有若干縣份，接近日軍佔據之關外區域，而北寧鐵路沿線灤東及灤河上游，亦均隨時有與日軍發生交涉之可能。即其餘各縣，因無國軍駐紮，縣政府之權力，失一後援，在維持治安上，當然時有困難。此類縣區，總不免有界於特別地位之感，故將來行政組織非有特別表現，不足以振起官民之精神。若僅以縣長履任即認爲主權已復，便可無爲而治，則此若干縣份，以現在已經種下之禍根亂源，已足以使之變成土匪淵藪，毒品來源，小之貽害地方民衆，大之授野心者干涉之口實。故據政界消息，近來對戰區各地情形略有研究者，對當局主張特設行政專員一人，使分負灤東平北兩路各縣一切措施指導監督之責，均深表贊同，並切望實現。根據戰區各縣目下情形，因隨時有與日人發生交涉之可能，故此項專員須有外交手腕，且明悉日本情形，擅於應付者爲宜。因各縣既無國軍駐紮，保安隊人數有限，非運用適當，難收剿平土匪，維持治安之效。故行政專員，又必須明悉兵事，現在日軍引用辛丑條約在唐榆段長期駐兵，不啻種下將來糾紛之種子。駐熱河之日軍，又要求自由使用灤河水路及灤州經冷口通熱河之汽車路，運輸給養。日商更組織國際運輸公司，除包運上述之熱河日軍之用品外，更濫載貨物，往來灤州熱河之間。僞奉山路，亦迄未放棄關內外聯運問題。駐榆關之關東軍第八師團部隊，更要求延期於十月底撤退。唐榆沿線各城鎮，日人營業本已不少，近益加多。凡此種種，均易生未來之惡果，其事斷非某一縣長所可負責。省府政務紛繁，又勢難爲戰區各縣，特加指導，故亟宜特設行政專員，以分省府之勞。大致此事候黃委員長于主席北旋後，總須見之實施云。

黃河氾濫多處橫決

天災人禍迭相演遞之中國，於戰區接收未竣察局將告解決之時，黃河洪水又復多處橫決。對外既不自强，內政一任歉收，災害之來，有由然也。

蘭封段首告潰決

開封十一日電，十一晨蘭封段黃河由蔡樓鄉小新堤潰決，順故道而下，水與堤平，現已稍穩，不至潰泛。黑崗鄭汎兩處，各有千餘人搶築，汴垣亦無大危險，惟六門準備封堵之麻袋等仍堆積如山。從十日午後迄今，往來黑汴間載物汽車已減，水落三尺，從事修築護城堤，人心較安定，咸怨河務局平素不知準備，臨時倉皇失措。開封十二日電，蘭封新堤決

口，寬百五十尺，曲興集以北村莊全覆沒，淹斃千餘人。哀寨後南北堤決開三口，水入考城，城中已有三尺餘深，北關外水深丈餘，民衆待救孔急逆水流入歸德境，黑崗水落一尺。十三晨五時，三十五師大部出動，赶築護城大堤，以防秋汛再起，中牟上汛七堡二壩全塌卸，八堡三壩全塌十二丈長，三丈寬，四壩全塌十丈長，四丈寬，六壩全塌四丈長，四丈寬。祥河上汛一九十堡頭二壩塌亦多，工程緊急。中牟有千人黑崗千七百人赶築堤壩。

汜水溫縣一片汪洋

鄭州十日電，九日夜十二時，黃河水飛漲八尺餘，與平漢鐵橋平，電線全淹沒，刻仍續漲，水勢兇猛，鐵路上水勢極大，村民拆路基丈餘，使水向東流，鄭州以北之南陽車站，平地水深八尺，平漢一二次及十一十二次快車均在黃河南北岸折回，南北交通斷絕。汜水河水出槽，漫堤外頃，全縣一片汪洋。裝載難民數千餘人之帆船數艘，因浪大沈沒，難民全遭滅頂。溫縣四郊盡成澤國，城內關閉，居民延頸待援。

升屋緣樹災民待救

鄭州十三日電，河水高漲，自孟津・虎牢關外漫，武陟・孟津・溫縣・廣武・滑縣・汜水均相繼漫淹，凡距堤較近村莊，無一幸免。被災村民相率緣升屋頂或樹梢，以圖苟安，糧米柴草均遭漂沒，日久將有垂斃之虞。其逃出難民代表十二晚到鄭轉汴，向省當局呼籲，從速救濟，免同歸於盡。省府聞訊，已委定萬雞劉耀揚分赴上述各災區，辦理急賑，並視察各區狀況，以爲救濟基礎。萬劉十一晚由汴抵鄭，劉乘原車赴孟津武陟溫縣，萬因黃河鐵橋第七十七孔完全爲激流冲毀，水流過猛，其他各孔梁基搖動甚厲，不能通過，擬十四晨步行赴滑縣廣武災區救濟。

蘇皖豫聯合防水

鎭江十三日電，豫主席劉峙頃電蘇省府云，黃河暴漲一丈四尺，各堤溢水，眞（十一日）達蘭封城下，恐走黃河故道，下流人民財產關係重要，希即設法防禦。蘇省府准電後以河水達蘭封，即到故道，蘭封以下無高原阻隔，故道舊堤又已損毀，勢將漫溢。當以事出萬急，已急電中央，迅派大員，並電請導淮委員會及皖豫兩省府，各派專員會同蘇省專員，即日前往勘查防堵。同時限令銅山專員赶即召集銅豐沛等縣人員，急速防堵，並將水勢情形電報來省，以憑參考。

黃河鐵橋破壞情形

黃河鐵橋經洪水冲壞，據漢口十四日電，平漢路局接工務處長視察報告，黃河橋七十七・七十八兩洞東移數寸，橋面尚無大損，各橋基估計須拋疊石五萬噸護脚，再略加修理，即可通車。路局已在採運中，一週內可竣事。又十六日電，平漢路十六日已售北平票，計此次黃河橋受損，路軌被毀，上下行列車自九日起至十五日止，被阻一週。據路局計預，平均每日損失六萬元，連同修理工程，損失共達五十萬元。至黃河橋中段傾斜，修理工程甚鉅，需費不貲，現鐵部已派設計科技正吳啓祐至鄭州，轉往黃河勘查橋身。

行院議決救濟辦法

十五日行政院會議，討論魯・蘇・豫各省府先後電陳黃河暴漲，請飭籌堵築施放急賑案，決議㈠着陝・豫・冀・魯・皖・蘇各省府聯合防堵，並籌賑濟。㈡呈請國府，飭黃河・導淮兩委員會會同各該省政府，切實辦理。㈢由財政部在前經決定撥交揚子江防汛委員會款內將未付之欵先行酌量移撥。黃河水利委員會定九月二十五日在開封省府宣誓就職，李儀祉已通知魯・冀・豫・晉・陝・綏・寧・甘・青・九省建設廳長，屆時至汴出席。汪以黃河暴漲，迭接各省府報告災況，行政院自不能不妥籌救濟辦法，但以黃河水利會隸屬國府，行政院不能直接指揮，于搶險及救護事宜，辦理甚感不便，將請中央將該會改歸行政院直轄。

魯西蘇北同告危急

徐州十七日電，十七日酉刻，魯西黃水入豐縣，由豐屬華山東流入沛，徐州環城黃河故堤，西起臥牛山，東至雞嘴壩，長十餘里共缺口七處。第七師兩團一營督民夫修西口三處，八十八師兩營築東口四處，在搶堵中。又顧祝同據韓復榘銑電，令銅蕭豐沛各縣速協助碭山縣長搶堵，以維蘇北萬民生命。聞沛縣屬微山湖，沂河，六塘河兩岸水漲尺餘，尤慮浩劫，希集民夫補缺防險，着遵照電復云。聞水頭有浸黃口之勢。

韓電中央籲請急賑

濟南十七日電韓復榘連電林•蔣•汪及內政部，報告冀豫決口，水流魯西慘狀，菏曹各縣一片汪洋，連日大雨，菏澤新築各埝全潰，溢水抵護城堤，平地水深三四尺，城西南盡成澤國，田禾淹沒，村舍傾毀，人民淹斃，及無衣食難民極衆，西部乾河四道均滿貫。黃河溢出，至魏家擁合東下，貫菏澤北部全境，東趨鄆野，水旺飛流不已。曹縣水尤大，平地水深數尺，定陶單縣均被波及。隨堵隨潰，搶護爲難。且冀豫黃河南岸險工尚多，若續決，非特魯西數十縣盡成澤國，且恐橫斷津浦隴海兩路，奪運入淮。除飭被災各縣拼力防堵外，請飭冀豫速堵決口，並請急賑，以救民命。另電中央賑委會，請急賑魯西災民。又電于學忠劉峙，請速籌堵口辦法

中東路談判之延宕

日僞俄之中東路談判，自第六次會議僵局後，復轉入私人會商方式，而不得解決如故，俄方固利於交涉之延宕也。

二次私人會商內容

東京十二日新聯電，售路交涉之第二次私的折衝，於今晨八時半舉行，會後俄方發表內容如下：「本日舉行之俄日雙方私人的會談，蘇俄代表對於審議會應佈兌換紙幣關率問題，已於原則上之受諾，並提議下回會談，由「滿洲國」方面對於兌換率提出具體案，同時並同意於今後會談之際，除出售價額問題之外，並審議與其有關聯之諸問題。又會談之時，認爲不直接審議，而將其付託委員爲適當，故此乃決定爲審議諸問題而組織一委員會」。

俄報揭破日閥陰謀

莫斯科十四日電，「眞象報」評售路會議開會六星期事聲稱，蘇俄欲穩定俄日關係之堅決意嚮，在日本重要人物方面，未能獲得響應。蘇俄知談判之失敗，並不在鐵路價格之規定，而爲東京之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勝利之結果。「眞象報」稱，日方反對談判者，對於蘇俄近頃外交政策之成功，感覺失望。彼等擬藉蘇俄遇有國際困難時，賴售路問題，而引起俄日關係之決裂。倘使日外務省不欲促進售路之妥協，或滿代表不擬用事務精神，討論價格問題，則係日「滿」政府顯欲按照軍閥理想，決心使談判破裂云。

美日對立愈演愈顯

美日之對立形勢，愈演愈顯，本週情勢仍有發展。

美海軍設西岸根據

東京十一日新聯社電，美海軍大擴充之結果，墨西哥之馬格達列那灣，將設置根據地之情報，極惹起各方面之注意。就中尤以日本海軍當局，對其推移極爲重視。蓋美國海軍一九零八年以來，察知此馬格達列那灣之重要性，一九零八年美國世界一週艦隊出發前，在該灣約舉行一個月之訓練，其後亦常在該處寄港。去年上海事件發生，當時亦有同樣之情報傳出，即去春之大演習，亦以該灣興亡之想像下而施行。又馬格達列那灣，距太平洋下列主要根據地之哩數如下，「距巴拿馬二四三〇哩，綠杉磯六七〇哩，舊金山一〇三〇哩，夏威夷四八六〇哩」。

東京十一日電通社電，據可靠方面消息，美政府爲圖在下加州，設置

美海軍根據地計，刻正與墨西哥政府暗中進行此項之交涉。按美擬在該地設置大規模之根據地，似意在增厚美海軍在太平洋作戰之勢力，故頗爲各方面所注目。

發覺謀殺駐日美使

東京十五日路透電，今日軍事法庭繼續審訊參與上年五月十五日暴行案之青年海軍士官時，發覺諸陰謀者，當時曾嚴重考慮暗殺駐東京美大使·美領事·宇垣大將，及海軍大將數員，並以海軍飛機襲擊東京。其圖暗殺美大使者，蓋冀促成日美戰爭，因以清除海軍中之抱自由主義者，而鞏固反對革新派之手腕。其圖以飛機襲擊東京者，冀擾亂人心，藉以建設軍人政府云。

日本海軍最後操演

東京十六日路透電，日皇今晨九時乘艦，離橫須賀，參加日海軍最後之操演。此次參加之戰艦，約百餘艘，均爲日海軍之第一流戰艦。日皇約於二十二日，返橫須賀，二十五日，在橫濱口外，檢閱全體日戰艦。按此次海軍操演，共分三期，其第一期已於六七月間在熱帶操演，第二期則爲日海軍之主力戰艦隊，在小笠原羣島附近準備作戰演習，第三期則爲作戰之操演，將於十九日左右舉行。由永野中將率領紅隊戰艦，抵禦海軍大將小林所領導之藍隊戰艦之進攻。同時在戰爭時期內，其他海軍戰艦，則在日本台灣朝鮮各海軍根據地演習防守工作。故此次操演，海軍省所指揮下之全部軍艦一百八十四艘，均一致參加演習。

蘇俄空軍將大操演

莫斯科十五日電，八月十八日已經蘇俄政府明令規定爲「空防紀念日」，蘇維埃全國各地官民，屆時一律舉行擴大慶祝。是日所有製造廠工廠以及學校，並其他公私機關，全體停工停課，以便工人學生有參加慶祝之機會。按此紀念日之成立，完全爲喚起國民注目，保護市民抵抗空中轟擊之重要。是日蘇俄空軍將全體出動，參與空中大操演。日此航空操演，將特別重視列寧格勒與烏拉山區，緣以上兩處，爲蘇俄軍事實業之中心，故其領空防衛尤爲緊要。將來之蘇俄大航空操演，並將擴充至於遠東地方之上空。現在亦有可堪注目之事件，即日本方面，似已適合該國空軍，於同日在滿洲航空界行操演，此乃報界傳出之消息云。

德奧糾紛仍未和緩

法防德黨增兵戍邊

巴黎十一日路透電，法國鑒於德國棕衫黨員，越萊因河國際艇橋，侮辱稅關人員，故已增厚萊因河之駐兵，以防再有同樣事件發生。慕爾好斯之戍兵，今日有一部份調防胡林格坎白斯恰蘭浦邊界並保護電氣廠，東邊現已布成防禦新線云。

德奧交界屢有衝突

史特加十二日路透電，德奧邦交，近因種種發展，已甚緊張，乃今日又發生一事，使兩國間關係，愈臻惡化。德國威登堡省長孟賽爾博士，越過邊境，奧兵竟向之開槍射擊。尹斯卜魯克十二日路透電，今日德奧交界克洛白斯垣附近，又有發生衝突之說。聞巴凡利亞兵一隊，越過邊界，向奧國邊兵三人射擊，奧兵即回擊之，未幾向巴凡利亞退走，衝突時，巴兵有三人受傷，少頃巴兵復向防守火藥局之奧兵射擊，但未傷人。至德國威登堡省長孟賽爾博士越入奧邊，爲奧兵槍傷之說，迄未徵實云。維也納十三日哈瓦斯社電，星期五夜間，由柯羅本斯坦城來武裝人一組，闖入奧境，攻擊駐該處之奧國衛兵。奧衛兵還擊，傷及德人二名。該地又發生一事，由巴凡亞里境來，槍擊駐守一市政商店之衛隊。

奧報發表德黨陰謀

維也納十四日路透電，今日政府機關報發行特刊，內載德國法西斯黨所定制服奧國及攘奪奧工商業之詳細計劃，以極大之字標題曰「仇奧之陰謀」。據該報稱，此項計劃書乃在檢查之郵件內發見，是證德國現方利用維也納德使署，爲違法傳信之媒。所載之文件中，至惹人注意者，爲德國西格勒男爵之說帖，主張予奧國以商業利益，以博奧人之歡心。據謂欲以強迫之和平，加諸被征服之奧國，實不可思議之事。此徒足引起奧人

之受國主義，且德國未必能於新時代戰爭中獲勝。故法國化與西方化之奧國實業，向恐德國將加以吞噬者，宜藉德人之貿易，而達繁榮之希望引動之云。

希忒拉遭邊幾不測

曼遲克十五日路透電，今日德總理希忒拉乘汽車，經過奧國與巴凡利亞之邊境時，幾遭不測。事實之眞相，現尚未査明，但知當希忒拉汽車開過後，其後隨之車，突然傾覆，而希忒拉之副官勃魯克諾，竟由車中拋出，致一臂已斷，內部受傷亦重，恐難復元。希忒拉之姪女及其妹亦受傷。玆悉希忒拉所行之路程，係出發時決定者，故其政敵，決不能預知其行蹤，其遇險一節，乃事出偶然云。

古巴總統被迫去職

麥加多被迫而出走

紐約十二日路透電，衆料麥加多現擬於今日午後，參衆兩院集議大局時請假，藉此下台，國會必予同意，自無疑義。如氏仍戀棧，則其生命過危險。因古巴空軍已發言恫嚇，聲明苟不辭職，當轟擊總統府也。氏之鐵腕，已爲過去數日中事變所摧殘，在接此哀的美敦書時，不能自持，黯然淚下云。古巴首都十二日路透電，在過去數日內，爲世人注意之古巴事件，現有迅速結束之趨勢。今日古巴國會，已接受麥加多總統之請假，此爲麥氏和平屈服，以順民意之最後辦法。又電，麥加多已乘機逃往巴哈瑪羣島之那索鎮。

麥加多

新總統塞斯貝特斯

古巴首都十三日路透電，塞斯貝特斯博士被舉爲臨時總統之消息發表後，其住宅忽遭機關槍之射擊，但除衛兵二名受重傷外，屋內並無何人受傷。現信放射機關槍之汽車，必載有前總統麥加多之秘密偵探，但該車在未被人認淸前，即已離去。今日自由黨宣稱，彼等雖贊成塞斯貝特斯爲總統，但不願加入其內閣云。古巴形勢，雖已較靖，但戒嚴令仍未取消。據現時之統計，於最近之騷動中，約死四十人，受傷者二百餘人，當日昨軍隊未奉命進佔首都前，政府領袖之住宅，有五十餘處，均遭搶劫。今晨塞斯貝特斯宣誓就臨時總統職，其後對記者稱，彼願建設一國民政府云。古巴首都十四日路透電，今日新總統塞斯貝特斯博士，已組成內閣，由本人自兼國務卿一職。渠拒絕各舊政黨參加內閣，現時有美艦三艘，奉羅斯福之命，駛往古巴，保護僑民。華盛頓方面盛傳，此乃曾於事前獲得新總統之同意云。

蘇俄與烏拉圭訂交

莫斯科十三日塔斯社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本月十二日接得烏拉圭共和國外交總長馬諾氏來電稱：『敬啓者，鄙國政府鑒於烏拉圭與蘇聯之貿易日臻繁重，決在貴國設立一永久外交代表團，同時，鄙國政府提議與貴國政府訂立一商務協定，並希望貴國政府對之持取圓滿態度。』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克列斯金斯基於八月十三日電覆烏拉圭如下：『敬覆者，鄙國政府對貴國政府決議，深覺慶慰，同時鄙國政府亦願設一外交代表於芒特維都，鄙國政府對貴國政府提議舉行一訂立商約之談判一節，亦予接受。』

國聯召開小麥會議

日內瓦十六日哈瓦斯社電，國聯秘書處經阿根廷・澳大利亞・坎拿大及美（小麥出口主要國家）之倡議，向下述國家發出請柬，於本月二十八日召集小麥出口及進口國家會議。計有德・奧・比・保加利亞・英・丹麥・西班牙・愛沙尼亞・芬蘭・法・匈牙利・愛爾蘭・義・拉志維亞・立陶宛・挪威・荷蘭・波蘭・捷克・葡萄牙・羅馬尼亞・瑞典・瑞士・南斯拉夫・及蘇俄等國。該會在世界經濟會議之範圍，討論小麥之出口及進口，並擴展四大出口國在倫敦已成立之協定。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起
至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止

（記者）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五

▲汪兆銘乘飛機赴廬山，商華北善後各問題。

▲沈鴻烈由魯到津。

▲黃河洪水，蘭封段由蔡樓鄉小新堤漫出，順故道而下。

▲遵化縣長關恩霖與[illegible]縣長李應自平出發接收縣政。

八月十二日 星期六

▲宋哲元抵張垣。

▲蔣中正電令各路剿匪軍及各省縣政府，負責緝匪，臨陣畏縮者處極刑。

八月十三日 星期日

▲平榆通車恢復。

▲于學忠抵廬山謁蔣。

▲黃河續有決漫，考城荷澤曹縣被淹。

▲偽軍李守信部復占多倫。

八月十四日 星期一

▲馮玉祥晨四時離張垣，晚過津赴魯。

▲汪兆銘自廬山返京。

▲孫殿英抵太原。

▲滬菲飛行試航。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駐「滿」大使兼關東長官刈菱大將自東京出發赴任。

▲晚十時四十分福州地震一秒鐘。

八月十五日 星期二

▲馮玉祥晨十時餘抵濟南。

▲黃紹雄抵太原，與閻錫山商華北大局。

▲太平洋國際學會在坎拿大班府開幕。

八月十六日 星期三

▲滬菲試航機午後三時半安抵馬尼拉。

▲中政會通過派羅文幹赴新疆視察，司法外交，離京期內，由汪兆銘兼外長。

八月十七日 星期四

▲黃郛由滬赴京。

▲馮玉祥抵泰安。

▲中國科學社年會在重慶開幕。

▲府令，派羅文幹出巡新疆，外長由汪兆銘暫行兼署。

論評選輯

整理平北灤東之五要點

平北灤東各縣開始接收已逾兩旬，尚未竣事，而榆關及都山興隆兩縣問題，仍懸而未決。散處各地僞軍雖多已集中聽候改編，但彼等本爲烏合之衆，攜械潛逃，勢必不少。當其自稱成軍之時，民衆已不堪騷擾，若三五成羣，流而爲匪，爲患更大。我在各縣雖有特種保安隊，但人數槍械俱受限制，一遇大股土匪，便恐不易戡平。現時薊縣懷柔等縣，盜匪充斥，接收已感困難，統治更覺棘手。日本自劃平北灤東爲非武裝地帶，以爲關內有此緩衝區域，則東北四省可以高枕無憂。今夏青紗帳起，關外義勇軍未能活潑動作，即因關內缺少聯絡，而交通要隘，已在日軍掌握，縱有慷慨悲歌之士，亦徒扼腕歎息而已。中央當局已明白承認在當前國勢之下，說不上抵抗，收復四省，只得暫行擱起，然一觀平北灤東情形，亦可遽容吾人作太平之妄想乎？長城各口及榆城誰屬，關係重大，今且不論，而已接收各縣，如何剿辦土匪，肅清漢奸，恢復民力，整理庶政，皆非苟且敷衍所能收其成效。微聞平北灤東將設兩處督察員公署，監督所屬各縣政務。此乃縮小省區之一種變相辦法，又爲處理特殊區域之中間機關，倘能任用得人，未始非適當方案。惟吾人所希望於華北當局者，於設立機關之前，必須先認識其機關之必要及其所應有之權限與職責。倘機關設立矣，而所付予之者，僅爲承轉之責，是等贅瘤，不如不設。

依吾人觀察，平北灤東經大戰之後，殘破凋敝，目不忍睹。苟非根本改造，則當前災難既無法救濟，而未來隱患更不能消弭。今後日本必以曾施諸東北者，施諸平北灤東。利用不完全之停戰協定，事事干涉，處處暗算，自在意中。密布間諜，窺我內情。收買漢奸，亂我民心。此等慣用手段，乃日本所自鳴得意者。平北灤東民智本低，一遭誘惑，難保不爲所動。況戰亂甫平，百業蕭條，政府救濟倘無實惠，則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被人利用機會更多。凡此隱患，皆非從改造政治入手，決無成效。吾人恒覺我國省區廣大，本不易統治，則爲適應時勢需要，劃分特別區域，設置專員負責，自屬得計。是以平北灤東設立督察員，監督一切政務，於改造政治，增加能率，必有成効。惟吾人所憂慮者，督察員若於實際上無負直接指揮行政之責，則設置目的，仍難貫澈。遜清省制，非不於省之下，設置道制，唯所謂道台者僅爲承轉機，事實上不能自出主張命令府縣執行，故終清之世，而不能發揮道制之效用。民國初元沿用清制，各省仍設道，未幾即廢。道歸省管，則道之不能有充分權力，無待智者而後知。今之督察員名雖非道，而事實上與道等。若仍沿襲舊制歸省管轄，事事聽省

府指揮，則其結果必流於承上轉下而已。吾人對於當局設置督察員之意，尚未明瞭，無從懸揣。既設立矣，則不能僅付以消極的監督之責任也，明甚。

在條例未公布之前，姑假定其為有自由處其轄境內政務之權，則督察員所應為者，究為何事。平北灤東兩督察員之職責所以異於普通行政機關者，蓋具有與日本辦理地方事件交涉之責任。日本於占領平北灤東之後，其軍部已密使在鄉軍人在各衝要地方，佯設各種洋行，明為經營商業，實則暗賣毒物，刺探軍情。時時必利用此類無賴，與我為難。此中應付，苟非有專員負責，縣長必感困難。此種交涉職責，可置弗論。吾人所欲言者，為民政方面。平北灤東今後雖成為國防點以外區域，但我若布置得當，尚可補助國防線所不及。第一點須開闢交通幹線，使衝要各縣皆有大道直達平津。此在平時既在促進產業之發達，在戰時又可補助運輸。尤以平北一帶缺乏鐵路，則修築道路，更為必要。現時工賑計劃尚未實行，倘能劃撥相當款項，確定路線，剋期動工，則半載之內，平北灤東之交通，定可改觀。第二點須獎勵地方產業，使二十餘縣民力悉可充實。冀東八縣本為河北工商繁盛之區，遭此大劫，恢復必難。當局果能使原有者，速復舊觀，未舉者力謀創辦，利用各地土質原料，振興各種農工業，則平北灤東或不難煥然一新。吾人或可利用平北灤東之特殊情形，而應用新理想，計劃模範都市，事實上亦當有充分可能性。事在人為，無所謂難。只有向此目標邁進，終能到達。第三點須整理租稅，使人民負擔不至超過力量。河北省府豁免戰區租稅，已見明令，但吾人猶嫌不甚徹底。所謂營業附稅於陷落之日起至收復之前一日止，一律免徵，此屬空言，於民無惠。豁免租稅，休息民力，必須於收復之後，一年之內，悉行豁除，方有實效。若謂影響省庫收入，則由中央彌補之，何必重加諸劫後災黎肩上！督察員公署成立之後，應切實補救之。第四點須普及教育，使一般民衆徹底認識外患之由來，增長民族之意識。提高民智為抵禦外患之重要前提，普及教育為提高民智之基本工作。漢奸遍地，由於智識太低。一遇誘惑，即被利用。長春集團，病皆在此。平北灤東既成敵人活動最盛之區，則提高民智實為刻不容緩之要圖。第五點須刷新政治，使人民咸瞭然於政治乃為民非害民，而後國家觀念始能油然而生。治民之道，空言不如實例。千篇文章，不如一件小事。事果惠民，則民愛戴之。事苟禍民，則民仇恨之。收復民心，最有必要。漢奸之多，基於民衆無識者半，基於政治腐敗者亦半。今後倘不知從力行善政着手，則平北灤東我僅有其名耳。上述五端，僅為粗枝大葉之意見，然提綱挈領亦不外是。吾人所期望於華北當局者在此，所期望於兩督察員者亦在此，此所以於未立之前，預為一言以告之也。

（錄七月十一日北平晨報）

◇　◇　◇　◇　◇　◇

自愛愛國之消極精神

最近道路傳言，有謂前大總統徐菊人氏，密赴東省者，其說離奇，一般不信，茲果已證明為無根之謠。蓋其人明明在津，昨日尚有人親見之也。徐氏自皖直戰後，卸職來津，十載閉門，不問政治，凡關國務，從未發言，以是一般社會，殆久已忘其存在。此自一方言，或可證明其無羽黨，無勢力；然而以下野退隱之立場衡之，則徐氏之丰采，即極值國民之稱讚

○何也？新陳代謝，物理之常；中國處五千年未有之變局，舊人舊法，本不足以應付，果自悟無力，義應旁觀，不能利國，勿更擾之，凡從事政治者，應有此良心與覺悟也○徐氏在位之日，正値歐戰之衝，自參戰至華府會議一段落，爲其任內所主持，自大體言之，此尙爲民國後對外較光榮之時代○當時國民對政治殊表不滿○然由今論之，尙不失爲小康○此十餘年來，政局經無數滄桑，國家至如此局面，而徐氏則隱居津沽，書畫自娛，文學事業，老而彌進○九一八後，聞有人叩其政見，意欲促其共同活動，徐氏嚴拒之○謂無論現政府如何，倘復自裂，更足以促中國之亡，此言流傳，頗得佳譽○蓋其愛國至情，老成丰采，視彼失意軍人，過時策士，不自揣量，妄起風波，惟以如何分裂國家爲快，而結果便利外患進攻者，勝過萬萬矣○是以最近謠傳其赴東北之說，凡略知其爲人者，絕不之信○誠以彼位躋元首，年近八旬，於正當之政治活動，且毫無所求，豈肯投僞國，作傀儡！此常人之所不爲，而謂有中國文化修養如徐氏者而爲之乎！吾人特論及此，乃願一般有政治慾之軍人策士，鑒於徐氏下野後，自處之道，宜各有深切之反省○夫吾人不但主張合法的政治運動，爲國民權利之當然，且承認中國必須貫澈革命，現政府倘終不能負此重責，國民終將自負之○雖然，有前提焉，則凡行動之前，須切自審查，是否其行動不至於更促中國之速亡？易言之，苟無救國之自信，則活動尙不如旁觀，旁觀結果，無益而已，尙不至於有害也○徐菊人氏，爲舊中國政治家最後之一人，其與現在潮流，實已格格不入○世變劇烈，形同隔世，若徐氏者，在政治上誠已過去○然而彼能自知，而且有守，一旦下野，便不過問○原其心理，其與現時政治，感慨定多，然而猶反對無意義之自擾○此種自愛愛國之消極精神，在目前中國，實亦有闡揚之必要○在一種意義上，年來拼命內閧之國民黨要人，其救國言論，雖皆動聽，而愛國誠意，尙不如下野舊人之徐菊人！至於爲發揮政權慾而不惜甘作漢奸者，更不足道矣○

（錄七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馮玉祥氏決離張垣

國府委員馮玉祥氏，本月六日通電將察省軍政事宜，交還政府，仍由本任察省宋主席接收處理，馮則定於今晨離張南下，傳將回復其泰山廬公之生活，紛擾累月之察省問題，至此可算眞正告一結束，誠大局之幸也○查華北久戰，至五月中旬，業已不支，平津兩地，在二十一二日，殆達旦夕陷落之境，二十二晚間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氏與日方武官澈夜商洽，粗定停戰之議，馮玉祥突於二十六日在張家口宣佈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職，察東民軍，徵調頻繁，劉桂堂乃乘虛進陷康保寶昌焉○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停戰協定成立，屈辱文字，充滿紙面，人心愈益憤激，張垣空氣，更見緊張，謠諑紛傳，中外震動，政府則勸告馮氏，取消建制，因宋哲元遲迴不願回察任，乃擬令龐炳勳督師入張垣，代宋主察，定於六月十三日即下明令，適馮氏先於十一日自張垣通電，聲明非赤化，不割據兩點，且歡迎宋氏回任，於是情態一變，龐令垂發而中止，軍委分會仍責成宋氏主持調解焉○宋於十二日派張吉墉赴張謁馮，商具體辦法，已有成議，十八日北平政整會軍分會且正式命令，飭宋復自回任，宋亦定於二十一日出發通州視察部隊，爲歸察準備，乃二十日方振武等通電力持積極抗日，反對

安協，劉桂堂復於是日通電反正，二十三日以後，康寶沽源三縣，陸續爲同盟軍收復，形勢復又急轉。七月十二日馮部吉鴻昌等敗僞軍李守信等部於多倫而收復之，南北民衆，彌更興奮，而平綏道上，軍運絡繹，道路傳言，頗驚風鶴，於是宋哲元態度消極。於時廣東方面先有李濟琛陳銘樞之電京詰責，後有西南執行部之宣言助馮，上海一部中委，又從而和之，風潮擴大，寖有由對外而對內之傾向。旋汪蔣會於廬山，決主和平，二十八日聯名通電，以四點勸馮；(一)勿擅立軍政名義，妨害統一；(二)勿妨害中央防邊計劃，外强中乾，使察哈爾成熱河第二；(三)勿濫收散軍土匪；(四)勿引用共匪頭目。宋哲元氏了解中央眞意，又洞悉馮氏環境困難，乃再起執調解之役，頗見順利。八月三日北平軍委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氏公開表示，希望馮氏先取消同盟軍名義，將張垣宣化讓出，俾宋哲元可以回任，其張垣宣化過渡期間治安，可由佟麟閣暫時維持。四日更下令飭宋馳赴沙城，接收察省政權，處理一切軍事，宋遵令於五日赴沙城，即發通電，報告復職。六日馮通電將察省一切軍政事宜，交宋負責辦理；七日宋進抵宣化。馮之抗日同盟軍總部於九日撤銷，宋即於十二日回至張家口省府視事。軒然大波，至此返乎平淡。溯自馮氏建立名號，迄於交還政權，爲時逾七十日，其間平綏路交通梗阻，計有兩次，戰雲低迷，幾於一觸即發者屢矣，幸以中央汪蔣諸領袖之決心和平，北平何黃兩當局之忍耐持重，馮委員與方振武諸將領之愛護大局，宋哲元氏及其部屬之苦心調解，卒能化殺伐爲和平，可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但能各持眞誠，不難互相了解，察省此次之轉危爲安，不啻爲國內政爭，創一新紀元，此尤堪特紀者也。

抑在馮氏舉兵張垣之日，正爲長城抗日戰敗之時，馮之慷慨崛起，意在保全察省，其志甚壯，其心甚苦。今因停戰約成，孤軍作戰，勢難久支，局部樹敵，尤非善策，是故馮之交還政權，取消名號，在事理爲當然，在個人更無成敗榮辱之可言。現在國危民困，不容苟安，保全恢復，皆須奮發，惟其事有賴於全國長期之努力，更需要領袖眞誠之合作。以馮氏之精力絕倫，熱誠愛國，廉潔自持，嚴正御下，縱令放棄軍權，脫離政界，其於社會上固自有崇高之地位，儘有發揮能力，寄託精神的事業可幹，是在馮氏之善自運用，而當局方面亦宜有以善用馮氏之長，藉收相得益彰之效。且也，國家大事，當規久遠，取捨先後，貴審機宜，從前日本明治維新之初，征韓論起，朝議分歧，穩健者主張先整內政，再事外競，急進者流謂宜當機立決，出兵三韓，迨至廟議取決，僉主和平，於是主戰派領袖之西鄉隆盛，以主張不行，毅然下野，歸臥故山，集徒講學，聲望彌重，其後西南戰役，牽入潮流，雖遭失敗，而日本國民，至今稱之，蓋其掛冠歸里之一幕，人格皎然，志行純潔，入人者至深，初不以成敗論也。更自一方面言，彼主張先整內政，再事外競者，輔翼新猷，蓄養國力，淬厲奮發，數十年如一日，卒能敗中國，吞朝鮮，以視西鄉隆盛之主張，固殊途而同歸，故昔之於木戶大久保等輩穩健懦怯爲病者，終亦無間言焉。以彼例此，今日國人對日主張，縱有緩急之不同，要不能不謂各有見地，是以馮氏現在，宜以征韓論失敗後之西鄉隆盛自勉，則雖歸臥山林，回復其在野生活，仍自有其不磨之風骨在，此吾人所願爲馮先生勗者也。

(錄七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察哈爾善後問題

自馮玉祥氏於本月六日通電交還察哈爾軍政權於本任主席宋哲元，隨即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並於前日離張南下，兩月紛擾，告一結束，然此不過馮氏個人出處關係而已，察哈爾之善後問題，固仍然存在；且也，從前察事難於收拾，猶可諉爲有馮作梗，今馮既去，則一切責任，自應由北平政軍當局與中央政府完全肩負，此尤不可以不察也。

方今辦理察哈爾善後，有兩點應首先明瞭：第一，今之察哈爾即曩之熱河，日本得寸進丈，在所必圖，故國人對此國防第一線之察省，絕對不容忽視，謂宜一面運用外交，使其地目前得免於日僞軍之壓迫，以舒喘息，同時當於政治軍事，努力改進，培植民力，收攬人心，以免爲熱河之續。第二，察省多兵多匪，由來已久，自熱河失守，關外義軍，紛退察省，縱無馮玉祥崛起建號，此類雜軍已苦窮於收束。殊如劉桂堂之屬，日本固無需永久利用，僞組織亦不肯長此豢養，則結果祇有驅逐入察，騷擾爲害中國，此曹之不易整理運用，馮氏蓋深知之，所爲毅然遠行者未始不由於此，今馮去而同樣難題落到華北當軸與中央政府身上，故仍宜以嚴厲有效之方法，迅予解決，否則察哈爾亦終爲熱河之續。以上兩點，更具體言之，即政府方面，應與日本交涉，還我多倫，保我察省領域之完整，以維停戰協定之精神，此其一。華北當局應向中央瀝陳察省地方凋敝情形，要求撥款濟賑，並於相當時期內，按月規定數額，協助察省軍費政費，以輕民衆負担，恢復社會生氣，亦用以增進行政效率，此其二。今後察省守土自衛，所需要者爲精練之有用部隊，無需乎擾民之殘兵冗卒，故雜軍概須從新編練，國防必須特加佈置，此其三。上述三端，皆非中央政府完全負責主持，斷難順利進行，此吾人所願代察省官民致其呼籲者也。

抑自東北三省淪胥以後，熱河危機，衆目共覩，乃以湯玉麟把持熱政，張學良負責華北，中央要人雖明知國防可危，迄以投鼠忌器，諱疾避醫之故，因循放任，聽其潰爛，甚至代理行政院長事後通電，宣稱熱河不守，早在意料之中，一若以外國人論中國事者，其顢頇不負責任，識者痛之。今察哈爾對外關係，視熱河不相上下，而地方之貧，民生之苦，又復類似，所不同者，典守之吏，防護之兵，比較湯玉麟輩直有天淵之別，如果以政府主持，全國後援，及今規畫佈置，至少可使察邊成金湯之固，此實今日所應積極籌維者，願當軸幸勿專以位置馮玉祥撫慰方振武爲念，宜速以全力爲察省善後謀也。

最後吾人更願政府注意：華北軍興以來，事關國家全局之安危，而其責任則實由冀察兩省負之。今河北窮困之餘，所得於中央者，不過百萬元之賑款，而軍費膨脹之後，中央協款，至本月殆已更無續撥之望，若再益以察省善後之需，仍令華北就地自籌，是不啻棄地棄民也！以政府之明，度不至此；矧馮氏此次舉兵抗日，義正辭嚴，而不能得公衆之後援者，爲其有破壞統一之嫌耳。今若馮氏解兵，而政府辦理察省善後，乃無以副國人之望，豈且更種未來內外之禍因，則是政府自殺也！吾人心所謂危，故敢於馮氏離察之後，政府力能自由處理之時，特別舉出察省善後問題之重點，助政府之善處！

(錄八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補白

董康等對籌印四庫全書意見

關於籌印四庫全書事，董康傅增湘等二十五人會致函教育部長王世杰氏，貢獻意見。專家之言，自值重視。其函如次：

雪艇先生部長大鑒：近報紙紛傳大部有籌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之議，且將開始工作矣。宣揚文化，提携學術，無任欽佩。惟茲事體大，非徇一二人之意所能立致，茲有二事，未敢默爾，謹爲先生陳之，管蠡之見，或有補於萬一，幸垂察焉。

㈠四庫全書有他本可用以替代者應採用他本也。考四庫成書時，館臣任意竄改，有惡其內容不雅馴者，如周南山房集之刪疏文周孚蠹齋，鉛刀篇之刪禱雨文是也。有惡其行文多忌諱者，如黃宗羲明文海，凡明人制夷禦侮之作，多加刪落。以稿本明文案比勘，便可了然。其著例也。此外宋元人文集奏議中精粹語，爲庫本失書者，又何止千數，而卷數之增出倒置，序目之刊落改削，更無論矣。有據殘本入錄而原書尚存天壤間者，有據輯本入錄而所輯實未完善者。凡此種種，目錄學家類能言之。今茲選印，似應先向海內外公私藏家及專門名家廣徵意見，嚴定去取。所有各書無他本可代者，則彙爲甲編，以示別於他書。至其他各書，雖近世無覆刻本，然宋元明舊刻，或舊鈔具在，較庫本高出百倍，或即庫本所自出者，則彙爲乙編，與甲編之書，互爲表裏，相輔而行。甲乙兩編，擬定名曰四庫蒐珍，（或以他名代之亦可）而詳著編輯改革之旨於凡例中，以明示世人。如此則二難幷矣。如謂乙編之書，既非庫本，似不必與甲編合印，以昭劃一。實則甲編之書，悉用庫本，本已無甚價值可言，今有乙編輔行，使甲編之書爲之增色，海內外學人必奔走相賀，使天下後世知大部籌印此書之經過，非草率將事者可比，豈不善哉。如謂乙編之書徵集非易，善本無窮，焉能立致？此亦過慮。且中國版本目錄之學，至今日而極盛，國內固不乏精通斯學之士，國外亦有聞風繼起者。關於調查編輯諸項，儘可延聘專門名家，或委諸以藏舊刻善本書著稱之公私圖書館與中央圖書館，共同負責辦理。限以時日，事必能成，是非得失，在此一舉。此願爲先生告者一也。

㈡四庫全書未刊本名稱，及範圍內容應重加考量也。查四庫各書，據稿本入錄者，爲數無多，即輯自永樂大典或錄自抄本者，當時亦大抵有刊本或覆刻本。第歷世久遠，遂湮沒不傳耳。茲所選印，如統以未刊爲名，似欠斟酌。不如以北平圖書館近編之罕傳本目，以罕傳爲名，較合於邏輯也。如謂未刊云者，乃狹義的而非廣義的，則狹義的未刊究至何代截止。謂截止於明以前耶，則何解於近出之中央圖書館所輯擬目中，亦有明人著述在內。謂截止於明清以前耶，則譚雅刊於明代，而傳世之希罕，不亞於宋元舊刻。如北河紀「滇略」等書，何以悉未採入。且中央館擬目中所收宋元人著述，如經部之石鼓論語問答，四書管窺，史部之太平治跡統類，大金德運圖說，敖[illegible]圖，子部之資政要覽，集部之君谿集山房集本堂集等，皆有同先後單刊本，或叢書本，何以又悉行列入？似此矛盾支離，殊難索解。似應即日延聘通儒，從長考量，否則徒令外人齒冷。此願爲先生告者二也。

此上所舉，均係當務之急，務希先生等本學術公器之至意，採愚者一得之[illegible]獻。弟等不敏，於簿錄之學，粗涉藩籬，自當勉盡棉力，共襄大舉，以底於成。文化前途，實利賴之。敬希鑒諒。專此順頌道祺。董康・傅增湘・葉恭綽・朱啓鈐・江瀚・沈士遠・朱希祖・李盛鐸・沈兼士・陳垣・張允亮・徐鴻寶・馬廉・冒廣生・馬衡・徐乃昌・張之銘・顧燮光・顧頡剛・劉復・湯中・陳寅恪・陶湘・趙尊嶽・劉承幹同啓。

國風社選

纚蒨書告夏日諸名勝集廬山萬松林以晉釋慧遠游廬山詩分韻代拈翮字喜聞盛會便乘興登山并補作詩　伯臧

舒州。苦。炎。蒸。六月。火。雲。赤。懷人。望。廬。嶽。書來。珍。拱。璧。開緘。山。翠。濕。涼痕。到。茵。席。丈人。後。彫。松。（謂散原老人）久向。靈。山。宅。杖屨。雜。英。彥。咳唾。照。泉。石。座有。出。世。人。（謂太虛）蓮社。踵。前。迹。俊遊。吾。未。與。新句。乃。相。迫。非魚。說。魚。樂。搔癢。謂。韡。隔。賴有。濟。勝。具。盡奮。凌。霄。翮。廿載。別。匡。君。結想。庶。一。釋。到山。日。亭。午。習習。風。生。腋。獨惜。山。南。地。教戰。日。射。擊。柄賢。與。開。先。二勝。探。未。得。吾儕。觴。詠。事。亦伺。兵。戎。隙。諸。子。先。着。鞭。搜奇。必。多。獲。我爲。急。起。追。豫歡。儻。可。摭。

贈陳彼莊　什公

誰與。敬。君。至。壽之。以。金。佛。一軀。轉。及。我。頂禮。時。悚。息。念君。三。十。年。敎育。恒。汲。汲。學風。胡。以。善。首在。化。氣。質。我。亦。懺。悔。人。今始。辨。枳。橘。期雩。丘。九。恥。游藝。必。據。德。蟫香。君。所。師。北學。待。君。輯。願君。心。佛。心。愛護。諸。英。物。俾各。復。其。性。孔佛。幷。爲。一。所責。無。盡。期。此之。謂。壽。國。

癸酉夏集萬松林分得游字　季陶

下方。正。炎。裂。廬山。氣。已。秋。藉藉。衆。吉。士。來作。白。雲。游。暫乘。百。日。涼。且綏。千。載。憂。自幸。得。嘉。會。四恩。深。且。休。願寄。清。涼。風。舒我。萬。民。愁。

爲余越園題歸硯樓圖湯定之作圖越園自有記　辛平

畫中。聖。手。湯。與。余。還硯。（定之齋名）歸。硯。顏。其。居。余樓。記。成。湯作。圖。巍巍。作。詁。馳。雙。譽。圖成。未。見。記。得。讀。遠徵。題。句。頻來。書。我詩。用。短。氣。欲。盡。操管。賈。勇。君。之。餘。邇逢。寇。亂。怵心。目。重器。南。徙。空。中。儲。倉夫。攘。臂。問。周。鼎。故闕。再。過。疑秦。墟。君家。古。物。故。無。恙。就中。二。硯。尤。稱。上。河洛。圖。書。此錫。名。未許。玉。堂。誇。新。樣。鵝毛。結。串。開。靑。花。栗玉。松。皮。豈多。讓。如泙。之。浮。藻。之。密。銘語。能。描。所。難。狀。圓宅。促。點。漂

輕漚淨貯秋光滿書帳中經流轉幾易主合浦去珠致
相望呂侯風誼今見稀脫手將還識胸量物歸所好況
舊主興感攸關定難忘豈惟鄉黨見人情正以守先重
嘉貺此硯宜同珍賞編長作越園楹下藏儻容揩眼快
傳觀便欲買舟趁秋漲

上清宮　鶴亭

賺我登臨爲杜詩冕旒旌旆失當時陰房啓後出高閣
枯柏刼餘留醜枝猶有翠華前代路料無紫氣世人知
歸來洗足匡牀臥眼飽青嵩未怨疲

癸酉夏集萬松林得門字　天翼

犄了宦書半日繁且隨杖履共琴罇新詩傳讀雲侵屋
(用前溪詩意)怪石爭談虎守門明月高懸酬雅集清泉流韵
滌歊煩漫因地僻疎時事四壘猶聞鼓角喧

山居襍詩　纕蘅

大月流天送我歸今宵萬里共清暉山中樂事君知否
日日籃輿上翠微(蘆林夜歸輿中有憶)
瀉玉跳珠亦等閒最難奇景雨中看黃龍潭上黃龍寺
且與鄉僧話歲寒(雨中觀黃龍瀑遂至黃龍寺小坐主僧青松蜀人也)

纕蘅寄示南昌襍詩奉呈四首　滇生

陶謝餘風欲嗣難西江誰與挽回瀾君侯一稅芝田駕
便覺文章到建安
東湖六月水如羹壞宅猶高孺子名但有回車思腹痛
定無載酒掌中情(謂汪君友箕之喪)
英俊同時執比肩射洪一老刃摩天雄才坐向江湖老
忠義猶將日月懸(謂散原丈人)
國微雅廢四夷侵誰賦祈招矢德音若許名山藏絕業
請援公案付東林

齊天樂　題訒盦塡詞圖　澤丞

芒鞵竹杖尋山客餘情選聲花底料理閒身銷磨結習
好句清游能記烟蘿徙倚向老居鐙窗自歆吟秋一卷
蘭荃審音誰識舊宮徵　冥鴻蹤跡晚合白頭歸來未
得同感萍寄海上看桑江南頌橘珍重殘年心事行歌
楚佩且分席樵漁賦懷雲水擬卜鷗鄉作君圖畫裏

談吳絅齋

錢唐吳絅齋先生（士鑑）近卒於里，清季詞臣中著淹雅之譽者也。光緒己丑舉人，壬辰榜眼，以翰林院編修直南書房，官至侍讀，歷充癸巳甲午順天鄉試戊戌會試同考官，江西學政，資政院議員。著述頗富，尤致力於史。（著有「晉書斠注」「纂修清史商例」等。）其壬辰會試之獲售，蓋幾失而得之。卷在同考官第六房吳鴻甲手，頭場已屏而不薦，迨閱第三場對策，乃歎其淵博精切，深得奧窔，始行補薦，竟獲中式。時先從兄研甫亦與分校（第十五房），闈中知其事也。揭曉後，鴻甲語人：『絅齋頭場文，覆視亦甚工，不知初閱何以懵懂一時也。』鄉會試專重頭場（四書文），久成慣例。頭場不薦，二（五經文）三（對策）場縱有佳文，房考亦多漫不經意，難望見長。同光間潘祖蔭翁同龢爲大臣中講學問者，屢掌文衡，矯空疏之習，每主試，必屬房考留意經策，於策尤重條對明晰，以瞻實學而勸博覽。是科同龢爲正考官，（祁世長霍穆歡李端棻副之。）絅齋以第三場文特工得雋以此。考同龢日記，是年三月十五日云：『策題：論語古註，新舊唐書，荀子，東三省形勢，農政。』聞絅齋第三題文最爲同龢所賞云。

先研甫兄與絅齋交甚厚，其詩，辛卯有「和吳公詧」云：『後起英流近有無？少文情願屈張敷。文章氣誼驚求友，學問淵源彗畫塗。藏室相將探柱下，選樓何必墜江都。無端引入西州感，接響謨觴謂可須。（結語謂潘尚書。）』「次吳公詧韻一首」云：『年輩平亭亦復佳，論交杵臼素心諧。通經早陋桓榮說，譚藝如親彗地儕。愧我諂癡終俗學，羨君作健有高懷。糾唐刊漢無窮事，此事還須戒

捐埋！』「偶成四絕索吳公謇和」云：『文通揆藻筆花吐，高密研經帶草舒。欲向誰家丐膏馥，白雲窗下一踟躕』。『議家聚訟總支離，坐霧懵然詎有知？盡攬天光歸眼底，可能不被古人欺？』『宗英閒世每相望，索隱書成補子長。孝穆鴻篇楚金傳，豈宜便作魯靈光？』『文章自昔論流別，我溯宗風愛六朝。讀史綴成文筆攷，起衰一語太浮囂。』壬辰有「仲夏貽吳公謇（公謇先以紙屬書即書此歸之）」云：『吾郡有先正，偉哉孫與洪。放眼觀謨觴，合志猶巨邛。媚學不知倦，孟晉相礱礲。當時投贈篇，謂與元白同。脩途奮長轡，身約道自豐。纂箸各逾尺，林苑光熊熊。湛盧燭牛斗，聯步登南宮。丁未及庚戌，五色雲呈空。信夫和氏寶，三獻無終窮。春華而秋實，稽古榮厥躬。羽琌山人言：科亦因人崇。矯矯延陵子，嶄然頭角雄。綺年奉庭誥，誦書猶撥爨。鉛察五官技，時或箋魚蟲。糾謬復刊誤，磊落懷英宗。遺篇網典午，箸錄觀其通。綴文擅均體，色如漢時紅。傾盞歡平生，英石初叩桐。所居數廛隔，昕夕相過從。滯義得詮解，曠焉發我蒙。間以唱酬樂，飛章走詩筒。昂藏逸天驥，儀曜占逵鴻。金門授筆札，孤羆出深叢。長安千丈塵，馬蹄疾於虹。雙迹翔紫霄，風矩閑良弓。未壯擢高第，姚聲邁終童。顧余不舞鶴，內鏡慚悾悾。廷對誤蠅點，失次成籠東。浮榮亦何介？出門忻有功。雖異七年長，石交契深衷。敬以一言贈：努力彈飛翀。觀水必觀海，陟山必陟嵩。益攬天祿儲，便腹還求充。宏裁蘭臺令，樸學丁孝公。師曠亦有言：盛年日方中。積德比於玉，砥行方諸銅。蔚爲廟堂器，名實俱寵從。不津與卷施，尙克追乾隆。長謠塵清聽，獻樂操土風。細書不嫌疥，義在他山攻。』想見友朋唱酬切磋之雅，而於所學亦可略覘焉。綱齋詩，庚寅有「酬徐縵憘」云：『幽州萬士幾人佳？把臂先知夙好諧。清鑒每從高構定，微謳願與薛譚儕。西京師法陳經義，北極風雲拓壯懷。莽蕩平原一馮弔，臺荒燕草久沈埋。』『卷葹才調

百年無，振筆看君盛藻敷。鼂紫煩囂今貫俗，文章流別古分涂。羣言要使歸函雅，十載何當共鍊都。爲抱冰絃彈瑟瑟，游魚六馬漫相須。』辛卯有「縵愔小劇詩以詢之」云：『徐生江海姿，筆鋒驍遒健。高哦揚天葩，新篇輒盈寸。俗音洗于遮，繁條割藟蔓。金精匪貴多，魁紀一班見。我時從之語，輕師覘挑戰。鼓瘖强復撾，旗靡冀仍建。多君善誘敵，欲使傾心獻。異器處甘酒，殊僎居調飯。良譚高晷移，一豁塵襟悶。塌來君數門，爲苦頭風眩。思深摧肝脾，毋乃耽吟倦？流觀千金方，靜檢服石論。醫理與藥淪，然反自不變。持養貴得宜，勿使榮衛困。我亦病煩鬱，歐溫致慠溷。上藥渺石芝，下藥再三濮。神氣不能王，六籍未搜編。鴻筆思前賢，駑蕨畏時彥。但期葆歲寒，闚道破頑頓。高名非所希，千載亦風電。』可合看。

己未（民國八年），綱齋序先研甫兄「涵齋遺稿」云：「光緒戊子己丑間，海宇無事，朝廷右文。一二名公鉅卿，主持風會。凡以科目進者，多閎通淵贍之才。論者謂嘉慶己未而後，得人以己丑爲最。余以是年冬公車入都，始識徐君縵愔，繼獲交江君建霞。二君以己丑入詞館。縵愔治經史詞章，建霞精目錄金石之學，皆得其鄉先生邵叔宀顧澗蘋之遺緒。三人者，月必數見，見則鉤釽辨析、移晷忘倦，而縵愔之羣從藝甫瑩甫與其姊壻言謇博，又皆潛心竺學，如驂之靳。壬辰余獲館選，於二君爲後輩。文字觴詠之會，殆無虛日。甲午東事起，縵愔刿心時變，與余縱覽迻譯之書，博攷裨瀛之事，頗有志於用世。會建霞視學湘中，廣開風氣，迂舊之儒，咸詆諆之，而余與縵愔曾不以此稍挫其志。丁酉縵愔入湘，繼建霞之任，於此始與縵愔別。國門執手，百感蒼凉，蓋已知朝局之心有變也！明年政變勃興，縵愔落職，建霞亦牽連罷斥。縵愔奔母喪還都，相見嗚悒，仍以致用相期。無何，庚子亂作，余間關赴秦，旋至南昌，即聞縵愔之訃，哭不成聲

，作詩弔之。（按其詩云：『修門櫪櫪首相知，別後江湖杳夢思。太歲龍蛇天地黯，文人鵩鳥古今悲。偉高訣別誰爲友？陽羨無田尚有兒。後死非才徒負負，欲呼閶闔望迷離。』）三兩年間，建翮蓄博先後下世。而朝野蜩螗，國事潰壞，馴致有辛亥之變。蟄甫頗頷怫鬱，亦以不起。迴憶當年雄睨高談，履綦相錯，其豪邁儁爽之氣，如在目前，獨余猶苟活人間，百無一效。藝甫則試吏汴中，濩冥卄載，亦可想見其意氣之消沮矣。纕愔有子曰肖研，能讀父書，蒐輯遺詩，錄爲一卷，余又以遺文一首歸之。芝焚蘭瘁，馨烈猶存。纕愔生平交遊學術，略具於斯。因述余兩人交誼之終始，弁諸簡端。纕愔之詩，清麗遒逸，能函雅故，與乾嘉學人相近。（下略。）』情文相生，言之有物，不徒足見兩人交誼也。絅齋辛卯有「簡徐祓甫即送還宜興」詩云：『濤時緋履盛高賓，欲訪槐街跡已陳。（君居上斜街，即香初白題俠君諸先生倡和之地。）我輩耽吟猶有癖，矮箋禿筆鬪清新。』『由來杞梓推南旗，豈獨何家大小山？疑義就君如折獄，金根伏獵不須刪。』『釣臺說禮今誰嗣？湖海塡詞舊有圖。百載宗風能繼起，佇看間氣躍錕鋘。』『善卷洞外碧雲披，想見圖成瑞應時。欲翦苔封摹舊篆，與君同訪國山碑。』

王伯恭「蜷廬隨筆」云：『庚寅五月，余應學正學錄試，吳子修太史亦爲其子士鑑買卷入場。榜發，士鑑落第。亡弟仲高適在京，謂余曰：『是兒若中進士，決可問鼎。』蓋士鑑爲仲高之妻內姪，固深知之也。壬辰士鑑果得榜眼及第，仲高亡已二年矣。士鑑旋入南書房，屢得試差，子修亦恒掌文衡。父子同時爲名翰林，洵爲嘉話。子修尤爲福人也。』蓋絅齋未捷會試之前，人已以鼎甲期之矣。子修先生（慶坻）先於丙戌入翰林，相距僅六年。（授職編修，相距僅三年。）

褌子考

尚秉和

古下體無衣

古衣服寬博深長，故下體無衣，下體除足衣脛衣外，一無所有，足衣者屨，脛衣者袴，袴施於脛上膝下，蓋慮行時衣續掀動，露脛爲嫌，故護使不露，至兩股間即無衣，膝以上即赤露，祇恃垂衣以爲蔽耳，然經史傳記通攷等書，無有明言者，於何證之，仍索之經史傳記中。

曲禮，不涉不撅，注撅揭衣也，高舉也，言涉水揭衣露體，不得不然，否則忌高舉，高舉則下體露，曲禮又云，暑勿褻裳，褻裳與撅衣同，褻則下體露，又論語當暑袗綌絺，必表而出之，誠以下體無衣，祇有綌絺一層以爲蔽，透明易見，表而實之則不露，若如今日內有袴，（非古袴）外有袍，即兩層皆紗，亦不露也，胡用表爲，然經書只言其防，不言其故，誠以其故不便言也。

此外於子書得數証，雖未明言，與明言無異，墨子公孟篇云，是猶裸謂撅者不恭也，又呂氏春秋云，是猶倮謂高撅者之不恭，蓋裸則體全露，撅則祇露下體，故取以爲喻，若撅不露體，而以裸爲喻，則不合矣，又拾遺記，蘇秦張儀，同志好學，遇見墳籍，行路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夫惟股無衣，故不書於臂而書於股，若有衣，股如何書，又說苑晉平公以蒺藜布堂上，召師曠，（瞽者）曠解屨上堂，行刺足，伏刺膝，夫惟膝无衣，故伏而刺膝也，此其明證也。

由以上攷之自周至戰國下體皆無衣既皆然矣乃至三國時，此俗仍未盡改，三國志賈逵傳注云，逵貧，冬寒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天明着孚袴去，是魏晉時貧者，有時不着袴，尚與周時同，（時儒服長皆拕地與周同故可不袴）

因下體無衣凡屈身動作皆跪行之以妨露體

古下體無衣，既明白矣，因之一切動作，時時防露下體，坐最忌箕踞，箕踞則下體有暴發之虞，跪坐則免，故曲禮云，坐左則著右，坐右則著左，不惟此也凡屈身之動作，俯身之動作，無不跪爲之，曲禮云，授立不跪，言以物授人，人若立，不必跪授，可見不立者皆跪授也，史記張釋之傳，

在廷中跪為王生結韈，留侯世家，跪為老人納履，夫結韈納履，足可蹲地為之，或俯身為之，而不俯者，以蹲則兩股開張，俯身屈身，則衣縫飄颺皆有暴露下體之嫌，跪則衣隨膝屈，兩股間遮護嚴密，永無不敬之慮，此其故自幼讀書，不能了解，後得下體無衣之証，始恍然也。

袴襠攷

其在周時，只有脛衣，袴尚無有，何有於襠，下體之蔽，祇外衣一層耳，彼夫桑間濮上，野田草露之詠時聞者，固由於風俗之不良，亦勢使然也，至漢而有大袴，急就篇，大袴謂之倒頓，景十三王傳短衣大袴是也，倒頓者，言袴寬博倒垂於下也，（束腿則倒垂）有小袴急就篇小袴謂之校衧，皮日休詩，校衧漁人服是也，緊束兩股，不祇束脛若今之套袴而長，然皆無襠，其袴之上則貫以褌，漢劉熙釋名云。褌貫也，貫兩脚上繫腰中也，蓋一直筒，貫兩脚直上，繫腰下垂，以護其私，而兩股則承之以袴，茲有一證如左。

魏志裴潛傳注，黃初中，韓宣為尚書郎，當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束縛，杖未行，文帝輦過，問而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腰未下，乃趨而去，文帝歎其曠達。

按小袴若今之套袴而長，以碍於受杖，故脫之，而褌則上繫於腰，下覆平臀，受杖仍碍，故纏向上，使臀外露可受杖，故不須脫，以是知尋常褌无襠，（只犢鼻褌有襠備服）為一直筒，故能貫兩脚上繫腰中，如有襠則不能纏向上矣，惟能纏向上，故曰褌腰未下而去也，其形大概如今之袴腰，特垂下者長，不與袴連，以便溲溺，是至三國時，下體之護已密，褰裳撅衣皆不必忌，裕絺不表，下體亦不露，而去今制仍尚遠。

襠之制萌芽於漢而至唐尚開拆如今日小兒

襠之起萌芽於前漢，前漢上官皇后傳云，帝時體不安，左右皆醫皆阿意謂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窮袴多其帶，服虔曰，窮袴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即今之緄襠袴。

按當者底也，說苑所謂玉卮無當是也，蓋於袴之前後，施當以為蔽，而多帶之故，服虔未言，由師古之說，即今之緄襠袴，按緄者繩也縫也，詩所謂竹閉緄縢是也，即兩說揣之，蓋於袴之上端，前後施當以為障，而當之中間，仍開拆以便溲溺，故復多其帶以為約束，以防強暴，是可證未窮袴時，袴皆無襠，（襠字衣旁後來所加）及既窮袴，仍如今日小兒，開襠露體，多其帶則交通絕矣，雖欲施無禮不得也，又由師古注證明唐時袴制，仍如今日小兒之盡服開襠袴也，至何時變為今制，尚未得有證明，仍俟博雅君子。

記丁玲女士（五）

從文

因爲成明星的幻想，估據了這個未來女作家的頭腦全部分，故她到上海時，不止拜訪過導演××，還用同一熱忱，找尋過另一編劇家與導演家□□，這個浪漫跳脫的藝術家，很有禮貌的引導她到各處參觀了一次，且用鄉親口吻，爲她懇切說明過「一個明星所必需的天分與忍耐」，又曾爲她換過一套照她自己說來「做夢也不會穿上身」的華麗絲綢明星長袍，在攝影架前扮成人所習見又俗氣又輕佻的海上明星姿式，照了一個六寸單身相片。事後約兩年，丁玲女士在她的上海廣中，說到她那點在記憶中永遠使人又愉快又憂鬱的經驗時，還不忘記同時摹仿鄉親藝術家□□的鄉親口吻，輕聲的罵上一句湖南人所常罵的野話，接着便說：

「那也是生活！有那麼多不同的人，成天在那里，裝妓女，扮小生，來去忙得成一把掃帚！」

她語氣中雖十分輕視當時的電影事業，卻正從那方面，嚴肅的觸着了生活的實狀。

這作明星的一分經驗上，丁玲女士于她的「在黑暗中」一書裏，似乎曾借用了那點經驗，寫過一篇優美的故事。故事名爲「夢珂」，故事中說明了夢珂如何到了電影攝影場，見到了些如何意想不到的人物，夢珂的希望在這種情形下是沒有了，計畫是失敗了。但當我們談着那分經驗，以及從經驗上所得的感想時，她卻說在那方面她方「認識了生活」。她說的十分確實，因爲這個人在她的各種旅行經驗上，各種短期寄居經驗上，公寓裏無目的的打發日子，當鋪裏出出進進，爲了應書記考試所有的各樣笑話，所有經驗都彷佛只是自己本身的事情，經驗的積累，也不過使自己多認識些「自己罷了。直到同一堆陌生的人，混在一個陌生的場所，點起名來這里有得是大學教授，大學生，由文明戲班改業的丑角，逛馬路的癟三，小家碧玉的候補明星，錢店出身的胖老爺，……爲了編排一齣新戲，各人莫不在所應作的角色身分中，把性格誇張的放大，儘攝影器收入鏡頭中去，完事散場時，督軍便伴着阿三胡鬧，老鴇又與大學生拌嘴。一個攝影場同時也就不啻一個縮小的社會。她雖還只算是一個旁觀者，卻正從旁觀者地位上，學習認識了社會上各種類型的面目，以及互相的關係。身分的孤立，增加了她對于別一種人行爲舉措的注意。明星公司並不能使這個女作家成爲銀幕之星，卻教給她上了一課有意義的人生課目。她在那里得到了客觀體念社會各個階級各個分子的機會。她走近了這種事業的邊緣，雖不能深入那種生活，短短期間中，當眞已可謂不虛此行，學得了許多此後必須明白的東西了。

當丁玲女士同我說到這份經驗時，海軍學生則在這種失敗的生活計劃上，當作微帶嘲諷的敘述。因爲他始終皆不相信上海方面那種生活有她的分，始終皆認爲丁玲女士的打算，只是近于鄉下人與小孩子打算。因此一到事實代爲證明了她

非放棄了作明星的希望不可，放棄那方面也就正是還有一種更光榮更重要的事業等待她去開發時，海軍學生可不願意放棄那點當着老友調謔新婦的權利了。海軍學生歡喜複述過去一時兩人的一段對話。

「頻，你的文章又退回了，習氣那麼壞，我們有什麼希望可以把這些勢利編輯的顏頸扭轉來？希望他們自己的顏頸扭轉既不可能，不如自己來辦罷。」

「自己能辦當然好得很。可是從什麼地方得錢？你爸爸若不送入那匹白馬，現在一定就有辦法了。」

「你答應儘我說出我的意見，且讓我去試驗一下，我們就準可有錢出周刊了。」

「你的意見就是做明星。你不要說辦周刊去做明星，只說想冒險去試試那分生活好了。」

「我眞想試試。我有把握，只要導演的不是瞎子，我有把握可以從那方面得到我們所希望的一切。」

男的這時自然就說：「你所有的不是把握，只是勇氣。」

「有了勇氣就可證明我一個人跑去決不至于吃虧。一分成功原就需要一分勇氣。」

男的不說什麼，只是微笑，女的便接着說下去：

「你同從文做詩寫小說，儘那些作編輯的刻薄你們虐待你們。我可受不了這種侮辱，我看不起那些東西，我要去演戲。各自做各人的事業，到明年後，你的詩或者還因爲是送給我的，方有編輯來看，方有讀者歡迎！」

「你若相信你自己的勇氣，能跑進上海××公司會見那里的經理，或那里的導演，你就去你的。」

那麼我們說好了，你也得有勇氣，不把我半途拉回，也不要妒嫉我的出名！」

時間過去了。一切人事的安排皆在時間中改變了。

海軍學生翻開桌上一本相片保存冊時，就說：

「×，爲什麼你把□□替你拍那張明星式的相片撕碎？你爲什麼不留下來，讓他幫助我們在回憶中年青些？你現在只想正正經經老老實實來寫幾個好故事，但你過去一時，實在以爲自己應當成個明星，你應當留下一點點能夠幫助你思索一下你活下來同這個世界所發生的關係的東西，現在你卻只剩下一個寫在眼角嘴邊的微笑了。」

「可是年青時一分胡塗打算，一分經驗，雖不能從那張相片上把我帶回「過去」，頻，你的幽默倒明明朗朗，永遠是現樣子！」

海軍學生的爲人，是在微笑裏雖不缺少幽默，在言語裏卻不容易找尋所謂幽默本質的，就在這種故事敘述上，有時說得比我所記下的或稍粗一點時，便得丁玲女士把頭搖着，連聲喊着：「頻，頻，不要說怪話，再說我就生氣了！」海軍學生方另尋題目，同朋友談其他故事。

說到這些事情時，已在幾人同住上海的時節，故我想把時間仍然帶回去幾年。因爲關于兩人第一次過上海，固然就試驗了那作明星的計劃，第二次過上海，以及因那次過上海，方如何建設了她自己的事業與命運。但還有些瑣事，發生於這兩年中，在這里我並未提到，在「記胡也頻」一書裏，當時也不提到。很顯然的，這個人的事業與命運，卻又與多數小小事情具有因果關係，正如這個人的作品一樣，不明白她生活環境，與當時讀某幾本書的影響，就無法理解她的藝術，與作品中理智觀念形成的因緣。不明白她生活上

[illegible]，對于他們那樣的生活，也就無法說明的。

他們在北京後由上海入城中，爲得是城中有個公寓，主人那麼知趣，對于從事文學創作的年青人，又那麼發生興味，故兩人既不能長住西山，自然沒有什麼理由，反對朋友的提議，不把行李運入這個公寓！到了新的住處後，丁玲女士一面還想創作，一面眼看到在補習學校同住的曹女士與錢女士，一個已考入了北大，一個已考入了師大，自己卻只是那麼把生活擱在夢裏，把希望寫在水上，未免有些不安。兩人一下山，買菜的不必上街買菜，做飯的也不必兩手抓取煤球或向井邊提水擦洗碗盞了，閒暇更多了些，兩人便過北大去聽了些隨意課。雖所上的課不到三五次，但另外在公寓中，卻實在讀了不少書籍。丁玲女士自己既生成一個充滿生活幻想的頭腦，實際生活又那麼窄，因此每一本書每一個作品，尤其是那些翻譯作品，莫不成爲這個女作家精神方面的營養物。書讀多一些，感情寬了一些，對于人事與文學見解也更深沉了些，因此朋友方面，皆對于她得到極好的印象。朋友多在北京號稱「作家」的大學生，所當[illegible]一切時，[illegible]含副觀念，在這個女作家面前，皆覺得很平凡很小氣。從這種說話中丁玲女士的所得感想，只應當是：「這拿是一羣無多希望的人物。」假若因此還增加了她一分驕氣，這驕氣對于她是有用的，不可少的。某種人有了驕氣，只給他自己事業發展上加上一個限制，但這個人卻正需要那點對于一般男子理性平凡行動誇張而引起憎惡與輕視的驕氣，方能認識自己的工作和責任。因之，當她能執筆寫作時，便產生了「在黑暗中」，「韋護」，「水」，「母親」，諸作，自覺應當放下她那枝筆，去接受一點更嚴肅的教育時，便毫不遲疑，毫不矜張，走入了廣大勞苦羣衆的集團裏，在紡紗廠中，捲烟廠中，橡膠鞋廠中，以及其他處所，沉默無言的作了一個工人。在極其自然的情形裏，去同那些作工女人共同生活，認識那些工人的外表與靈魂，且幫助那些工人得到生存者必備的爭鬥知識。她老早已看出了一個男子有了點聰明與世故時，就如何不適宜于爲社會較遠理想作犧牲，也就如何不像個有希望的男子。有勇氣忠于理想能爲理想出力的人既那麼少，故後來寫作生活與革命生活，成爲她自己一分責任時，便越覺得「勇氣」自然「是一個現代人所不可少的一分技能了。不過，在當時，這女孩子那分驕氣，是隱密的，不形容于顏貌間，從不曾爲一般常相過從作家所感覺得到的。

朋友們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實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給朋友的是親切洒脫。她既不習慣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只是那麼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極容易忘掉了她是個女人。

然從另外一方面說來，則凡屬于一個女子某種美德，她卻毫無缺處。她親切卻不狎褻。她爽直並不粗暴。她無時髦女人的風韻，也可以說她已無時間去裝模作樣的學習那種女性風韻。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個女人，不過因爲她沒有一般二九年華女人那分浮於眼眉形諸動止輕佻風情罷了。認識她靈魂美麗天分卓絕的，只是很少幾個朋友，一般人對於她的美麗處與長處的認識，則必需數年後從她作品上方能發現的。

兩人還至東城後，當時的青年作家××××××××等，皆常常與他們往來，來時不是共同在北河沿驕溝旁散步，便是在公寓中小白爐邊吃小鐵鍋煮成的爛飯。這些人莫不較之海軍學生著名于時，事實上則一段短短的時間中，就證明了這些皆無使人特別注意的興趣與學殖。這些朋友

來到時，海軍學生與任何人皆常作過激烈冗長的辨論，暢談各方面的感想。丁玲女士則常常在這種辨論中，微笑着，注意朋友中被海軍學生談鋒挫敗的臉色。這些朋友或說到某處正預備印行什麼周刊，某報紙某人，已接洽了一個副刊，這朋友走後，一對年青人總若有會心似的默然微笑，最先開口的必是丁玲女士。對于這些消息受刺激最大的，不是海軍學生，不是我，却常常是還不會執筆作文的她。

她總慨乎其言的說：

「頻，這些人要辦什麼，天生就有那種好運氣，一下子可弄好了。」

那海軍學生還記着先一時某朋友的話，便只會說：

「休，休，(他叫我)我們趕快也去問問，不要他們的稿費也行罷。我們寫一個信去問問，還是親自去問問？你說。」

我有什麼可說？我只能爲他那急于自見尋覓途徑的勇氣而笑着。

我的意思以爲「我們假若對於事業還有一種信仰，就不必爲別人眼前一點點成就紅眼。縱各方面毫無出路，也不妨仍然在沉默中支持。若只顧同身邊幾個人計算得失，那我們未免太小氣了。」

我記憶大約也稍好一些，爲了使海軍學生沉靜一點，且常常在回答海軍學生意見中就指出一些當前成功不足計的事實。并認爲我們必然得在某種阨遇中過些日子。若不記着這些當然失敗處，只亟亟於尋覓出路，則結果又是碰壁。因爲當時的北京報紙，事實上凡可以印行副刊的，我們皆似乎已直接間接問過了，我們只希望每星期能佔有什麼報紙篇幅一角，爲他們白盡義務編個副刊，結果還是無一處接洽得成功。各個報紙皆似乎隨時可多添一個周刊，但輪到我們時，則地位已滿，再抽不出空處了。

我照例不會因作品缺少出路，便改變工作的目的，海軍學生則照例不會因過去的失敗，餒去尋覓出路的勇氣。他認爲機會來時，總仍然伏在書桌邊，即刻捏了筆，颼颼的爲編輯爲朋友寫起信來。

丁玲女士同我意見常常相近，一見海軍學生那副神氣，就要說：

一頻，得了！你們不是×××團體中人，你們文章人家還不登載，何苦來又去做這種可笑的事情？」

海軍學生自然還得把信寫下去，三人中只有他不覺得這件事情可笑。信寫成時，他還担心丁玲女士會撕去，便遠遠的站在房中角隅裏，一面搖手制止丁玲女士近前，一面把信攤開，念信中的文字給我們聽。

「××先生，我們這里有幾個年青人，想在貴報辦一個文學周刊，範圍包括了……」

這種信既提到幾個人，當然就應署我同海軍學生的名，我雖明白那不會有什麼結果，總仍然得簽個名，儘海軍學生把信付郵。丁玲女士雖明白那封信投去等于白寄，也仍然常常陪了這個急性勇敢的海軍學生，從北河沿向北，走到北京大學第一院門前，眼看到海軍學生親手把那封可笑的信塞進郵筒後，再相伴回家，等候報舘的消息。

我們皆知道所接洽的刊物不能成功，我們却從不放棄那點向人接洽的機會，現在回想起來，這點回憶是常常弄得人十分憂鬱的。爲了這些胡塗冒失的經驗，我們學習了許多問題。那兩人皆因此明白了社會歷史相沿習氣所染一切制度的荒謬，要糾正牠，改革牠，走上了自己應走的大道，且在行爲上還缺少了些機警，一下子小小疏忽，就掉到目前的深坑中去了。我則對于人事儼然明白了更多，終日爲一些記憶現象所圍困，變成更固持于一已工作，不問世俗成敗，同一般所謂時代興味取分離樣子，簡直是一個又迂又腐的人了。

(未完)

(本文不得作者認可，不能摘取輯入他書，或改編劇本。)

附錄

修正關稅稅則表（續）

五月二十二日起實行

稅則號列	貨名	稅率單位	稅率金單位
（五七三）	毛髮及未列名毛髮製品		
（甲）	馬鬃	擔	八·四〇
（乙）	馬尾		一三·〇〇
（丙）	其他毛髮		從價一〇%
（丁）	未列名毛髮製品		
（五七四）	角及未列名角製品		
（甲）	牛角	擔	二·三〇
（乙）	鹿角		六八〇·
（丙）	老嫩鹿茸		從價三五%
（丁）	犀角羚羊角		從價三〇%
（戊）	其他角		一〇%
（己）	未列名角製品		從價二五%
（五七五）	動物肥料		免稅
（五七六）	麝香	斤	五一·%
（五七七）	介殼		從價一〇%
（五七八）	獸筋		
（甲）	牛筋，鹿筋	擔	一四·〇〇
（乙）	其他		從價二五%
（五七九）	獸牙及未列名獸牙製品		
（甲）	整碎象牙	斤	〇·七〇
（乙）	其他牙		從價一〇%
（丙）	未列名獸牙製品		二五%

第十二類　木材木竹籐草及其製品類

本類所稱爲經木者係指各種結球菓及針葉刺葉之樹木如松樹杉樹檜樹落葉松樹柏樹水松樹杜松樹扁柏樹凡闊葉之樹木則稱爲重木

量木材之英方木尺概以木材之實際立方體積爲準

圓木材之體積依其中段圓徑計算之

稅則號列	貨名	稅率單位	稅率金單位
（五八〇）	板條（長不過四英尺）	千條	一·一〇
	平常斬方木材（柚木及已列名木材不在內）及圓木段		
（五八一）	重木	千英方木尺	五·四〇
（五八二）	輕木		
	平常鋸方木材		二·八〇
（五八三）	重木每千英方木尺值不過一百七十五金單位		二一·〇〇
			七·一〇
（五八四）	輕木		
	平常製成木材（即不僅鋸方者在內桅桿不在內）		
（五八五）	重木		
（甲）	無疵淨量每千英方木尺值不過三百金單位		二一·〇〇
（乙）	可作商品用淨量每千英方木尺值不過二百金單位		一七·〇〇
（五八六）	輕木		
（甲）	無疵淨量		三·〇〇
（乙）	可作商品用淨量		八·六〇
（五八七）	平常桅桿		從價一五%
（五八八）	鐵路枕木		五%
（五八九）	柚木（梁板段）千英方		

木尺　三•〇〇
(五九〇)未列名木材　從價一五%
木竹藤棕草及其製品
(五九一)蒲包草包　千個一〇〇•〇
(五九二)竹及未列名竹製品
(甲)竹竿　千根一•五〇
(乙)其他竹片(竹葉竹皮等在內)　從價一〇%
(丙)未列名竹製品　二〇%
(五九三)棕及未列名棕製品
(甲)生棕棕片棕綫　一〇%
(乙)棕繩索　一五%
(丙)棕氈(門口用)　打三•四〇
(丁)棕地蓆寬三十六英寸長一百碼　捲一百碼一四•〇〇
(五九三)(戊)未列名棕製品　從價二〇%
(五九四)木棉　担二•八〇
(五九五)包蓆(保護裝載之蓆在內)
(五九六)未列名蓆
(甲)花蓆　一〇%
(乙)台灣蓆(床用)　條一•三〇
(丙)籐蓆　從價三〇%
(丁)蒲草蓆　百三五•〇〇
(戊)草蓆　二•〇〇
(己)日本蓆　條〇•三〇
(庚)其他　從價三〇%
(五九七)未列名地蓆
(甲)草地蓆寬三十六英寸長四十碼　捲四十碼三•一〇
(乙)其他　從價三〇%
(五九八)籐及未列名製品
(甲)籐心籐條　担一•五〇
(乙)籐條籐絲　三•〇〇
(丙)籐片　一•五〇
(丁)未列名籐製品　從價三〇%
(五九九)麥桿巴拿馬草等及其未列名製品
(甲)麥桿巴拿馬草等　一〇%
(乙)繩索　一五%
(丙)冠帽　三〇%
(丁)其他未列名製品　二〇%
(甲)毛柿木　担〇•七六
(乙)沉香　斤〇•八八
(丙)嘩嘰木　担〇•四〇
(丁)紅木花梨木　〇•八四
(戊)檀香　五•七
(己)香木醫木(香柴)　從價一〇%
(庚)軟木　五%
(辛)其他(樟木烏木呀囒治木鐵木等在內)　一五%
(六〇一)各種木器及其他未列名木製品
(甲)桶箱籠及其他普通裝貨器具　一五%
(乙)軟木塞　一〇%
(丙)傢俱　一五%
(丁)機器(全部或一部)　七1/2%
(戊)檀香木　二〇%
(己)秤桿木　根〇•一〇
(庚)木片(製火柴用)　担五•〇
(辛)製桶箱木條　從價一五%
(壬)木梗(製火柴用)　担〇•四〇
(癸)日本木絲　一五%
(子)裝飾木(夾木在內)　從價一五%
(丑)其他　二〇%
(六〇二)炭　担〇•六〇
(六〇三)煤
(甲)門煤其燃率在五或以上者　一•八〇
(乙)其他　噸一•六五
(六〇四)煤磚　從價一五%
(六〇五)瀝青　担〇•五〇
柴油見第五百二十九號
(六〇六)煤膏(柏油)　〇•三六

(六〇七)焦炭 從價一〇%
(六〇八)磁器（化學用及科學用磁器不在內） 從價四〇%
(六〇九)搪磁鐵器
(甲)面盆碗盃有耳盃
(一)徑不過十一公分 打〇•三五
(二)徑過十一公分不過二十二公分 〇•四五
(三)徑過二十二公分不過三十六公分 〇•五五
(四)其他 從價三〇%
(乙)其他 三〇%
(六一〇)厚玻璃鏡片
(甲)每片一英方尺(未磋邊) 三〇%
(乙)每片不過五英方尺
(一)磋邊 英方尺 〇•二二
(二)未磋邊
(丙)每片過五英方尺
(一)磋邊 〇•三三
(二)未磋邊 〇•一九
(六一一)厚玻璃白片
(甲)每片不過一英方尺(未磋邊) 從價三〇%
(乙)每片不過五英方尺
(一)磋邊 英方尺 〇•一五
(二)未磋邊 〇•一四
(丙)每片過五英方尺
(一)磋邊 〇•三三
(二)未磋邊 〇•一九
(六一二)未列名厚薄玻璃片 從價三〇%
(六一三)普通窗玻璃片每英方尺重不過二十英兩 百英方尺一•〇〇
(六一四)具有色彩花紋或鑲有金屬絲之窗玻璃片 從價二〇%
(六一五)玻璃器（化學用及科學用玻璃器不在內） 從價三五%
(六一六)鏡子 從價三五%
(六一七)雙筒鏡及眼鏡整個及其零件 從價三〇%
第十五類 石料泥土及其製品類
(六一八)水泥 擔〇•五〇
(六一九)寶砂 擔〇•六〇
(六二〇)金剛砂粉玻璃粉金剛砂布(砂皮)見第六百三十六號 擔〇•五〇
(六二一)火磚及磚 從價一〇%
(六二二)火泥 擔〇•三三
(六二三)火石(圓石子在內)寶砂紙(砂皮)見第六百六十號 擔〇•四〇
(六二四)瓦及磁磚 從價一五%
(六二五)鎔金泥碗 從價一五%
(六二六)未列名石料泥土及其製品
(甲)製品 從價三〇%
(乙)其他 從價一五%
第十六類 雜類
(六二七)眞假琥珀•珊瑚•玳瑁•及其未列名製品
(甲)製品 從價三五%
(乙)其他 一五%
(六二八)動物之生活者 一〇%
(六二九)石棉及其製品
(甲)塊•粉•及絡 擔•一五
(乙)紙板 從價一•七〇
(丙)布或包襯之係織造者 一五%
(丁)布或包襯之係壓造者
(戊)線 擔•五〇
(其他) 從價一五%
(六三〇)氣壓表•寒暑表•圖畫•測量•醫學•行船•光學•外科•牙科及其他科學儀器或器具及其零件•附屬品 1/2%
(六三一)未列名建築用材料 一五%
(六三二)鈕扣 一五%
(甲)金屬製（貴重金屬製或鍍不在內） 羅〇•〇六〇
(乙)磁或普通玻璃製 十二羅〇•二〇
(丙)螺鈿製 羅〇•二〇
(其他) 從價三五%
(六三三)古玩 三五%
(六三四)鑲金屬器•寨蘇碼磁器•漆器 四〇%
(六三五)未列名裝飾用材料及製品（洋鏡片•銅箔綆•銅箔線•金屬製裝飾零件等在內） 三五%
(六三六)金剛砂布(砂皮) 令二•〇〇
(甲)每張不過一百四十四英方寸 從價一〇%
(乙)每張過一百四十四英方寸
(六三七)實業用炸藥 從價一〇%
(六三八)扇 千三〇%
(甲)葵扇
(乙)紙扇•布扇 一〇%

貨品	稅率
(其他)	從價三五%
(六三九)未列名肥料	從價一〇%
(六四〇)膠	擔三·一〇
(六四一)留聲機及他種唱機及其另件·附件	價從三〇%
(六四二)石膏	擔〇·一〇
(六四三)帽緶及製帽緶之纖維	從價一〇%
(六四四)橡皮·樹膠·及其製品	
(甲)生或舊廢橡皮·或生樹膠	從價一〇%
(乙)全部或一部橡皮製靴·鞋·地氈	從價三〇%
(丙)未列名製品（脚踏車·汽車·人力車等車輪胎在內）	從價二〇%
(六四五)未列名首飾及裝飾品	從價三五%
(六四六)未列名燈及燈器	從價三五%
(六四七)假熟皮及油布（鋪地用油布不在內）及其製品	
(甲)假熟皮及油布	從價三五%
(乙)假熟皮及油布製品	從價三〇%
(六四八)列諾倫(漆布)及其他未列名地衣品	從價三〇%
(六四九)機器帶及蛇管	從價一二%
(六五〇)修指甲用全副器具及零件粉撲粉盒梳妝盒	三五%
(六五一)安全及他種火柴	
(甲)小火柴盒長不過二英寸寬不過一英寸零八分之三高不過八分之五英寸（扁冊火柴在內）	四〇%
(乙)大火柴盒長不過二英寸寬不過一英寸半高不過四分之三英寸	一二%
(丙)火柴盒無論長寬高凡過(乙)類所列尺寸者	從價四〇%
(六五二)樂器	
(甲)整個	三五%
(乙)零件附件	一〇%
㈠琴簧	一〇%
㈡象牙紙板	二〇%
㈢其他	
(六五三)眞假珍珠	二五%
(六五四)鋼筆頭鉛筆及未列名辦事室用之他種物品	一五%
(六五五)香水脂粉剃鬚皂雪花膏牙膏爽身粉生髮油及其他用於髮口牙皮膚之修飾品	三〇%
(六五六)各種照相及電影製品器具材料（化學品不在內）	二〇%
(六五七)樹木花卉之生活者	一〇%
(六五八)眞假貴重寶石半貴重寶石（玉瑪瑙等在內）及其製品	
(甲)未切未磨者	一〇%
㈠玉石	一五%
㈡其他	三五%
(乙)其他	
(六五九)未列名印刷及石印材料	一〇%
(六六〇)寶砂紙(砂皮)	
(甲)每張不過一百四十四英方寸	〇·六〇
(乙)每張過一百四十四英方寸	從價一〇%
(六六一)海綿	從價一五%
(六六二)未列名運動用器具	一五%
(六六三)槳粉	一五%
(六六四)人造松香品（如賽璐珞等）及其未列名製品	三五%
(甲)製品	
(乙)其他（塊帶條竿板片管等之未經製成物品者在內）	一五%
(六六五)保溫器及其零件附件	二〇%
(六六六)烟用雜貨	三〇%
(六六七)化妝用之器具（如梳刷等類）	三五%
(六六八)玩具及遊戲品	三〇%
(六六九)衣箱提箱書包名片盒首飾盒書夾及各種旅行箱盒	三〇%
(六七〇)傘陽日傘	
(甲)傘柄之全部或一部爲貴重金屬象牙雲母殼玳瑁瑪瑙等製或飾有寶石者	二五%
(乙)他類柄布傘雜質綢傘（非絲織）	柄 〇·二五
(丙)他類柄綢傘絲夾雜質綢傘	〇·五〇
(丁)他類柄紙傘	〇·一三
(戊)他類柄其他	從價三五%
(己)零件附件	一〇%
(六七一)美術作品如圖畫電板油畫畫造像雕刻與摹仿複寫或重製者	二〇%
(六七二)本稅則未列名貨品	一五%

（完）